



# 法方的書讀





## 一 總論

### 讀書之目的與態度

在學校裏求學的青年，其最關重要的問題，當然就是讀書問題。按理而言，他們對於這種切身問題，至少應當認定其目的，抱有相當的態度，及知道經濟學習的方法。可是事實上大有不然者，我們詢問青年：「爲什麼你們要讀書？」「你們對於讀書，應抱有什麼態度？」能夠確確實實舉出理由來的不得一二！可知大多數青年到學校裏去求學，是被動的，盲從的，沒有目的的。他們對於求學或研究，亦大多數沒有相當的態度，及經濟的學習方法的。由此可知關於這種問題，實有指導的必要。在現介紹一些意見，以備讀者的參考。

#### 一 目的

(1) 增廣知識 書籍爲知識的淵藪。我們欲明瞭古今數千年的事實，及縱橫數萬里的情形，非借用讀書的方法不可。普通不讀書的人，適如坐井觀天，其知識必甚短少的。故

讀書的目的，第一當爲增廣知識。

(2) 培養技能 自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日益發達，工藝日益繁複；從前粗淺的手工作業，已逐漸趨於淘汰了。在今日而言職業，必須富有科學的常識及專門的訓練。如是，自非讀書不可。故培養相當的職業技能，爲讀書的第二個目的。

(3) 增進工作能力 我們從公民資格方面言，工作的能力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我們要做一良好的公民，就非做相當的工作不可。但工作收效之大小，每視能力之大小而定；而能力之大小，又視訓練之精深與否爲準。讀書就是訓練工作能力的一種門徑。

(4) 解決生活問題 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問題當然是很要緊的。我們讀書，應該注重實用的學問，不求虛僞的裝飾。青年求學，雖非人人都爲直接解決生活問題而來；但爲將來生活計，則須有相當學識的準備，實是一種很普通的要求。

(5) 陶冶人格 古今中外賢者的言行，足爲青年的模範處極多，惟讀書可以得之。

(6) 調和性情 書本上載有許多人物，性情不同，言行殊異。其中利害得失，實包含着不少有價值的教訓。一方面既可得到薰陶的功勞，另一方面又可獲得相當的龜鑑。更有進

者，讀書實是一種煩惱的出路。我們瀏覽書籍，即有偏激的情感，亦將於無形中受其調和的。

(7) 服務社會 社會對於個人的貢獻甚大；同時個人亦當設法求有貢獻於社會。我們要盡我們的聰明能力，替社會服務，但聰明之能善得其用，及能力之能盡量發展與否，每以求學成敗為標準。故欲服務社會，且要得到較大的成功，非讀書不可。

(8) 效力國家 其實服務社會，就包括效力國家一層在內。不過就目下國家的危險情形而言，誠有令人特別注意的必要，故另將此列為讀書的目的之一，亦無不可。普通均承認刻苦求學乃是現代青年救國的良方，效力國家的根本辦法，就是這個意思。

(9) 培養正當的信仰 人生不能無相當的信仰；信仰非必指宗教而言。其實我們相信優美的理想，高尚的人格，健全的主義，或精密的學說，均是信仰問題，但信仰之得當與否，每視個人的學識而異。讀書直接足以增廣見識，間接即可幫忙解決信仰問題。

(10) 養成求知的技能 讀書原以求知；同時求知的技能，亦因愈讀書而愈高。讀書愈多，見解愈精，鑑別能力亦愈強，乃是自然的道理。再者，讀書愈多，興味必愈濃；習慣成自然，以後就非讀書不樂了。

(11) 用爲休閒時的娛樂。人生的墮落，往往因爲沒有正當的消遣。我們若能養成樂於讀書的習慣，則休閒時瀏覽書卷，既可陶冶性情，又可獲得知識，豈不是很有價值的消遣麼？

以上十一種目的，雖不免有寬泛之弊；但的確是普通讀書應所引爲努力的標準。在學校裏的青年，大多果因受父母的命令前來讀書，自己並無正確的目的。得此，至少可說是無小補了。

## 二 態度

讀書固甚重要；但尙宜注意讀書的經濟問題，就是：如何以短少時間獲得優良的結果？要講求讀書的經濟；第一須有良好的學習態度；第二須有適宜的學習方法。可是我們詢問一般青年學生，很少知道態度與方法有講求的必要；至於如何是良好的態度，如何是適宜的方法，更少有人明瞭了！下面所舉的態度，可以提高普通讀書的能率。茲先分述各種良好的態度：

(1) 須抱有相當的目的。目的就是工作的目標；有目標庶幾注意可以集中，不至

走入歧路。否則無目的的工作，必空泛無意義。注意既不能集中，良好的成績必不能表現。普通每謂學習應有強烈的動機，亦是須有目的的意思。

(2) 須有充分的注意。注意為學習第一要素；若注意集中，則理解內容愈益容易，記憶材料更為迅速。否則，如走馬看花，雖費時甚多，亦將毫無所得。故學習時除有相當的目的以外，尚有摒除一切煩擾的觀念，避免各種妨礙的事項，以提高注意纔好。

(3) 須有批評的眼光。研究學問，探討學理，必不能宜純抱消極的態度，只知盲目接受，而毫無批評。其實，讀書若欲求有心得，必須抱有懷疑的態度，多做比較和分析的工作。同時，欲求學問之能應用，亦非下此一番積極的工夫不可。

(4) 須有研究科學的精神。這就是說批評的工作，應根據於科學的方法，不宜徒事強辯。我們讀書，這種態度是很要緊的。

(5) 須虛心。研究學問必須有懷疑的態度，不應盲從他人的意志；但也不宜專用自己的私見，去過事批評。「謙受益，滿招損。」「學然後知不足。」這些話雖是老生常談；但實際上很可為青年虛心求學的教訓。

(6) 須不畏困難。過於容易的作業，不特無甚價值，且也不能發生興味。研究學問亦然；必須為較困難的探求，始有意味。故欲望讀書之有成就，有心得，第一條件須不畏困難。若個人果能切實磨練數載，則其成績必有可觀者。

(7) 須有恆心。高深的學問，是日積月累的工作，必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讀書須有恆心；每日當有一定的時刻，切實研究。如是，庶幾數年後，可以見有相當的成績。否則「一暴十寒」，得不償失，終至毫無成就而已。

(8) 須以讀書為樂。興味與注意有很密切的關係。凡有興味的工作，必可維持充分的注意。興味可因材料的性質及個人的性情而不同；但亦可因習慣而培養的。我們若能養成好學的習慣，則對於讀書自可發生相當的興味。俗語所謂「功夫好，興味高」就含有這個意思。

(9) 須讀有益的书。同是書籍，而價值有高低之差異；同時，尚有許多書籍，不特無益而且有害，故選擇不可不慎。吾輩青年第一須培養選擇的能力；第二須養成喜讀有益書籍的習慣。



(10) 讀書時須有解決問題的態度。上面已經說過，讀書須有相當的目的及充分的注意，所謂「解決問題的態度」就是使讀書時有一定目的及充分注意的一種方法。因欲解決問題，故態度是積極的，自動的。如是，材料必可愈易明瞭，記憶必可愈益永久；應用必可愈切實際。

(11) 須有養成良好讀書習慣的決心。讀書方法之良好與否，對於時間與努力的經濟，有很大的關係。讀書若不得法，則無論理解方面、速度方面、組織方面、或記憶方面，必不能得有優良的成績。如何是良好的讀書方法？我們以後將即討論，必須努力求之，且使之成為習慣纔好。

(12) 須注意應用的機會。學以致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所以我們有所學，就要思有所用，否則，學與不學等，何苦而要求學呢！其實，不能致用的學問，均是虛偽的，裝飾的，此種弊病，我們應當盡量戒除。其法，多注意可以應用的機會，同時並努力利用之。

(13) 須不畏一時的失敗。上面說過，求學時困難總是有的；但我們要抱大無畏的精神以解除之。同時，失敗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應因一時的挫折而意志毀喪，不再進取。

俗語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遇到失敗正是一個磨練意志的機會，務須繼續努力，以求達到目的。

讀書之目的與態度，大略已如上述，學者用作參攷，當可得益不少。至於讀書時應用什麼方法，方可事半功倍，則請閱本編第二節，茲不在此贅述。

## 閱讀些什麼書

青年人應該讀些什麼書？這是一個從古以來的大問題，對於這問題從古就有許多人發表過許多議論，近十幾年來這問題也着實熱鬧，有好幾位先生替青年開過書目單，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梁啓超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所開的單子。我今天不想再另開單子，只想大略地告訴幾個着手的方向。

我想把讀書和生活兩件事聯成一氣，打成一片來說，在我的見解，讀書並不是風雅的勾當，是改進生活、豐富生活的手段，書籍並不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乃是培養生活上知識技能的工具。一個人該讀些什麼書，看些什麼書，要依了他自己的生活來決定，來選擇。我主張把閱讀的範圍，分成三個，（一）是關於自己的職務的，（二）是參考用的，（三）是關於趣味或修養的。舉例子來說，做內科醫生的，第一應該閱讀的是關於內科的書籍雜誌，這是關於自己職務的閱讀，屬於第一類。次之是和自己的職務無直接關係，可以作研究上的參考，使自己的專門知識更豐富確切的書，如因瘧疾的研究，而注意到蚊子的種類，便去翻

某種生物學書；因了瘧蚊的分布，便去翻閱某種地理書；因了某種藥物的性質，便去查檢某種的植物書、礦物書；因了某一詞兒的懷疑，便去翻查某種辭典，這是參考的閱讀，屬於第二類。再次之這位醫生除了醫生的職務以外，當然還有趣味或修養的生活，在趣味方面他如果是喜歡下圍棋的，不妨看看關於圍棋的書，如果是喜歡攝影的，不妨看看關於攝影的書，如果是喜歡文藝的，不妨看看詩歌、小說一類的書，在修養方面，他如果是有志於品性的修鍊的，自然會去看名人傳記或經典格言等類的書，如果是覺得自己身體非鍛鍊不可的，自然會去看游泳、運動等類的書。這是趣味或修養方面的閱讀，屬於第三類。第一類關於職務的書是各人不相同的，銀行家所該閱讀的書和工程師不同，農學家所該閱讀的書和音樂家不同。第二類的參考書，是因了專門業務的研究隨時連類牽涉到的，也不能劃出一定的種數。至於第三類的關於趣味或修養的書，更該讓各個人自由分別選定。總而言之，讀書和生活應該有密切的關聯。

上面我把閱讀的範圍分爲三個，（一）是關於個人職務的，（二）是參考的，（三）關於趣味或修養的。下面我將根據了這幾個原則來談一下「閱讀些什麼書」的問題。

先講關於職務的閱讀。學生的職務是什麼呢？學生的職務就在學習中學校的各種功課。諸君將來也許會做官吏、做律師、開商店、做教師，各有各的職務吧，現在却都在學校受教育，把學校所規定的各種功課，好好學習，就是諸君的職務了。所以，學生在職務上該閱讀的書，不是別的就是學校規定的各種教科書，諸君對於我這番話也許會認為無聊吧，也許有人說，我們每日捧了教科書上課堂、下課堂，本來天天在和教科書作伴侶，何必再要你來嘈雜呢？可是，我說這番話，自信態度是誠懇的。不瞞諸君說，我也曾當過許多年的學校教師，據我所曉得的情形，學生裏面能夠好好地閱讀教科書的人並不十分多。有些學生喜歡讀小說，隨便看雜誌，把教科書丟在一邊，有些學生愛讀英文或國文，看到理化算學的書就頭痛。這顯然是一種偏向的壞現象。一般的學生雖沒有這種偏向的情形，也似乎未能充分地利用教科書。教科書專為學習而編，所記載的只是各種學科的大綱，原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著作，但對於學習還是有價值的工具。學習一種功課，應該以教科書為基礎，再從各方面加以擴充，加以比較、觀察、實驗、證明等種種切實的工夫，並非胡亂閱讀幾遍就可了事。舉例來說，國語科的讀本，通常是用幾篇選文編成的，假定一冊國文讀本共有三十篇文章，你光是

把這三十篇文章讀過幾遍，還是不夠，你應該依據了這些文章作種種進一步的學習，如文法上的習慣咧、修辭上的方式咧、斷句和分段的式樣咧，諸如此類的事項，你都須依據了這些文章來學習，收得扼要的知識才行。僅僅記牢了文章中所記的幾個故事或幾種議論，不能算學過國語一科的。再舉一個例來說，算學教科書裏有許多習題，你得一個一個地演習，這些習題，一方面是定理或原則的實際上的應用，一方面是使你對於已經學過的定理或原則更加明瞭的。例如四則問題有種種花樣，龜鶴算咧、時計算咧、父子年歲算咧，你如果只演習了一個個的習題，而不能發見這些習題中的共通的關係或法則，也不好稱爲已學會了四則。依照這條條件來說，閱讀教科書，並非容易簡單的工作了。中學科目有十幾門，每門的教科書先該平均地好好閱讀，因爲學習這些科目是諸君現在的職務。

次之講到參考書。如果諸君之中有人問我，關於某一科應看些什麼參考書？我老實無法回答。我以爲參考書的需要因特殊的題目而發生，是臨時的，不能豫先決定。乾脆地說對於第一種職務的書籍閱讀得馬馬虎虎的人，根本沒有閱讀參考書的必要。要參考，先得有題目，如果心裏並無想查究的題目，隨便拿一本書來東翻西翻，是毫無意味的傻事，等於在

不想查生字的時候去胡亂翻字典。就國語科舉例來說，諸君在國語教科書裏讀到一篇陶潛的桃花源記，如果有不會明白的詞兒，得翻辭典，這時辭典（假定是辭源）就成了參考書。這篇文章是晉朝人做的，如果諸君覺得和別時代人所寫的情味有些兩樣，要想知道晉代文的情形，就會去翻中國文學史（假定是謝無量編的中國文學史），這時文學史就成了諸君的參考書。這篇文章裏所寫的是一種烏托邦思想，諸君平日因了師友的指教，知道英國有一位名叫馬列斯的社會思想家寫過一本理想鄉消息和陶潛所寫的性質相近，拿來比較，這時理想鄉消息就成了諸君的參考書。這篇文章是屬於記敘一類的，諸君如果想明白記敘文的格式，去翻看記敘文作法（假定是孫俚工編的），這時記敘文作法就成了諸君的參考書。還有，這篇文章的作者叫陶潛，諸君如果想知道他的爲人，去翻晉書陶潛傳或陶集，這時晉書或陶集就成了諸君的參考書。這許多參考書是因爲有了題目才發生的，沒有題目，參考無從做起，學校圖書室雖藏着許多的書，諸君自己雖有許多書，也毫無用處。國語科如此，別的科目也一樣。諸君上歷史課聽教師講英國的工業革命一課，如果對於這件歷史上的事迹，發生了興趣或問題，就自然會請問教師得到許多的參考書，圖書館

裏藏着的英國史，各種經濟書類，以及近來雜誌上所發表過的和這事有關係的單篇文字，都成了諸君的參考書了。所以，我以爲參考書不能豫先開單了，只能照了所想參考的題目臨時來決定。在到圖書館去尋參考書以前，我們應該先問自己，我所想參考的題目是什麼？有了題目，不知道找什麼書好，這是可以問教師、問朋友、查書目的，最怕的是連題目都沒有。

上面所講的是關於參考書的話。再其次要講第三種關於趣味修養的書了。這類的書可以說是和學校功課無關的，不妨全然照了自己的嗜好和需要來選擇。一個人的趣味是會變更的，一時喜歡繪畫的人，也許不久會喜歡音樂，喜歡文學的人，也許後來會喜歡宗教。至於修養方面更廣，變動的情形更多。在某時候覺得自己身心上的缺點在甲方面，該補充矯正，過了些時，也許會覺得自己身心上的缺點在乙方面，該補充矯正了。這種自然的變更，原不該勉強拘束，最好在某一時期，勿把目標更動。這一星期讀陶詩，下一星期讀西洋繪畫史，趣味就無法涵養了。這一星期讀曾國藩家書，下一星期讀程朱語錄，修養就難得效果了。所以，我以爲這類的書，在同一時期中，種數不必多，選擇却要精。選定一二種，豫定了時期來好好地讀。假定這學期定好了某一種趣味上的書，某一種修養上的書，不妨只管讀去，正課



以外，有閒暇就讀，星期日讀，每日功課完畢後讀，旅行的時候在車上船上讀，逛公園的時候坐在草地上讀，如果讀到學期完了，還不厭倦，下學期依舊再讀，讀到厭倦了為止。諸君聽了我這番話，也許會駭異吧。我自問不敢欺騙諸君，諸君讀這類書，目的不在會考通過，也不在畢業遲早，完全爲了自己受用，一種書讀一年，讀半年，全是諸位的自由，但求有益於自己就是，用不着計較時間的長短。把自己歡喜讀的書永久地讀，是有意義的。趙普讀論語，是有名的歷史故事，日本有一位文學家名叫坪內逍遙的，新近才死，他活了八十多歲，却讀了五十多年的莎士比亞劇本。

現在來一個結束。我以為書是供給知識的一種工具，讀書是改進生活、豐富生活的手段，該讀些什麼書要依了生活來決定選擇。首先該閱讀的是關於職務的書，第二是參考書，第三是關於趣味修養的書。中學生先該把教科書好好地閱讀，因爲中學生的職務就在學習中學校課程。參考書可因了所要參考的題目去決定，最要緊的是發見題目，至於趣味修養的書可自由選擇，種數不必多，選擇要精，讀到厭倦了才更換。

## 不要盲目地信賴書本

極平凡的東西，往往也就被看做極神祕的。極容易開口說的話，往往也就是最難說的。譬如就讀書說，白紙印黑字的東西，現在叫做書，這是三歲孩子都知道的事，但有千千萬萬的成人，雙膝跪倒在這白紙黑字前膜拜。人類這東西，常常記性不好，本來是用泥土和水塑成的一個偶像，由自己的心意，和雙手造成的，等到變化龐然一物擺在自己的面前時，就會覺得神祕起來，不知不覺的就拜倒在這泥團前。

這樣的例子，多得會數不盡。用一頭羊和一匹布交換的時候，一點不覺得神奇，等到大龍洋（應該說貨幣）出世的時候，人類的頭就發昏起來，變為拜這銀神或金神了。

是的，書這魔物現在的神祕性，實在不衰於這銀神金神在這世間的勢力。

「書」雖然變為魔物了，古今中外的人，對這魔物歌誦的言辭，流佈的說教，就多得一汗牛充棟，「書」的真實的面目被蓋住一層層遮祕的外衣，這些神把一個讀書界鬧得了烏煙瘴氣，把許多活潑的人弄得死頭昏腦，一生理在字紙堆裏。

於是乎，世間生出了一些叫做書癡子，書蠹，「爲學問而學問」的「純粹學者」，「開卷有益」派等等的怪物來。

你想，從讀過「三百千」起到肚皮裏裝了萬卷的「學者」止，雖然各人讀書的深淺不同，猶如花子手裏握着一個銅板與摩爾根家裏兆貫家財之比一樣，但他們總都見過白紙黑字，這猶如花子和資本家同看過錢幣一樣，總是事實。你能否認這事實麼？

因此談到「讀書」從「三百千」的朋友，到讀破萬卷的學者，既然與書都有些緣分，也就自然對書各有意見的。不連沒有福氣讀過「三百千」的文盲，他們中也許仍有幾位「博雅」的人，要發些意見的。他們的意見自然是從別人方面耳食得來。這一來，就會生出五花八門的意見，會生出一種神祕之感來。於是越說就越說不清楚，人人容易開口說幾句的話，也就越變爲最難說的話了。

這是怎樣說的呢？

這是因爲對書變爲靈物崇拜了。

中國人一向是過於看重書本子的。敬惜字紙到今日還被人在那裏提倡。這明明是靈

物崇拜的證據，「書」既然這樣被人看重，讀書這一事就變爲萬般的上品了。

雖然近幾十年來，我們要感謝資本主義的侵入和士大夫階級的沒落，對於讀書人的信念稍微變化了一點，對於書的神祕性也解放了一部份，但對書的靈物崇拜性並沒有完全消滅。「開卷有益」的教義，仍然是讀書界支配的勢力。舊的駝背冬烘，語必堯舜，言必文縷縷的書癡子，雖然快消滅了，但新的直背洋裝的紳士，口操「語錄夾洋語」，掛着「爲學問而學問」的「純粹學者」的牌子的人，又代替了他們。還是在「萬人之上」宣傳中外的聖教。

所以今日讀書界，連學校也包括在內，對於書以及讀書的觀念，都仍是充滿靈物崇拜的觀念，讀書的方法，自然是非科學的，非實踐的玄學法。

「書」這東西能夠受到人的膜拜，自然不是偶然的，當我們的祖先，把簡單的圖畫或象形文字刻在樹皮竹片或土塊上的時候，那時對於這類文字和刻有文字的樹皮竹片或土塊不過是供記憶的實用，不會生出神祕的觀念來的。等到這類東西被某一部份人獨佔了，文字進化的更繁複，筆墨紙這類東西發明了，於是能夠寫作著書的人，自然早已是極少

數上層的支配者，這時識字的人少，抄寫的艱難，書的被人尊貴，讀書人被人看得起，都是同財產所有緊緊關聯的。書在這一時期，不僅是記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事項和經驗，同時也變爲管理人與說服人的工具了。在知識被少數人獨佔的時期，書的神祕性是必然要發現的。活字印刷術發明，動力印刷機出現，雖然書的神祕性要洗淡許多，隨着讀書人的加多，著作人的加多，自然，人們對於書的觀念也一天天不同起來，但是在印刷所還是某一部份個人的財產的時代，在學校的鐵門還不能公開給任何人的時代，書的靈物崇拜性，讀書觀念上的神祕性，總不會完全消滅的。

在這一時代，有書讀的人是與有財產成正比例的。財產的關係，決定了他的社會意識，同時決定了他對於書的看法，讀書的態度，讀書的方法。

「書」在今日資本主義國度內，爲生產量的巨大，真會使人驚奇。莫說中國古人說的「讀盡天下書」是一句狂妄的話，就說讀完某一專門部門的書也簡直成爲不可能了。今日這繁複的社會生活下的人，即令你沒有讀書的機會，有讀的書，你也會被這書的洪水淹沒下去。雖然這巨大的書籍的產生，就是表示人類文化的前進，人類文化的結晶，可是這巨額

的生產中并不都是精潔無疵的純玉，它是魚目與珠的並呈，真理與說謊夾雜的，它好比一塊礦石，常常是合金，或者是塊頑石，其中是否含着金沙，你不將它下爐鎔解，你還不能把握，你抱了一塊頑石，就認為是發了大財，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麼？

如果像這樣樸素，簡單，那也罷了。這塊知識的磚塊，名叫書的東西，你如果一接近它，你不是僅僅把這白紙黑字的紙片，抱在懷裏，你是將它裏面的真理或說謊，搬進腦裏去，你的腦子，就好比是一個照像機，那多縐的腦壁就好比沒用過的膠片，你把你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東西，隨便的搬進去，隨便的濫用了你的膠片，那是何等的不合算而又危險的事呢！何況著作者的每一句話，每每像一顆帶着糖衣的丸藥一樣，在誘你一口吞下，而書面又每每的印着燦爛的金字，用着柔軟軟的牛皮封面引你忘記它的毒性呢！

這真是件危險事，一不留心，你的腦子弄壞了時，你會向本來是你的敵人下跪下拜，反過來怒視你的兄弟朋友。你會好像吃醉了酒的一樣，東倒西歪，分不清紅黃藍白。你會做出妨害人類的進化，助長惡魔的勢力，成為老虎的一個爪子，無端的把人類不幸的歷史拉長起來。

是的，不能接近書本子的人是文盲，是今日社會中最不幸的人，但是你能接近它，你就幸福了麼？不見得呀！

但是，一個靈物崇拜者是看不見這一些的。你看他的對於讀書的態度，是什麼呢？「開卷有益」，祇要打開書讀，你就會得到益處。這是何等的詭辯啊！這裏很輕巧的把真偽混同起來，有意無意的讓它去碰運氣，去吸收滋養或中毒。

凡是勸人「開卷有益」的，不是陰謀家，就是自己本身是一個書蠹，或者精神上受了傷害者，不管你身上穿的是洋裝或者是華服，不管你是遺老，還是簇新的外國博士，或者是一個馴服的小羊。

總之這是有意或無意使人甚或自己，離開現實，走入謬誤認識中去；是使人，甚或自己的精神去接受腐爛的支配的社會意識，但這是很毒惡的，因為它不許你有獲得一個正確認識的工具的機會，反從工具上解除你認識的武裝。

在讀書方法上，這些靈物崇拜者自然不是主張隨便去讀，胡亂去讀，就是所謂客觀的態度，把維太命和砒霜一齊擺在你的面前，隨你去檢。這種方法，在今日中國的大學中還是

通用的。譬如講什麼是資本，就把世界各國過去以及現在的經濟學家的解釋「不加工見」的一概羅列出來；沒有批評也沒有結論。據說，「那結論是讓學生去作，因此可養成他的判斷力。」不過，這客觀主義實在也還是一個欺騙，因為即令你真的無偏袒的介紹各家的學說，但真正的真理却只有一個，你容忍虛假與真理並肩存在，本身你也就是袒護虛假，不過，在外表上裝作公正罷了。

這些方法，明明對於初接近書本的人是有害的。

今日的書是這樣多，今日社會生活又這般忙，這些亂碰和客觀主義者，無疑的是在和大家開玩笑，不是在引了那些僥倖從生活奮鬥中走近書本子的人，使他在書本子上兜圈子，故意濫費他們的有限的時光，使他們結果一無所得，於是「學者」永遠是在萬人之上的學者，文化花園裏的金葫蘆，永遠在裝飾支配者的莊嚴的殿堂。

這是少數聰明人對於大多數「愚民」對認識方面佈置的最後的一道電網，不使你輕易看見太陽，壯大你的生活抗爭力。

然而，到了近代者或說今日罷。從物質生產力的飛進，因而大眾在生產中的訓練，從書



籍出版容易，出產量的增多與極少數天才的大眾的著作者的出現，無論在實踐社會生活中，或意識上，真理與虛偽是頑強的在對抗的。多數總是代表真理的方面，在為真理而奮鬥，而合於實踐的每每就是近於真理，反之，虛偽總不敢與實踐見面，它總要離開地上，說一些不着邊際的話，掩蓋真實。這樣一來，隨着社會意識的分裂與抗爭，而對於書的觀念，及讀書的態度與方法也就完全取了另一種新的姿態了。

「書中的神祕性，在這羣從實生活中醒覺過來的人，自然要被拋棄了。他們在「書」中看不出「千鐘粟」的影子，也看不見「顏如玉」的佳人。他們只知道書是可以作為認識的一種工具，是解放自己鎖鍊的巨斧。對於文縐縐，洋派頭的讀書人也不見得有什麼可以尊重的地方，咱們還不是一樣的人嗎？只要是人都要求知識的需要與權利，都有要求讀書的必要。是的，為了生存，為了生活向上都要如此。這有什麼神奇足講呢？哈哈！咱們蠻人說句蠻話，什麼「純粹的知識」，「為學問而學問」，那不過是騙騙孩子的話，你真的相信嗎？

是的，我們要讀書，可是我們讀書的機會還不多，我們還沒有很良好的讀書的條件。這條件還要我們自己去創造啊！但是，在這沒有良好的條件前，我們不能等待，也還得奮鬥，在

一面爲自己生活掙扎，一面去利用一分時光一秒時光去接近書本子罷！我們也不必羨慕什麼學府，也再不要幻想明窗靜几，我們只能就目前條件所許可的去掙得一分是一分，掙得一點是一點。好在認識的最富的源泉是生活，讀書不過是一方面罷了。

自然，這一方面也是絲毫不能忽視的。我們要把這項要求擴大到最大限度，推廣到各個角落裏去。

是的，我們要讀書，可是我們可讀的書還不多。這是因爲我們羣團中的人，大多數都是文盲，不能用筆說話的緣故。同時，我們自己沒有印刷所，不能印出我們自己要讀的書籍。所以，現在的書籍，根本就好多不是我們要讀的它，對於我們不能供給什麼，不能加強我們的生命素，熱力。有的還帶有酒精的烈性呀！

這裏就發生了選擇食糧的問題了。我們今日讀書，就要和在河沙中淘金一樣，我們吸取某一部份棄掉某一部份，不能饑不擇食，一下連沙吞到腹內去。所以，在今日我們這班人有了讀書的熱情固然可佳，但不對飲食加以注意，不細心的咀嚼，也還是會得胃病的呀！

爲了我們時間的經濟，爲了不將毒物，沙石一併吞到肚子內去，我們對於讀書的方法

却不能不講求了。這裏沒有時間來「胡亂的讀」，也不能採客觀主義。老實不客氣，我們讀書的方法，在外表上好像完全是主觀的。不過，我們自己是代表時代朝氣的，代表求真理實現的社會層，所以我們的主觀本身就是合於客觀實踐的。這主觀既然是通過客觀的，所以它不是玄學法，不是機械的客觀主義，而是正確的科學法。

我們不盲目信賴書本子，同時絲毫不忽視書本子上理論的可貴。我們在讀書時不離開實踐，我們在實踐中不忘記理論。我們是把理論同實踐綜合，統一，融成不可分的一體。爲了生活的實踐出發，我們來讀書，讀書是爲了爭強自己的理論，再去指引我們的實踐的行動。我們認識是循着這樣圓週的返覆的軌道而擴大，我們離開這一軌道就不能達到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努力捨棄對於書本子的靈物崇拜性罷！

從速建立一個新的讀書態度罷！

謹慎的攝取書中的維他命罷！

勇敢的運用科學的認識法罷！

最誠懇的告訴讀者，在今日中國的出版界，就是連最完善的書籍或刊物，也不是完全無條件可以接受的。

## 不要向古紙堆中去死鑽

有許多人一生一世別的沒有什麼吃虧，吃虧的是自幼讀了幾句古書，永遠在腦壳裏作怪，我要進一步，死鬼就拖我退後十步，不積不莠，這樣沒出息，想起來好不痛心！諸位要當心，隔壁鬍子伯伯想害人，他自己吃了古書虧，沒出息，還日思夜想，想找幾位做他的替死鬼呢！諸位總聽過河水鬼討替身的事罷，鬍子伯伯嘴裏說得甜甜蜜蜜，年輕朋友，人人要當心！

第一，要勸大家莫要讀五經。尙書五十九篇，其中一半是假的，還有一半是從前帝王的告示，宣言，通電，不讀不看有什麼要緊？易經是一本求籤簿，上上下下，吉凶晦吝，和我們半點也沒有關係，爲什麼怕鬼唸心經？禮經說來更可笑，今文家把禮儀當寶貝，古文家把周禮當聖經，經學大師自己還沒弄分明。還有那部春秋最可笑，一本破爛流水賬，孔老夫子做夢也沒看見過，孟老夫子硬派他定褒貶誅亂臣。可笑那康有爲拿公羊傳來變戲法，章太炎把左傳祭起定妖魔，一場混戰鬧不清。本來還有一部詩經載民歌，男男女女說私情，只因爲大序小序把邪呀正呀說了一大套，再加鄭箋朱傳把一部好書越鬧越胡塗，看註不如看白文。朋

友呀！我們年紀都很輕，不讀五經不要緊！

第二，要勸大家莫要讀四書。四書自從南宋流行起，那一套明心見性的把戲，夠你一生一世打斛斗了。宋人的道理，都從佛經那邊偷過來，穿上一件儒家衣衫像煞一位新聖人，抓住狐狸尾巴看一看，還是那麼一個老妖精。大學中庸本來只是禮記裏面兩篇短文章，宋人自程子以後，你一定本，我一定本，都說是聖人本意；孔子不復生，只好由他們胡鬧了。清朝乾隆年間，有一位孩童問得好：「程子生在一千年以後，怎麼知道孔子之道曾子述之呢？」問得那老師啞口無言。那孩子便是後來的戴東原，他一生讀書真細心。宋人要讀大學中庸當作方法論，大家不玩哲學的把戲，讀牠做什麼呢？論語味道本來比較好，可是大家還年輕，三十四十去讀不算遲。大家如若不信我的話，孔聖人道：「水哉水哉！」究竟何取於水呢？孟子，那更不必讀，大學專科研究政治學社會學，再把墨子，荀子，韓非對照着讀，才有眉目門路呢！朋友呀！我們年紀都很輕，不讀四書不要緊！

第三，要勸大家莫要讀古文。古人作文，大半爲死文。韓退之受金譽墓不必說，一部古文辭類纂碑誌銘贊傳狀誄……滿紙鬼氣陰森森。古代文人大半都是書癡子，咬文嚼字花樣

固然多，人情世故民生經濟全不懂；翰林學士趕人問四川近海不近海，堂堂御史說緬甸安南在日本之北，南北聯合打日本；唐宋八大家文章，這樣的笑話，多得很，多得很！你看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多少冬烘先生搖頭擺尾哼個不休。我請問，上面說「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下面「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這一段作何交待？這樣前後矛盾的文章，至少該打下重手心；居然千人萬人都朗誦，你看舊文人看文章有沒有眼睛！朋友呀！我們年紀都很輕，不讀古文不要緊！

第四，要勸大家莫讀正史。正史都是帝皇相斫書，一家一族的興亡，干我們什麼鳥事！要知道本朝天子總是聖明比堯舜，史官瞞這瞞那騙後人。還有權臣可用勢力來壓迫，顛倒黑白是常情。還有金錢可賄改，富貴子孫把祖宗罪過改換過，十件史事那有一件真而且不懂統計學，不懂社會學，不懂經濟學，怎看得清社會變動的前因與後果？沒有社會科學做根基，讀正史正如在大海上沒有指南針，怎能辨清方向呢！朋友呀！我們年紀都很輕，不讀正史不要緊！

第五，要勸大家莫要看古書。諸子百家的書，錯簡錯字脫句脫節，不知有多少；要等專門

學者整理個五十年百年，才有頭緒可得。要等地下的古物出來，才有正確的意義可講。我們的孫子出世，恰好是時候。後世千千萬萬的文集，正如一千種一萬種雜誌，砂裏淘金，未始沒有一二處好的，也得等待圖書館專員把那些子目做起索引來，才有線索可尋。我們目前飯都吃不飽，活都活不成，那有閑工夫想這些爛東西！朋友呀！我們要愛惜我們自己的精神，不看古書不要緊！

第六，要勸大家莫要尊古人。古人的世界好比螺絲壳，泰山雖高，怎及得喜馬拉亞山？海雖廣，怎及得太平洋？古人的眼光好比菜油燈，「聲是無常」，我們居然映電影（有聲電影），雷公菩薩，我們請他運東西。古人的知識好比那劉姥姥，釋迦牟尼，看不見電子世界，孔老夫子想不到太陽以外還有大恆星。從來說「子能跨灶」，「青出於藍」，「學生好過先生」。我們若相信事事不如古人，一代不如一代，你想想：胎生變卵生，爬行變兩棲，一代代退化下去，全人類都變成阿米巴，請問孔老夫子坐在大成殿上吃起冷豬肉來有什麼趣味？朋友們，我們要相信我們自己的能力，不尊古人不要緊！

最後，要請大家聽分明：古書好比鴉片烟，吃了鴉片，一半像鬼，一半像人；古書好比花柳病，



惹了細菌，子子孫孫毒滿身；我們活人要走活人路，何苦替死鬼僵屍勞精神！列位呀！我這樣苦心勸世說真話，若是鬍子伯伯還要橫着面孔來生氣，唉！那才是「勿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

## 二 方法

### 怎樣讀書

「怎樣讀書」正和「閱讀些什麼書」一樣是一個老問題，也已經有過不少人對於這問題的講述。這裏就把前面「閱讀些什麼書」中所說的三個方面——職務上的書、參考的書、趣味修養的書——加以闡述一下：

一個學生，在學校裏所讀的教科書，這是職務上的書，讀書時需要到各種的參考書，這是參考的書；在課外選擇些合乎自己個人趣味或有關修養的書來閱讀，這是趣味和修養的書。

先講第一類擺在諸君案頭的教科書，有兩種性質可分，一種是有嚴密的系統的，一種是沒有嚴密的系統的。如算學、理化、地理、歷史、植物、動物等科的書，都有一定的章節，一定的前後次序，這是有系統的。如國文讀本，如英文讀本，就定不出嚴密的系統。一篇韓愈的原道，

可以收在初中國文第一冊，也可以收在高中國文第二冊，一篇佛蘭克林的傳記，可以擺在初中英文第三冊，也可以擺在高中英文第二冊。諸君如果是對於自己所用着的教科書留心的，想來早已知道這情形。這情形並不是偶然的可以說和學科的性質有關。有嚴密的系統的是屬於一般的所謂科學，像國文、英文之類是專以語言文字爲對象的，除文法、修辭教科書外，一般所謂讀本、教本，都是用來作模範、作練習的工具的東西，所以本身就沒有嚴密的系統了。教科書既然有這兩種分別，閱讀的方法就也應該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把「閱讀」分開來說，一般科學的教科書應該偏重於「閱」，語言文字的教科書應該偏重在「讀」。一般科學的教科書雖也用了文字寫着，但我們學習的目標並不在文字上，譬如說，我們學地理、學化學，所當注意的是地理、化學書上所記着的事項本身，這些事項除圖表外原用文字記着，但我們不必專從文字上去記憶揣摩，只要從文字去求得內容就夠了。至於語言文字的學科就不同，我們在國文教科書裏讀到一篇文章——假定是韓愈的畫記，這時我們不但該知道韓愈這個人，理解這篇畫記的內容，還該有別的目標，如文章的結構、詞句的式樣、描寫表現的方法等等，都得加以研究。如果讀韓愈的畫記，只知道

當時曾有過這樣的畫，韓愈曾寫過這樣的一篇文章，那就等於不會把這篇文章當作國文功課學習過。我們又在英文教科書裏讀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目的並不在想知道華盛頓爲什麼砍櫻桃樹，砍了櫻桃樹後來怎樣，乃是要把這故事當作學習英文的材料，收得英文上種種的法則。所以閱讀兩個字不妨分開來用，一般科學的教科書應懂它的內容，不必從文字上去瞎費力，只要好好地閱就行。像國文、英文兩門是語言文字的功課，應在形式上多用力，只閱不夠，該好好地讀。

不論是閱或是讀，對於教科書該毫不放鬆，因爲這是正式功課，是諸君職務上的工作。有疑難，得去翻字典；有問題，得去查書。這就是所謂參考了。參考書是爲用功的人豫備的，因爲要參考先得有參考的項目或問題，這些項目或問題，要閱讀認真的人才會從各方面發生。這理由已經講過，不多說了。現在來說些閱讀參考書的時候該注意的事情。

第一，我勸諸君暫時認定參考的範圍，不要把自己所要參考的項目或問題拋荒。我們查字典，大概把所要查的字或典故查出了就滿足，不會再分心在字典上的。可是如果是字典以外的參考書，一不小心，往往有輾轉跑遠的事情。舉例來說，你讀桃花源記，爲了「烏托

邦思想」的一個項目，去把馬列斯的理想鄉消息來作參考書讀，是對的，但你得暫時記住，你所要參考的是「烏托邦思想」，不是別的項目。你不要因讀了馬列斯的這部理想鄉消息，就把心分到很遠的地方去。馬列斯是主張美術的，是社會思想家，你如果不留意，也許會把所讀的桃花源記忘掉，在社會思想咧、美術咧等等的念頭上打圈子，從甲方面轉到乙方面，再從乙方面轉到丙方面，結果會弄得頭腦雜亂無章。我們和朋友談話的時候，常有把話頭遠遠地扯開去忘記方才所談的是什麼的。這和因為看參考書把本來的題目拋荒，情形很相像。懂得談話方法的人，碰到這種情形，常會提醒對手，把話說回來，回到所要談的事情上去。看參考書的時候，也該有同樣的注意，和自己所想參考的題目無直接關係的方面，不該去多分心。

第二，是勸諸君乘參考之便留意一般書籍的性質和內容大略。除了查檢字典和翻閱雜誌上的單篇文章以外，所謂參考書者，普通都是一部一部的獨立的書籍。一部書有一部書的性質、內容和組織式樣，你爲了參考，既有機會去見到某一部書，乘便把這一部書的情形知道一些，是並不費事的。諸君在中學裏有種種規定要做的工作，課外讀書的時間很少，

有些書在常識上將來應用上却非知道不可，例如，我們在中學校裏不讀二十五史、十三經，但二十五史、十三經是怎樣的東西，却是該知道的常識。我們不做基督教徒，不必讀聖書，但新約和舊約的大略內容，卻是該知道的常識。如果你讀歷史課，對於「漢武帝擴展疆土」的題目，想知道得詳細情形，去翻史記或是漢書，這時候你大概會先翻目錄吧，你翻目錄，一定會見到「本紀」「列傳」「表」「志」或「書」等等的名目，這就是史記或漢書的組織構造，你讀了裏面的漢武帝本紀一篇，或全篇裏的幾段，再把這些目錄看過，在你就算對於史記或漢書發生過關係，史記、漢書是怎樣的書，你可懂得大概了。再舉一個例來說，你從植物學或動物學，教師口頭聽到「進化論」的話，你如果想對這題目多知道些詳細情形，你可到圖書館去找書來看，假定你找到了一本陳兼善著的進化論綱要，你可先閱序文，看這部書是講什麼方面的，再查目錄，看裏面有些什麼項目，你目前所參考的也許只是其中的一節或一章，但這全書的概括知識，於是很有用處的。你能隨時留心，一年之中，可以收得許多書籍的概括的大略知識，久而久之，你就知道那些書裏有些什麼東西，要查那些事項，該去找什麼書，翻檢起來，非常便利。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參考書的話。參考書因參考的題目隨時決定，閱讀參考書的時候，要顧到自己所參考的題目，勿使題目拋荒，還要把那部書的序文目錄留心一下，記個大略情形，豫備將來的翻檢便利。

以下應該講的是趣味修養的書，這類的書種數不必多，選擇要精。一種書可以只管讀，讀到厭倦才止。這類的書，也該儘量地利用參考書。例如你現在正讀着杜甫的詩集，那末有時候你得翻翻杜甫的傳記、年譜以及別人詩話中對於杜詩的評語等等的書。你如果正讀着王陽明的傳習錄，你得翻翻王陽明的集子、他的傳記以及後人關於程朱陸王的論爭的著作。把自己正在讀着的書做中心，再用別的書來做幫助，這樣，才能使你讀着的書更明白，更切實有味，不至於犯淺陋的毛病。

上面所講的是三種書的閱讀方法。關於閱讀兩個字的本身，尚有幾點要再說說。前面曾把教科書分爲兩種性質，一種是屬於一般的科學的，有嚴密的系統，一種是屬於語言文字的，沒有嚴密的系統。屬於一般科學的該偏重在閱，屬於語言文字的，只閱不夠，該偏重在讀。現在讓我再進一步來說，凡是書，都是用語言文字寫成的，照普通的情形看來，一部書可

以含有兩種性質，書本身有着內容，內容上自有系統可尋，性質屬於一般科學，書是用語言文字寫着的從形式上去推究，就屬於語言文字了。一部史記，從其內容說是歷史，但是也可以選出一篇來當作國文教科材。諸君所用的算術教科書，當然是屬於科學一類的，但就語言文字看，也未始不可爲寫作上的參考模範，算學書裏的文章，樸實正確，秩序非常完整，實是學術文的好規程，這樣看來，任何書籍，都可以兩種說法，如果就內容說，只閱可以了，如果當作語言數字來看，那末非讀不可。

上面所講的只是一般的閱讀情形，並未曾專就國語一科講話，我不承認有許多獨立存在的所謂國語科的書籍，書籍之中除了極少數的文法、修辭等類以外，都可以是不屬於國語科的，我們能說論語、孟子、莊子、左傳是國語嗎？能說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是國語嗎？如果是如果從形式上着眼，當作語言文字來研究，那就沒有一種不是國語科學的材料，不但論語、孟子、莊子、左傳是國語，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是國語，物理教科書、植物教科書也是國語，甚至於張三的賣田契、李四的家信也是國語了。我以爲所謂國語科，就是學習語言文字的一種功課，把本來用語言文字寫着的東西，當作語言文字來研究，來學習就是國語科的任



務。所以只講一般的閱讀，不把國語科特別提出。這層要請諸位注意。

把任何的書，從語言文字上着眼去學習研究，這種閱讀，可以說是屬於國語科的工作。閱讀通常可分爲兩種，一是略讀，一是精讀。略讀的目的在理解，在求得內容，精讀的目的在揣摩，在鑒賞。我以爲要研究語言文字的法則，該注重於精讀。分量不必多，要精細地讀。好比臨帖，我們臨某種帖，目的在筆意相合，寫字得它的神氣，並不在乎鈔錄它的文字，假定這部帖裏共有一千個字，我們與其每日瞎鈔一遍，全體寫一千個字，倒不如揀選十個或二十個有變化的有趣味的字，每字好好地臨幾遍，來得有效。諸君讀小說，假定茅盾的子夜，如果當作語言文字的學習的話，所當注意的，不但該書裏的是故事，對於書裏面的人物描寫、敘事的方法、結構照應以及用辭、造句等等該大加注意，諸君讀詩歌，假定是徐志摩的詩集，如果當語言文字學習的話，不但該注意詩裏的大意，還該留心它的造句用韻、音節以及表現着、想、對仗、風格等等的方面，語言文字上的變化技巧，其實並不十分多的，只要能留心，在小部分裏也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假定一部書有五百頁，每一頁有一千個字，如果第一頁你能看得懂，那末我敢保證，你是能把全書看懂的。因爲全書所有的語言文字上的法則在第一首

一千字裏面大概都已出現。舉例來說，文法上的法則，像動詞的用法、接讀詞的用法、形容詞的用法、助詞的用法以及幾種句子的結合法都已出現。在第一頁了。我勸諸君能在精讀上多用力。

## 應走的三條路

知識對於我們的重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們有了豐富的知識，才可以深刻地去認識一切真理，然後才可以依據了所認識的真理，去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所以，無論什麼人都需要知識，都應該求知識。

知識二字，雖然很抽象，無聲無息，但並不是什麼從天上掉下來的神祕的東西，而是產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簡單說，知識是我們對於外界出自身有系統的認識和應付環境而得的實際經驗之總和。所以我們的求知識，是要在各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求（讀書其實應該是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現在，不但有許多人誤把讀書當作求知識的惟一法門，而在埋頭死讀書，讀死書；並且有許多人所讀的也並不是真正的「書」！這樣的求知識的結果，好點，也只是事倍功半；不好，將一無所得，或甚至於愈求反而愈糊塗——這樣的情形，現在可實在不少。因此，我很願意將我所知道的一點求知識的途徑和大家談談。

（一）讀書 求知識雖然不是只有讀書，但讀書，在求知識的過程中總不失為一個

重要的部份。

古今來無論那一位大思想家或大科學家，沒有不讀許許多多的書的，而這些書中又包含着各種各類的科目。因為一個人總要受到生命上環境上的種種限制，對於宇宙間的無數量的事物，任你怎樣的努力，也是不能盡知的，而實際上也無須盡知的。因為當你要研究某項事情時，你不僅對於這項事情的本身要有多方面的了解，同時，對於和它相關連的密切事情，也需要有或淺或深的了解，然後你的研究才能深入，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義。

一個人總要受到生命上環境上的種種限制，對於這許多方面的事情，有的曾經有過研究的，有的雖曾經驗過，却還不大清楚，或甚至於完全不知道的。這時，你將怎樣辦呢？如果你要去請教朋友，不獨是不勝麻煩，並且有許多問題是你的朋友所不知道的。那麼，惟一的辦法就是去請教書籍幫助你。

現在且舉一個簡單的例來說，比方現在的日本和蘇聯，在目前的中國現狀說，無論誰都應該知道它們的，因為它們是和我們最近的強鄰。但你都沒有到過，那你就只有去找各種記載日本和蘇聯情形的書來讀，由書上去知道它。書能告訴你許多你所不知道的各種

事情。假設，你有一個機會到日本或蘇聯了，你也只能知道你所到過的某一部份的情形，你如要知道它的全貌，那你又非再去請教書來幫助不可。書又能告訴你許多你已知道而還嫌不足的各種事情。

此外，凡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的一切演變發展的規律，都可從書中找得，書乃是無數前人和我們同時代人的實踐經驗之積聚，包含着人類全部的歷史以及一切學術上的發現與發明。我們讀書，便是利用前人的一切可寶貴的經驗。它能鼓勵你奮鬥的精神，增進你修養的功夫，更能幫助你認識宇宙，認識社會，而進一步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

(二) 讀書的工具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總需要工具，沒有工具，就無法製造。譬如木匠如沒有斧鋸錐鑿等，無論他有怎樣的技巧，決不能做出好東西；賽跑的人，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身體和一雙有力而有訓練的腿，無論怎樣他也不能奪得錦標的。斧鋸錐鑿等是木匠製造器具的工具；健全的身體和有力而有訓練的腿是賽跑者奪標的工具。

同樣，在求知識的過程中，讀書這件事情，也需要有許多工具。那麼讀書的工具是什麼呢？  
麼呢？讀書的工具最主要而最基本的就是，普通中小學裏的教科書，如國文，英文，算術等等。

現在的青年以至一般人，往往有一種誤解，就是對一個在到學校去的普通中學或小學的學生，如果有人問他到學校去是做什麼？他的回答一定是「去讀書」，就是那問的人也認為確是去讀書。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到學校裏去還不是真正的讀書，而是學習讀書的工具和讀書的方法，同時，也是受點初步社會實際生活的訓練。在普通中小學裏所讀的科目，有國文，英文，數學，物理……這些東西雖然都是一本本的書，但不能算作真正的書，而只能算作各種的工具。讀英文是預備日後和外人交接時能夠說話，在中文書不夠讀時再讀英文的書；讀國文是預備日後能讀多種的中文的書，懂得中國文章的方法，而自己能夠使用它；其餘如讀數學物理等，也不過是爲了日後能讀高深的數學物理等書，並且能算能實驗。

因此，我們應該先把工具讀好，並且要訓練怎樣的運用它。假使你是沒有正式進過學校的，或是曾經進過中小學而仍感到不足的，你就得趕快求你所需的工具知識。如有機會進補習學校最好，不能就努力自習，隨時向人請教，也是一樣。不過你要分別它的輕重，先從最迫切需要的學起。

(三) 實際生活的經驗 人是社會的產物，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離開社會獨自生存。換言之，只要你是「人」，你一定要和社會發生關係，與社會的關係越密切，則你的實際生活的經驗就越豐富，也就是你的知識的豐富。並且和從書本上所獲得的知識不同：書是死的知識，而經驗乃是活的學問。一個鄉下人，他雖沒有讀過書，但他也能耕種，也能生存在社會上，就是因為他有實際生活的經驗。所以，「實際生活的經驗」是求知識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

就說書吧，它是「人」寫的，書裏所寫的都是著書人的知識。我們讀書就是讀人家的知識。一個人幼時讀書，總是絕對的信任書，以為只要是書上說的話總是對的。等到年齡漸長，有了豐富的實際生活的經驗，同時讀的書也越多，於是對許多書上所說的漸漸起了懷疑，甚至覺到有許多地方簡直是錯誤的。這就因為他是憑他的經驗得到了新的啓發，能夠判別是非了。如果他沒有這些長期的實際生活的經驗，他就不能有許多活的學識，用一切現實的「事理人情」來判別書上所說的話。

我們知道，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動的，不斷的演變發展的；書雖是人類實際生活經

驗的產物，書上的知識雖可幫助你去認識社會，但社會的實際生活的經驗更能改正書上的錯誤，或補書本的不足，也就是能使你的知識更加豐富。

再舉例來說，譬如一個陌生的人跑到上海來，縱然事先他是讀過甚至能背誦「上海地圖」的，最多他也不知道一個東西南北和到什麼地方應乘幾路電車等等，一旦遇到一條地圖上沒有的小路，他就沒有了辦法。就是他所記熟的幾條大路，也決不會沒有弄錯。總不及曾經在上海住過一年半載的人來得熟悉。然而反過來說，他總要比那事先未讀過上海地圖而單靠瞎闖的陌生人要便利得多了。所以我們應當知道，讀書也是幫助經驗的不足；但是如果光讀死書而無實際生活的經驗，是不能有進步的活的理解的。比如大發明家愛迪生氏，他一方面從書本中獲得前人的經驗，發明，一方面更靠自己去做實驗，如果他沒有一次一次的實驗，怎會有這許多發明呢？所以，歷來有許多人，雖是「胸羅萬卷」，但因爲他不去多與社會接觸，不把從書上所得的知識和社會實際生活的經驗的知識配合起來，結果只成了一位「書獃子」，一部活而又不能取用的「萬有文庫」而已。

總括起來說，我們求知識的主要條件，除了基礎的工具知識以外，其次就是讀書和實



際生活的經驗，關於讀書方面我們的第一主張是「活讀書」。古人雖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話，在原則上雖然承認「書」應當「活讀」，然實際上我們的古人以及許多自命爲讀書者的今人，仍多是過着書齋的生活，很少與社會接觸的實際經驗，所以雖有活讀書的理想，而結果仍不能跳出「書」的範圍以外。我們看看歷史上，凡是在學問上事業上有點成就的人，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司馬遷，杜甫，王安石，朱熹，王陽明，文天祥，金聖嘆，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宋教仁，朱執信，廖仲愷等，他們之所以能有獨創的見解，說出前人所未曾說過的話，發動了革命的思想 and 事業，就是因爲他們都有極豐富的實際生活的經驗，決不是死讀書拘泥於「書」上，而是以自己的經驗與書本子融合起來，成功一種新見地，這新見地就是他們的偉大。因此我們的第二主張就是「讀活書」。單讀他人已有的經驗所寫成的書是靜的書，還是不夠，尤其需要的是實際生活的經驗，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如何可使你實際的經驗豐富呢？那就要注意社會上一切活動的事物，這些活的東西就是活的書。比方「你」，我如果要研究「你」，那你就我的一本活的書，我研究後所得的知識，就是活的知識。我們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均應作如是觀，就我們的需要與理解把它

活讀起來，這就叫做「讀活書」。

我們看到目前社會上一切現象的頹廢，不振作，好像將要死去的樣子，歸根的研究起來，實也未嘗不可說是由於上上下下讀書者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太多的結果。要挽救它，就唯有反過來請大家根本上改變過去對於讀書的觀念和認識，那就是要「活讀書」。「讀活書」，然後這整個社會民族才可以慢慢蘇轉的「活」過來。

## 獨學和共學

在我們這個尊重個人，發展個人的社會裏，在讀書方法上的表現，就是注重「個人自修。」

據說孔二先生曾經有過三千弟子，「身通六藝」的也有七十二個。但是，我們只能夠從「吾日三省吾身」和「退而省其私」一類的文字上看出他們的個人自修；却不會聽說他們在學問上有過一次怎樣的「集體研究。」

現在是有了學校了，從幾十個到幾千個的學生都住在同一場所；聽講的時候，也是多數的學生聚集在一堂，這總算有了集團的形式了。但是，究竟僅僅只是一個形式；離開了課堂，全部的學生們，他們就各個孤立的幹自己的去了。

在一個舉行試驗的課堂中，一位教師向學生們說道：『你們要各做各的；自己做出了，切不要告訴別人；各人做各人的成績；不要把自己的本領告訴別人呀！』在我們的社會裏，教師這樣的去教訓學生，並不是偶然的。

不過，在現在的社會裏，我們想要研究的學問既然是多得，在時間上財力上不僅是一班窮小子沒有大成就的可能；就是一班闊人，要想在學問上大有成就也是千難萬難的。闊人要研究學問，他們自有他們的打算；這裏也不必去管他。不過，爲了一般窮小子的學問，那就只有集體研究的一法。

集體的研究，也不一定等到有了三五十個人才能夠開始，就是最少有了兩個人也可以開始集體的研究的；自然，人數是多點更好。

對於一件事體，兩個人分工合作地去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便一定比兩個人各自研究的多，也比兩個人各自研究的好。因爲在分工上省出了重複耗費的時間和財力，所以在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要比兩個人各自去做的要多。

因爲在討論上能夠引出兩個人都不能想出的東西，並且又能夠把不重要的乃至不正確的東西拋棄；所以又要比各人獨做的結果要好。並且，個人的反省和自制是多麼的靠不住；兩個人合作起來，就有了相互的督促和批評；成就了只許向前不許退後的一個保證。這只就兩個人說，結果上已經較多而且較好。若是成就了更多人數的集體去研究一

件學問，那種由集體的力量所做出來的成績，更不是任何個人所能夠辦得到的。

因此，一般想研究學問而時間財力都不夠的人們，更應該走上集體研究的道路。

凡是研究同一性質的學問的人們，從此便應該組織起來。把問題做着中心，分工合作地去幹。有計劃地去分地搜集材料，有秩序地來共同地開會討論。這樣才能夠打破讀書上一部份的難關，這樣才能夠看出集體勝於個人的一種力量。

## 怎樣閱讀科學書

### (I) 歷史地理的閱讀方法

打開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你就會看到這樣一類的定義：「歷史者，已往之陳跡也。」自然歷史是已往的陳跡，是過去事情的記載；但是這並不能把歷史的真意義說明。因為歷史不是記錄一些朝代的變更，英雄的事蹟，就算給了知識與我們。所以像我們讀過的歷史課本，那裏面只是一些帝王的傳記，是一些死的文字，既說不上是科學知識，當然也對於我們沒有任何的幫助了。

那麼，要怎樣才配得上說是歷史呢？其實，這也很淺顯的。因為人類是生存，是自然要求生活的，所以生存在社會中，爲了滿足衣食住等的需要，無時無刻不在活動，因此，大家便發生了一定的關係，這是人與人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類爲了容易滿足他們生活的需要，常常都在改良他們獲得這些生活資料的方法。這種方法改良一次，社會就會發生變化，向前進步，人與人間又出現另外一種的新關係。把這些舊的與新的關係連

續的發展綜合起來，就叫做社會的進化。歷史就是把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有系統的敘述出來的科學。

照這樣說來，歷史雖然是過去事實的記載，但並不像百貨公司裏頭的貨物，樣樣都擺陳出來；尤其不是把過去帝王的功績，一一地記錄起來留給後人看，說這是流芳百世或清史揚名的好榜樣。歷史一定要能夠供給我們一種有益的知識。這種知識，是要經過一番分析的工作，把過去人類活動的經驗，在社會中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在那些情形下面，用那些方法去求生存，是成功了或失敗了。這種成功和失敗，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甚麼「命運」或「天意」鑄成的。那是有一定的原因和結果的。我們要從古人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中，去增加我們求生存的經驗。換句話說，要把過去人類在各時代不同的環境中，用過那些方法，怎樣去把社會推動，又怎樣使社會變化成新樣子，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告訴我們，才算是「有價值的歷史」。歷史不是「死的」或「靜的」屍體，而是「活的」或「動的」過程，我們不應把它當做好玩的古董，而要把它當作我們最好的導師。

正因為歷史是人類過去在社會中的實際活動，不是空洞的或虛構的事實，所以我們

一定要研究歷史。說淺顯一點，我們現在所稱爲歷史的，在當時的人看來，也像我們自己對於目前生活的奮鬥一樣，再過一些日子，我們現在爲生活奮鬥的種種情形，由我們的後人看來，便又稱爲歷史了。我們之所以要研究歷史，就是因爲我們時時刻刻都要在社會中活動，爲了生活而活動。俗語說：「一人之知識有限，天下之義理無窮。」我們要想多得一些經驗，多得一些處世的方法，換句話說，多得一些謀生存的條件，便不得不借過去的經驗知識，來作我們的參考，來作我們的指導。

像前面說過，人生在社會上，第一個問題便是要求生存，要獲得生活資料。過去的人，用了種種方法在過去的社會中去尋這些資料；如果在尋找這些資料的時候，沒有任何障礙，那根本就不會有甚麼問題發生，人類也真可以說是天堂中享受快樂了。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的歷史，並不是那樣幸福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從有文字把人類在社會中的活動記載下來的時候起，人與人之間，無論如何都有一小部分是過着坐享現成的生活；又有一大部分人是受着壓迫，替那小部分的人作牛馬，供給生活資料給他們享福，自己雖整天不息地勤勞，却得不到飽暖。這種現象，不光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是這樣的，一直到



今天，全世界上（除了一個地方）各時代中都是這樣的，不過因為地方與時間的關係，表現出來的狀態，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罷了。

我們只要讀過歷史，便會了解人類社會為甚麼會經過各樣不同的時代，一直繼續變化到現在的樣子。其間經過的各種現象，當然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種因果關係，我們不但可以明白了過去的事蹟之所以然，而且還可以推測將來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預知了將來，我們就能預備去對付。因此，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知道過去，拿過去的經驗，來作為現在社會生活合理的指導。歷史一定要有這樣的意義，才是「活的」、「動的」，才不失為科學的價值；不然，就真的成為敘述「已往之陳跡」而已了。上面是把歷史的意義和我們為甚麼要研究歷史的理由，大約說明了。現在便要問：歷史既然對於我們的關係，是這樣重要，那麼，我們應當怎樣去研究它呢？

像前面說過，歷史既是敘述社會進化的科學，那麼，我們要把幾千年的事蹟加以研究，不是很困難的嗎？不，這是有方法去做的。什麼方法呢？就是我們只要知道社會的「變動性」就得了。所謂社會的變動性，是含有兩種意思：一方面是社會為甚麼會「變」？一方面

是說社會怎樣在「變」？我們又知道歷史不過是人類活動的記載，所以前一種意思，又是說人用了什麼方法去推動社會；後一種意思，又是說社會變動一次以後，出現了怎樣一個人與人間的關係。現在爲了要得到有系統的知識，我們就把人類的歷史，用「變動」的眼光去加以分析吧。

但是，我們在沒有分析之前，還有兩點要認識清楚的：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動物，但和其他的動物不同；不同的地方，主要的是人類會製造工具，幫助生產，以滿足生活上的需要，應用工具來實行生產的方法，簡單地稱作「生產方法」。在一定的生產方法之下，人類生產的能力，叫做生產力。第二，在生產的時候，人類相互間必須發生一定的關係，共同合作；這種關係，就叫做生產關係。

我們根據這兩點，便可以看出歷史的變動性的基礎。比方說，人類在最初的時候，就是在沒有歷史記載以前，他們只是過着極其自然的生活，他們只知利用現成的石頭，石子，樹枝，樹棒等類的東西，來做他們勞動的工具，向自然界去獲取一些生活上的資料。那個時候，他們的生產力是很微薄的，他們只知捕魚打獵，後來才漸漸知道畜牧。他們團體的範圍很

小，大家過着共同生活——就是大家一道做事；共同分配——就是大家一樣享受的生活，換句話說，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完全是平等的。歷史家把這個時期，叫做「原始社會」。

但是，後來人數漸漸增多了，需要自然更複雜起來。從前的「生產方法」已經不能滿足要求，人於是又在自然界中發現了金屬，他們製造了一些簡單的金屬工具；大家知道了種植，農業也開始萌芽，能夠生產更多的東西。換句話說，這時的「生產方法」進步了，生產力增加了。誰都知道，這個時候要做的事體多起來，於是這個團體和那個團體，常常因為接觸而打仗，打贏了的團體，捉到許多俘虜，就把他們當作奴隸來替自己作工。這時，社會上出現了兩種人：一種是不做事，坐吃現成的；一種是像牛馬一樣作工的。換句話說，這時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一律平等。古代希臘，羅馬社會裏面，我們知道一方面有貴族，自由民，做支配者；一方面有奴隸受他們支配。這個時期，才開始有歷史的記錄，歷史家把它叫做「奴隸社會」。

過後，人事更加繁雜起來，他們又發現了好像鐵那一類的金屬，便製造了像犁呀，鋤呀，

鋸呀，斧呀……等類的勞動工具。因為「生產方法」的進步，農業發達了，手工業也開始萌芽了，生產力更加發達。一方面佔有許多土地的地主，是需要多量的農民替他作工；一方面在城市裏頭手工製造業的老闆又養了許多徒弟。說明白一點，從前那種專靠奴隸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滿足新的需要。所以這個時期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又一變而為地主對農奴。行東（師傅）對徒弟的新樣子。歷史家把這種社會叫做「封建社會」。

再後一點，交通方便了，商業方便了，社會上就有了新發跡的人。他們聚積了很多錢，成了新起的資本家。到了蒸汽機一發明，就是「生產方法」更進一步，這時有錢的人，便開設工廠。但是這裏需要很多自由做工的人，於是以前那種靠農奴生產的生產關係，更不能滿足這個要求，所以就發生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社會上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現在變得更簡單了。歷史家把這個時期叫做「資本主義社會」。

據說，將來社會還要「變」，一直變到人與人間不發生利害衝突，大家都共同努力去增進人生的幸福時為止，歷史才算是走上了正軌。

總之，我們知道「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是社會變化的基礎。我們能夠

從這兩點出發來研究歷史，那麼，雖然是幾千年的事蹟，也可以一目瞭然了。

歷史的研究已如上述，現在再來談談地理的研究：

地是地球或地面之意，理是理論卽理性，地理就是地球表面之理論。把地面上發生的許多現象，用理性說明之，這就叫做地理學。

地理學的對象是地球表面，這地球表面太廣泛了，怎樣用科學的方法來記載呢？實在還沒有一定的方法，所以一般學者所下地理的定義雖多，實在沒有一個可以滿意的。現在且將各家所下的地理定義，列舉如下：

- 一 地理學是記載地球的學問。
- 二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諸現象分布的科學。
- 三 地理學是討論地球與人類關係的科學。
- 四 地理學是討論土地的形態與空間關係及予人類影響之科學。
- 五 地理學是自然的無機因子之原則與有機因子之活動中間關係的理學。
- 六 地理學是討論地殼上起伏之形狀並討論研究此等形狀及予其他之現象分布

## 上影響之科學。

七 地理學是研究大有機體之狀態與其構成部分的空間關係之科學。

綜觀這許多定義，大概可以窺見地理學真理的大部分。至於何以沒有一個確定的定義呢？這由於地理學還是一個綜合的科學，牠的本質還沒有確定呢！

如若依這些定義來決定地理學的範圍，就是地理研究的對象，是地球表面。這地理就是牠的範圍。推而論之，研究月球的表面，不是地理學。其次以地殼為基礎來研究地球內部的狀態，也在範圍之外。再次研究大氣中的諸現象，也在地理學之圈外。只有地球的表面，才是地理學的舞台，但是氣圈、陸圈與地面接觸之點，也應納入地理學範圍之內的。此舞台上諸現象，以人類的活動為主。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在地面的活動過程，這就是地理學的使命。我國某教授曾說：「地理學是百科之綱領，常識之寶庫。」這就是不明地理學範圍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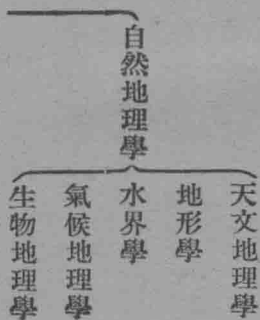
然則如此真正科學之地理學的考察，是用怎樣的程序，就怎樣的事項來檢討呢？就是第一步先來考察在地理發生的地理諸形態和地理的諸現象。觀察和實驗是研究自然科

學的二要素。地理學就是以地理爲對象來觀察和實驗的科學。又因研究的目的，而發見地的法則或問地理的觀察是可能的，但是實驗怎樣行法呢？則答之曰：「地理學的實驗室，即野外是也。」就是地球的表象，常常是實驗場，我人隨時隨地，可以做實驗工作的。

其次再講那地理的法則是什麼呢？就是德國人文地理大師拉賽爾的分布區域之法則，德國立德兒氏法國白蘭士氏的一般地理的輪迴之法則，德國洪波德氏的地人間因果法則。就全是偉大的先進學者，所遺留給我們的遺產。

分布區域的研究法，地理的諸事物如何擴充於地面，即檢討用如何方式而分布之情形所謂 *Where* 之意是也。其次輪迴之法則，一地理現象之研究，與地球其他地方同樣現象相比較，而發見該樣現象變遷一定之法則之意。例如美國大衛士氏之主張地形進化之法則（幼年，壯年，老年）是。更進一步則發見地理現象存在之各種理由，即所謂因果律，所謂 *Why* 之意。一城市的成立，決不是偶然的，而有種種原因。求此自然條件下發生的文化景象，其不偶然之理由。此二個法則，決不是互相分離的存在，而是互相溝通，直相關聯，而考察地理學的一切。

把地面上的諸形態和地理的諸現象，作羅列的記載，這算不得地理學。真正的科學，要把地面的諸現象，用地理的法則來說明之，討論之，才能把握了地理科學的真面目。可是地球表面上的現象千羅萬象，有噴火的火山，有波濤洶湧的大洋，有萬紫千紅的花草樹木，有膚色迥異，裝飾各別的居民，有此疆彼界的國家。其研究的對象，極其複雜。而複雜的事象，不外屬於自然及人爲二類，山川，氣候，生物屬於自然，居民，政治，經濟，交通屬於人爲，所以一般的學說，把地理學分爲自然，人文二大類。若就其研究的方法而言，又分爲普通地理學和特殊的地理學。普通地理學是就地面一般的現象而討論之，特殊的地理學，則選擇地面的一部分而專論之，就是所謂地誌。茲列表如下：





地理學

普通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

政治地理學

人類地理學

居住地理學

特殊地理學………地誌

現在再把自然人文二者的關係，再列一表：

地理學

特殊地理學  
(地理)

普通地理學  
(地理通論)

人文地理學

生物地理學

氣候學

水界學

地形學

天文地理學

政治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

人類地理學

居住地理學

地理學因對象性質的不同，而分爲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二類，前者屬於自然科學

性質，後者屬於社會科學性質，所以研究的方法，也因之而異，前者用自然研究方法，後者用歷史研究方法。這樣成了個二元論，那令學者無所適從了。所以最近地理學的趨勢，不得不注重人地關係的研究。

人地關係之研究，由拉塞爾氏集其大成，經德法學者繼續的研究，而成了現代地理學最高峯。人地關係研究的結論，是人與地相對立的，地（自然環境）如何支配人類，而人類如何適應自然，就是所謂人地交互作用，此作用列簡表如下：

自然環境      人類

自然力 ← → 文化力

最近德國唯物史觀地理學者，溫特福、噶爾、馬氏據馬氏學說又主張自然對人類不能直接發生作用，自然依勞動過程，——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手段——為媒介方才在人類社會中發生作用（詳見拙著地理學研究之新階段，載在地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所以地理學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可謂開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我們研究地理學的人，也應當向這趨向去做的。

君。

爲篇幅所限，不能多所論列，著者現在正草一本地理學方法論不久擬就正於讀者諸

## (2) 自然科學的閱讀方法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萬應靈藥，如果有誰希望單用一種藥來醫治百病，那結果將一病也不能治。一藥不但不治百病，就是治一病，也得要懂得「對症下藥」的妙訣，斟酌病人的體質，衡量病勢的輕重，然後來定用藥的成份。現在講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正和開一張藥方一樣，這張藥方的應用，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同是屬於肺科的病，有肺炎，肋膜炎，肺結核等等的不同，而用藥也大大差異。同是屬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因研究人的目的不同，而方法上也就有分別。想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得到一種專門技術的人，和想求得高深的自然科學理論的人，其研究方法就不能一致，想求高深理論的人和初學自然科學的人，又不能用同一的方法。我們現在不是替專門技術家開藥方，因爲這有工業專門學校負責；也不是開給研究高深理論的學者，因爲高深的理論是要專門的藝術家才能勝任的。我們臨床的病人是中國的一般如飢如渴的初學者，在自然的知識方面，他們患着虛弱貧血的症候，他

們所急需的是基本的滋補品，不是專門的技術，也不是高深的理論，但籠統的說虛弱貧血，自然還不夠，我們還得要指出這症候是那幾點，或需要醫治的是那些地方。

第一個症候，是患者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認識得太不夠。所謂不夠，是需要解釋一下的。有些人以為對於自然要認識得夠，必須要懂得各方面的專門的自然科學理論。這個「夠」的標準，就未免太定得高了。如果一定要固守着這個標準，初學者恐怕永遠也達不到，就是專門學者，也不見得就一定可以達到。我們所謂的夠，是要對於自然的變化發展有一個系統的知識，我們不需要百科全書一般雖然包羅萬象，然而雜亂無章地排列着的知識，也不必要那種精深專門然而偏於一小部分的研究，我們需要知道的是自然現象各方面的聯繫及自然界進化的過程。怎樣從簡單的自然現象進化到複雜的現象，由無生物進化到有生物，以至於更進到人類社會又是一些什麼情形？這是我們所要了解的最主要的問題！我們的初學者，多半是失學的人，有的對於自然科學全然沒有接觸過，有的雖然接觸過，却只知道一些片段不全的知識，像那種有系統的了解是做不到的，這就是所謂認識不夠的症候之一，需要在現在開方療治的。

第二個症候，是不能應用自然科學的知識來解決實際生活中的疑問。這和第一個症候是互相關聯的，要能夠應用，自然先要認識得夠，認識不夠，當然不能應用自如了。我們當前的生活問題，根本的說來，本來是一個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根本還是要賴社會科學。但社會中還有許多事件，必須有自然科學知識的幫助，才能夠解決的。例如種種的迷信和種種的傳統思想，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自然科學知識，其麻醉的力量就無法根絕。最近我們還接到許多讀者來問狐仙鬼怪是否存在的疑問，去年的什麼科學靈乩，科學神算等也曾迷惑過很多的人，一切神怪的迷信，常常被社會上一般代表惡勢力的人用作工具，用來壓迫我們困苦的人民。他們為要達到壓迫的目的，是故意要用這些東西來濛混我們的認識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研究自然科學，也正是為要得到一種能夠和惡勢力作戰的工具。他們佈的是鬼神的迷魂陣，我們要用科學的光明來衝破它。總之，我們研究自然科學，不僅僅要把自然現象認識清楚，並且要能夠應用所認識到的來解決實際所遇見的問題。許多對於自然科學已有相當研究的朋友，雖然對於自然現象多少已經了解了，然而對於當前所遇見的事情，仍不能保持自己的主見，這是認識不正確的緣故，也正是症候之

以上的兩個症候，已經說過本來是專指我們的初學者而言的。但是，就好像肺炎和肋膜炎常常和結核有關係一樣，學專門技術和專門理論的人也未嘗沒有同樣的需要。專家因為所研究的太偏於一方，每每得不到有系統的認識，也每每除了自己所研究的一部分外，就不能夠有合理的認識。這和上面所舉的兩點症候是一致的。所以，這裏的研究方法，雖然是為初學者開擬的藥方，然而滋補的效力，却不一定完全要限於初學者，別種的虛弱症也仍然有效，不過對於初學者比較多「對症」一點罷了。

我們的處方第一不能不顧到初學的朋友們的生活情形，他們生活困難，讀書的時間很少。在這很少的讀書時間裏，又不能全部拿來研究自然科學，還要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所以開出來的藥方，不能不極力從經濟上，從節省時間上着眼。虛弱病者的胃口是不好的，怎樣用最少最精的滋補品獲得最大的效力，是我們的一個頂大的問題。現在先把我們需要調理的地方是那幾點，和調理的步驟開列如下：

第一點是自然科學各科的知識，應該大略地都懂得一點，這是初學者第一步的必要

步驟，但這當然也並不全限於初學，就是一個做專門研究的人，也不能不在他所專門研究的一科以外，再具備各科的普通知識。但能夠作專門研究的人，他們有很多時間可以從容的由各科的教科書上去研習，我們的初學者却沒有這麼悠閒！他們不能夠把磚樣厚的各科教科書拿來按部就班的讀。他們需要的只是包羅各科的常識書，像科學大綱，少年自然科學叢書，這一類淺顯而又包羅全備的出版物，才適合於他們的需要，也只有從這些出版物中去吸收基礎知識，才合乎經濟便利的原則。

第二點是要對於第一點所得到的知識加以整理。這是第二步的必要步驟。科學大綱之類的書籍並不是很有系統編成的（當然也不能說全無系統），但我們不需要零碎的知識。前面已經說過，對於自然要認識得夠，必須要知道自然界的發展過程。所謂整理，就是要把自然界的一貫的發展過程弄清楚。如宇宙怎樣由星雲凝結成地球，接着地球上又發生生物，生物又由低等進化到高等，最後進化到人類，成爲人類的社會。要了解這一連串的過程，單讀前面的兩種書是不夠的，必須再有補助的讀物。如「宇宙生物及人類之進化」、「天演論」或「進化淺說」、「馬克思主義的人種由來說」等。

第三點，就要了解人類社會和自然科學的關係，人類社會的舊迷信傳統和舊勢力怎樣衝突？這就是第三步要研究的事件。這一步要想很省力地達到目的，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找不到比較完滿的著作，我們只能費力一點，由兩方面來研究。一方面讀一點自然科學史，一方面從社會科學中找一部分比較有關係的書來研究。第一方面，可以讀「西洋科學史」，第二方面如「社會意識學大綱」裏關係科學的部分可以作參考，「歷史唯物論入門」一書，對於這方面的了解很有幫助，也可以拿來一讀；此外如伊林著的「十萬個爲什麼」和「幾點鐘」不但把科學知識和日常生活結合起來，並且有時也說到自然科學發明與社會的關係，可以做補助的讀物。還有「自然科學新論」一書，第一二章的部分也是論到這一個問題的，這尤其值得參考。

第四點就可以對整個自然科學的理論作比較深切一些的研究，我們這張藥方到這裏可以算做最後的一步了。書籍方面可以讀一些與哲學有關係的著作。前面說的「自然科學新論」和「自然辯證法」都是我們要讀的書。此外還有一本「現代哲學概論」，雖然是專門的哲學書，也可以供參考之用。



已經說過，我們這藥方是專門開給初學者用的，但希望做專門技術研究或理論研究的人，不要因此就以爲不值自己一讀。其實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補劑，專門家的特殊的症候雖然不能滿足，但單就根本的調補意義來說，是無論初學與專門者都值得攝取的。

我們在上面所選定的幾本書籍，就等於醫藥處方上的幾劑藥品，每劑藥品的性質與別一劑都不相同，有好處也有壞處。能治一經也同時會傷一經，所以我們不能不辨別一下，看清楚那有毒的地方小心應用，免得無意中受它的大害。現在先把它們一劑劑地開列如下：

- |   |             |    |    |          |     |
|---|-------------|----|----|----------|-----|
| 一 | 科學大綱        | 商務 | 二  |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 商務  |
| 三 | 宇宙生物及人類之進化  | 開明 | 九  | 歷史唯物論入門  | 新生命 |
| 四 | 天演論         | 商務 | 十  | 「十萬個爲什麼」 | 開明  |
| 五 | 進化淺說        | 商務 | 十一 | 幾點鐘      | 開明  |
| 六 | 馬克思主義的人種由來說 | 春潮 | 十二 | 自然科學新論   | 辛墾  |
| 七 | 西洋科學史       | 商務 | 十三 | 自然辯證法    | 神州  |

先說科學大綱，這部書在中國的自然科學著作中，可以算是比較完備而通俗的了。可惜還有一個缺點和一個害處。一個缺點是不用白話寫而用文言，這把通俗的效果減少了；至於它的害處，是著者也和大多數美國哲學家一樣，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毛病就是不問事實的真假，只要有實用的效果便承認下來。所以這著作的選擇內容便失去了嚴格的科學態度。例如靈魂學一科，本是荒誕無稽的，著者也把它加進科學大綱裏去了。如果讀者不明白這一點，就要受它的毒害。總之，在這部書裏，靈魂學和靈乩學的部分可以全部丟開不讀，如果讀者嫌這樣麻煩，那麼改讀少年自然科學叢書好了。因為這一部書用白話寫，讀起來比較省力一點。

其次關於天演論，這也是一部比較通俗的著作，然而也是因為譯者用拮屈贅牙的老古文譯出來，讀起來未免困難，所以不妨用進化淺說來代替。

此外的一些都不必多說。但自然辯證法和自然科學新論二書，也得提幾句。自然辯證法是四十年前的著作，自然科學新論則出版比較新近，後者大部分是根據前者著作的前

者比較沒有系統，而且都是四十年前的舊材料，所以單讀後者也就行了。不過後者有一點遺漏的地方，就是在前者所舉出的辯證法三大定律中，後者只採取了「矛盾統一律」和質量互變定律，而將否定之否定定律忽略了，這是它的一個缺點。如果有工夫的話，應用前者來參考的。

這十四劑藥品中有科學大綱，天演論，自然辯證法，可以省去，結果必需的藥品是十一劑，要全部修了，大致七個月至十個月的功夫就行，這要算是最低限度最經濟的程序了。

### (3) 政治經濟的閱讀方法

要研究政治經濟學，我覺得先要打破兩種偏見，對於這門科學須有個明瞭而正確的認識。

那兩種偏見是什麼呢？第一種偏見，以為政治經濟學太枯燥，常常在玩弄些統計數字，讀起來就要頭痛打盹，沒有看小說那末有興味。這是很不對的。記得有個大學者曾有一句名言說：「現在的世界是數字的世界。」意思是說，在今日，統計材料，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都有很完善的統計機關，每週，每月，每季，以至全年，全國生產

若干，出入口若干，物價是漲是跌，金融狀況如何等等，都有完善的統計，令人一目了然，事實上，一個統計表往往比一篇長文清楚而明瞭。而且統計數字可給人一個具體而明確的觀念。譬如我們常說美國很富，中國很貧。然而美國究竟富到什麼程度，中國究竟貧到怎樣程度，却很模糊。我們把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安立德氏所製的中美經濟狀況比較表一看，便可知道。就一些頂重要的經濟部門言，中國的鐵道，只及美國的百分之二·七；中國的煤炭產額，只及美國的百分之四·一；中國每口人鋼鐵的消費，只及美國的百分之〇·六；中國電廠的發電力，只及美國的百分之一·八；中國的對外貿易，只及美國的百分之一二·一；中國全國所有的汽車，只及美國的百分之〇·一而已。其他各項事業，中國更小得可憐。這時，我們腦中對於中美的貧富，是多末具體而清楚的了。所以，一個完善的統計表，有時是很有興味的。

第二種偏見，以為政治經濟學沒有哲學那樣重要，彷彿哲學是學問，政治經濟學不是學問似的。常常有人以研究哲學為榮耀，言下有鄙視研究經濟學之意。現在我國社會上的一般心理，也是如此：一個哲學家，很受人推崇；而一個經濟學家，則湮沒無聞。這也是很不對

的，哲學固然重要，但它只給我們宇宙觀，只給我們以認識世界的方法論，社會上有許多的問題，它却不能解釋。譬如拿目前的一個事實——白銀問題來說：記得在一九二九——三〇年銀價暴跌的時候，一般却以為於我國有害，紛紛討論羣謀補救之法；現在銀價上漲，豈不是剛合於初意了嗎？為什麼社會上却人心惶惶，都主張反對美國提高銀價政策呢？銀價跌落固然於我國有害，為什麼銀價上漲於我國也不利呢？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哲學無能為力，除非藉助於政治經濟學不可了。同時，我們知道，經濟結構是社會的下層基礎，凡政治、宗教、法律、藝術等體系都是建築在這個下層基礎上面的。經濟下層基礎一變動，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也隨之而或急或慢地崩潰了，這一公理，現在誰也不否認的。所以，要明瞭社會的上層建築物，須先洞悉它的下層基礎；要洞悉它的下層基礎，只有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因此可說，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一門最基本的學問。再舉一個例子說，譬如不懂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便不能了解目前國際形勢的趨勢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社會的不安。總之，惟有政治經濟學才能給我們說明現代社會的一切敵對和權取方式，才能探討它們的演進，才能證明它們的過渡性及它們轉變為他種方式的必然性。這，哲學是更不能

勝任的啊！

其次，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我以為首先應當弄清楚關於經濟學對象的問題，換一句話說，要弄清楚究竟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呢？

我們知道，古典派（代表者為亞丹·斯密，李嘉圖等）給政治經濟學所下的定義是研究財富的科學；現今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則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經濟。但是誰都曉得，所謂財富這一概念是很空洞的，是非科學的。它在各時代的內容，各各不同。譬如在自然經濟社會裏，所謂財富者，係指所保藏的能滿足人們消費的一切物品而言；凡穀倉，牲畜，工具及其他個人或社會使用的資源，都叫做財富。但在交換社會裏，「財富」概念又帶着寶物的性質。凡是有商品有金錢的人都稱為富者；這時你雖然沒有一座房屋，沒有一匹馬，也沒有存下糧食，更沒有其他消費品保存下來，但是你只要有錢在銀行裏，也一樣是個富翁，而且是個最富的。

「經濟」一詞，也籠統模糊，各人的解釋不同。索爾柴夫氏說得好：「凡科學名詞，須明瞭，精密，它的本質，我們可以準確而肯定地說出來，但「經濟」一詞，則離此太遠。假使我們

不加任何分析，而把「經濟」兩字作為確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基礎，竭力把一些作為理論經濟學對象的特定現象硬放在「經濟」這個字眼之下，那就糟糕了。這時會馬上發現，「經濟」一詞是一個非常不肯定和非常廣泛的概念，不能作為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好多現象，那可放在「經濟」這個概念之下。……總之，我們可得個結論說，「經濟」一概念絕不能使我們來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只有把它丟掉了。」

所以，不論財富也好，也不論「經濟」也好，都不能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在蘇聯，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問題，曾有過很長久而激烈的辯論。在這一辯論中，主要的意見，可分為兩派，一叫唯心派，其代表者為孟塞維克（少數派）魯濱和托洛斯基主義者；一叫機械派，其代表者為波格達諾夫，史切班諾夫及布哈林等。

唯心派認為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其理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盛行着交換，自發的市場法則作着支配地位，故須加以研究；而在其他沒有自發的市場交換的社會形態裏，人與人的關係，極其「簡單」，沒有可供經濟學研究的材料。同時，此派把生產力歸於自然現象以內，把生產關係歸於社會現象以內，因而主張政治經濟

學只應研究生產關係，而不應研究生產力。此派的錯誤，就在倒因為果，不知道交換是在生產的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換一句話說，交換是由生產決定的；同時，他們把生產關係只視作非物質的精神現象，據魯濱說，在其中「我們找不出一粒物質原子來。」

機械派認為生產力是「自然物」——工具，生產手段及人——的總和；生產關係是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配置，並且將人只視作一種「活的機械」；因而此派主張政治經濟學只應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並列地來研究。這派的錯誤是把人類社會和社會物質生產的特殊發展法則，歸納於比較簡單的自然法則；將研究社會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跟研究各個生產力要素（生產工具與手段）特徵的技術科學的對象看做一個東西了。

蘇聯學術界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自革命後開始，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告結束，上述兩派的意見，現在自然已經被肅清了。

然則，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人，不能吃風拉屁，須向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同時，我們更知道，人，不能離羣而索居，須聯合起來，才能組織生產，跟自然界作鬥



爭。所以，人們在其社會生活中，加入於一定的，與自己意志無關的生產關係中，這生產關係是跟他們物質生產力的某一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便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實在的基礎，一切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實在的基礎上面，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因此，我們可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在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分配過程中與人人之間所發生的這種生產關係。不過我們曉得，生產關係是在不斷地變動和發展着。因之，我們更再確當些說，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研究某一生產關係發生、發展及滅亡的特殊法則。

這兒還應當注意的，就是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之分。凡是研究一切經濟形態的根本特點及其發展、滅亡，與夫彼此遞變的，就叫做廣義政治經濟學；若單是研究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及滅亡法則的，就叫做狹義政治經濟學。

物理、化學、電學等等，須有完備的試驗室，才能談到研究；但政治經濟學則不然，它可隨時隨地來自修。起初可研讀數種基本的理論著作，先求得基本的知識，然後再去注意時事的經濟問題。因為你沒有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那實際的材料是無法運用的，更談不到

正確的分析了。開始讀理論的著作時，若感覺乏味，可聯合幾位朋友，先約定題目和參考書，限期看完，然後集合在一起來共同討論，各發表自己的心得，這時不但興味濃厚，而且所得的知識是很深刻的……

#### (4) 社會科學的閱讀方法

無論你說「天不管，地不管，」實在你一刻鐘也不能不「管天管地。」

「天」就是大自然，我們人類的住家是一個行星，是這大自然的一部份。我們這個骨肉做成的身體，也是大自然的一碎片。爲了自己的存在，就得時時刻刻繼續不斷的向自然吸收可供營養的物質。倘若有一天，這種物質的供給停止了，那就會沒有人類。我們既然都是人類的一份子，你就不能說不管它，譬如，近幾日來上海的氣候時涼時熱，你的身上也就不能不像在做戲一樣，一天到晚，脫了這件，穿上那件。你不能老背着一件藍布長衫。下雨，你出門就得穿雨衣，帶雨傘。打雷，你要用雙手掩耳朵。天旱，大水，你都得焦心。一週以來，全國差不多一半省份在鬧水患，哭聲不是震天地麼？這就是我們「靠天吃飯」的中國人，看了「自然」對我們供給的物質發生問題了，必然發出的慌張，這就足夠證明人和自然的關係了。

你那得不管呢？

不過，人類到底不完全是自然的奴隸，人是在一天天克服自然的。人力可以勝天，雖然覺得有些像說大話，但畢竟本是事實。而且，你得記住，你不能過於誇大自己，你不要以為我們能克服自然，自己就脫離了自然，不向它要東西吃了。變成了超空間的魔物，或者以為有一天，地球上會變成沒有陰晴風雨，及一切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自然現象了。說一句老實話，你無論怎樣乖，你把自然改變得使你的祖宗看了吐出舌頭來，但你仍是在這位慈母（自然）的懷抱中，你永遠是被許多自然現象包圍住，並且它要影響你的生活。不同的是，你越乖，你認識自然越多，你利用它的地方也越多，它也更多給些東西你吃，使你的生活更愜意。這也就叫做人類文化的進步。

是的，「天不管」既然知道是假話，現在低着頭來看看地下罷！「地不管」我懂得，這「地」不是指這塊死的土地而是指人間的事的意思。人間的事，就是指人與人的事，這裏包括個人與個人，一個社會層與一個社會層，一個民族與其他一個民族，這裏的關係多複雜啊！你真的可以「地不管」麼？

這更是說天大的謊。

你總要活。要活，就得與許多人打夥，你單獨一個人要想在這世界裏混，不僅現在不能夠，就是我們的祖先剛剛同猴表兄分家時，也就沒有過。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一向就是成羣成團的混，在一羣一團中，不管你野蠻與文明，人與人總得結着一個結子。這結子，用一個學術的名詞，就叫做經濟關係，這是一切人類的悲喜劇的基礎。因此，人與人彼此相互影響，管了自己也得管管別人。

譬如我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們是今日世界的一個小細胞，世界是我們的大家庭。但是我們同時又是在這太家庭中，一個小房分叫做中國的小子弟。在這小房分中，我們又被社會層圈入某一圈子內，在這圈子裏，又有什麼叫做職業和小家庭等等圈子，一個小一個，圈住自己。連環起來你才有生活，脫了連環你不要想活。你是生存在這連環中。

你說：「我沒多大野心，我只看見我的頭上套上的這一個小圈子。我從不好管閑事。每天，天一亮，打開眼睛，起床，吃早點，上公司，站櫃台，做買賣，一直忙到夜晚幾點打烊，回家，洗臉，喝茶，睡覺。天天是這一套，那能還有時間同別人發生關係，管人家鳥事。我還不是「地不管」

嗎？」

「沒有！我說你每天仍然同無數的人發生了關係，時時刻刻在「管人家的鳥事。」

「你不要把眼睛睜得這樣大，讓我還出理由來。」

「是的，先從你那一小圈子談起。你這小圈是一家洋人開的百貨商店。這公司組織非常嚴密，買賣的部門交關多，你被派定的貨櫃是買西裝配件，領帶袖扣之類的。這裏的人的組織也好比一個軍隊。你們是店員，在你們以下的有練習生，站門巡捕，茶房，以上的有高級的主任，華洋經理，還有沒有到過中國來過的白色大老闆。你在這小世界裏，即就人的構成部份說，這就是一伙，這中間就有一種雇傭關係，因為華洋老闆不同，也略帶一點民族的味兒。你在這小圈子內，即令你整天不開口，自問不管閑事，但經理佈告出裁人，減薪，延長工作時間；並且裁人名單內就有着你，你總不能不關心，反過來，你的同事們要求加薪，減少工作時間，反對白色主人的侮辱時，你總不能站着隔岸觀火，你能不入漩渦麼？」

「這還祇就小圈子說，其他一個大一個的大圈子內的事，還會像水波一樣一圈一圈打到你身上來。譬如拿你的公司生意不好說，自然使你們工錢減低，很多同事失業，但公司的

生意不好，是受上海金融恐慌和生意清淡的影響，上海的金融恐慌和生意清淡，一方面是中國農村破產，人民失了購買力，但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軍事的政治的侵略的結果。這一結果的造成，又得歸結到資本世界的沒落，世界經濟恐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進攻，帝國主義間的鬥爭，尤其直接影響的是美國收買白銀等，這些波浪，從遠遠的一直打到你的面前，最後它可以把你手中的那一個盛不滿飯的飯碗，嘩啦一聲打碎。你說，你不管它，這怎能令人相信。

自然，我知道你心中對自己的生存是非常關心的。至於影響到自己的生存的這複雜的關係，你未必都能看到，是老實話。

「不得活了！」這是今日的世界普遍的呼聲。尤其我們這類中國人的命運是如此。恐慌，焦急，惱怒，發癡，神經病，自殺是天天在報紙上可以看見的，你坐在公司裏，半天看不見一個主顧上門，你也不能不想到公司以外去，走出公司，你回到家裏，你總有些親戚朋友來往，他們總會供給你許多悲慘的新聞給你聽，使你夜裏睡不着覺。

展在你的眼前的奇怪的事就會像影片一樣，一幕一幕在開展。即令你是一個多麼簡

單的人，你也不自覺的變得在憂國憂家了。

你以爲我是在說閑話麼？請你先問問你自己。你真的是無憂無慮，閉着尊眼在過幸福的日子麼？

我知道，你一定會說：「不在內心何嘗能平靜呢；這個世界是太複雜，把我們的頭都弄得昏昏顛顛了，好像一個鄉下人到了先施公司，不知道看什麼好，因此，我們這些天天過呆板的生活的生意人，又有怎樣辦法呢？」

這句答話，我親自從許多人的口裏聽到！他們因爲生活忙，只與很少的人有接觸，就誤認爲自己與別人沒有什麼聯繫，他們不知道，這聯繫是建立在一個經濟的網上，你雖然可以不知不覺，但你却絕對不能離此而獨立生存。

這複雜的萬花鏡是什麼呢？是社會現象。人與人所造成的社會現象，比起自然來，不知要繁雜多少倍，它包圍着每一個個人。它的影響我們的生活，決定我們的生存更比自然現象要來得嚴重。

信不信由你，管不管却不由你。

不過請你不要發愁。不要以為你的腦子內裝不了這些雜貨，不要因為世界的繁複，就索性閉住雙眼，裝做不聞不問。我告訴你，自然現象雖然複雜，但並不是雜亂無序的，人類在悠久的生存抗爭中，在找食物充飢時已從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心理的諸多方面，漸漸的找了它一套自然界的「法律」，我們曉得原來自然間一切複雜的現象不過是某些自然法則的運動的形態，或交互的形態罷了，並沒有什麼神奇。同樣，在人與人間的關係上，所發生的社會現象，也不是無秩序的，這裏，困難的是不能在實驗室中去試驗，所以在這一方面一向就顯得有些神祕，但幸喜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人的本身也是物質，人與人間的關係也不能不通過物質的媒介，所以順着這種最基礎的經濟關係去發掘其他的關係，也就可以獲得一套社會的「法律」，對於許多認為神祕的現象，也就覺得平凡，不過是某些社會法則運動的形態，或交互的形態罷了。

那些埋頭在實驗室，把自然現象作為對象去研究自然界物質的相互關係或動作，尋出它的運動的法則，這就叫做自然科學，研究這門祕密的人就叫做自然科學家，這些人是真正能懂得「天」的人。



把社會現象作爲研究的對象，去研究社會裏人與人中間的相互關係及動作，尋出它的運動的法則，這就叫做社會科學，研究這種祕密的人就叫做社會科學家。這些人是真正能懂得「地」的人。

人類對自然頑皮，就是拿了這兩種工具做武器。但是要改造「天」，支配「天」，却非先改造「地」不可，因爲「天」的改造在目前「地」的狀態下，是受着絕大的限制的。至于說到我們這些小我呢？

我們小我當前要求的是生存，但是要個體的生存，就得同時或先求得更大的一個生存圈，即中國民族的生存不可。但要求中國民族的生存圈却不能不認識世界更大的生存圈。

如何來認識這無限交互的關係呢？如何去爭得大小的生存呢？這不僅要有勇氣去奮鬥，而必要有指引奮鬥的理論。

這就是社會科學知識。是的，在今日這一門知識已不是專家的知識了。他應是每一生存的奮鬥者的必需的常識。現在就從常識的見地，對於千千萬萬奮鬥者來談一談如何獲

得這一戰術吧，這就算是一個開始。

這一個社會的萬花鏡真是千奇百怪的。從這萬花鏡裏所看到的所謂「社會現象」的那東西，更會使你沒有比喻來形容它的複雜，我們說，世界上有一種叫做社會科學家的人，竟把這些連比喻都比不清的又不能拿到實驗室裏去試驗的東西，竟拿來研究，看出一個什麼社會科學系統來，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是的，如果我們祇把眼睛局限在個人生活這一小圈子內，那真好比「坐井觀天」一個老農他能體驗的社會就會祇是「竹籬茅舍」周圍數十里那一小塊天地，他所碰到的人物，就會是那「七長八短」的那幾個，他同別人發生的關係，就會祇是換工，買賣，借貸，婚嫁，等簡單純朴的幾件事，不要說，過去人類生活他們不能體驗到，就是同時代與他們個人的生活沒有密切關係的，也就不能親自體會或充分體會到。個人生活越簡單的人他的認識的範圍也越小，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更簡單，所以一個人的認識，如果祇憑他的經驗那是不足的。過於把「經驗」誇大，就認經驗是認識的唯一泉源的人，結果必然陷入非常的謬誤。

因此，我們常常看見，從個人經驗中產生的常識，並不見得一定合於真理。

一個人要擴大自己的認識並不是要每事都自己親自去經歷一遍，而是接受前人的經驗和同時代與自己生活部門沒有密切關聯的別人的生活經驗。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約莫有二十萬年，有史以來也已經有六七千年，人類在過去的悠久的年辰里，已經替我們積下了豐富的經驗。我們越與這些經驗發生接觸，才知道自己過去認為真理的經驗，實在有限得很自己的世界，確比坐井觀天。

歷史的演進增加了人類的經驗，同時擴大了認識的界限，擴大了世界。

世界大了，所呈現的社會現象自然也是「萬花撩亂」，但我們並不被它的複雜性，弄得自己發昏。

我們現在已不能憑自己一點薄弱的經驗來解釋每一社會現象了。

因為人類蓄積下來的經驗，並不是象目前我們的法院對於案子一樣，一號一號的列為檔案，推集在一間陰暗的檔案室裏，人類的經驗，是保存在人類活的生活鬥爭中，在生之掙扎中，人類一天天把謬誤的部份洗刷，淘汰，丟棄，把真實的部份一天天發展，光大。

所以我們對於每一社會現象的解釋，現在既不僅憑個人狹隘的經驗，也不從歷史的倉庫裏去查那些死的檔案，對於萬花撩亂的社會現象，並不看做是無秩序的，彼此不相關聯的。

反之，我們從偉大的生之掙扎裏，把一切過去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一束認識的巨火，開路的響導。

社會科學就是從這生之鬥爭中實踐地要求才發生成長出來的。並不是出了一個什麼聖靈怪物，由他一手創造成功的傑作。

社會科學家就把那萬花撩亂的社會現象，自然的按着社會生活天然的邏輯，把它分類。把那不能用比喻形容其複雜性的東西，弄得一目了然，無啥神奇。

把生產，分配這些屬於社會經濟現象的東西，歸到一類去。經過了很長的期間，無數人的腦力，好容易把這一壓糟的現象整理出了一個系統，找出了它的合法則性，弄清楚它的發生，成長，滅亡的發展的法則。這些東西越研究越豐富，慢慢的這一方面的研究就成立了政治經濟學。

把那本來是管理生產分配，管理人對於被管理人的行爲，被管理人的對於管理人的「回敬」的一些悲喜劇及戲劇的結構爲骨子，而外表現出的是什麼「天下大事」「神乎其神」的偉業，現在叫做政治的一切現象，又經過另一部份人的整理，也發覺一套這一方面的發生，成長，滅亡及進到另一前途的發展的法則，就成立了政治學。

把屬於過去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經過的史實的一切歷史現象，歸併成一個研究部門，成立了歷史學。

把屬於人類社會國家機構中那法律關係這些現象，歸併成一個研究部門，成立了法律學。

把屬於人類社會的一般的組織現象，歸併成一個研究部門，成立了社會學。

把屬於人類社會的思維方法，認識方法的一切現象，歸併成一個研究部門，成立了哲學和邏輯。

把屬於人類社會的行爲標準的一切現象，歸併爲一個研究部門，成立了倫理學。

把屬於人類社會中發生的問題，改造的意見或方案，和行動等等方面的現象，歸併成

幾個研究部門，成立了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社會主義等。

以外，歸併成立的研究系統的門類還多得很，社會科學的門類開列出來可以成一單，但我却要在這裏帶住。因為主要的幾個系統已經指出了，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作為常識的看法，已儘夠了。

但是，這些部門中，又被人分為無數的小部門，却不可不再提幾句，譬如政治經濟學中，研究一般原理原則的有經濟原論；研究各種特殊經濟現象的有經濟各論；研究經濟思想史實的有經濟思想史；研究各國經濟發展史實的有各國經濟發展史，以外就是在這一部門中還可細分為無數的研究單位，其他門類自然也是一樣。這樣一來，不怕什麼社會現象的繁雜，我們不愁沒有法子處理它，解釋它。

是的，我們今日對於一切社會現象真可說一句大話「不愁沒有法子」解釋，這法子就是由以上的分門別類而綜合構成的社會科學。

這裏我知道，也會有人出來埋怨，說：「法子雖然是有，可是這「法子」也太繁雜了，光祇說一點常識的分門別類，已把我們的腦子弄昏了。我們那有時間精力在認識社會的

「法子」方面去費這大力氣呢！」

不錯；但不要忙。

社會科學研究的部門雖然很繁，乍看起來，真是成了一個學問的海，像非專門家是不容易問津的，我們這些在百忙中「拾荒」的人，不免要像叫化子到了果食店，不過白流一頓口水罷了。

然而，也並不如此。這疑問也馬上可以打破的。社會科學構成的全體，雖然龐大可觀，我們今日的生活條件雖然還不夠使我們有高深的研究，但不是說我們只能流口水。

社會科學內容的豐富，是因為社會內容的豐富，社會現象的繁雜，分門別類的多，正是因為要使研究的便利，使一般人都安易問津。

分門別類雖然表示着某一部門變為獨立的科學了；但不是說它與同一科學內其他部門就沒有聯繫了。恰恰相反，它的獨立只是相對的。我們對於這許多部門雖然不見得能夠門門深造，却不可不涉獵它的全體，知道一個全貌。

我們和研究方面，對於某些社會法則雖然應該專門看重某一部門，但是對於了解整

個社會，或某一社會現象，却不能只應用一部門的知識，因此，就不能不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常常是甲一部門的研究，是成爲乙一部門的研究的條件。因爲這些部門是按着社會發展的天然的邏輯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由這研究的細分造成的研究網，也是合於這一邏輯的，它的經緯，也是十分明白。

因爲人類社會既然是由勞動的結合，那末社會內人與人間的關係，最基本的自然是經濟的關係。研究這種經濟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部門中，自然就成了最根本的部門了。

這是一個首先要把握住的環子。

其他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風俗，藝術，哲學，科學通常稱它們是「上部構造」，因爲它們總是反映某種經濟關係的產物，什麼樣的社會的社會經濟基礎，這上面的「構造」，照例它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建築物。因此，在研究各部門中，我們敢說，正確的把握住經濟方面的知識，是研究一切的前提。

這裏就是流俗的學者與科學的研究家的分水界。



自然這不能解作研究經濟學就可不注意其他的部門，更不是說經濟學在各部門中比什麼都貴重，其餘就不值什麼。完全相反，就是要澈底研究經濟這一部門，也非得同時對其他部門有些研究不可！尤其對政治，法律，邏輯等有相當知識不可，不然你也依然不能了解什麼。

這些部門的關係以及研究的聯繫就是如此的。

那末，我們這些知識上「拾荒」的孫子，知道了上面簡單描畫出的社會科學的發生，以及它的範圍的輪廓是雖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說，就有社會科學的概念了。更不能說，有了這一點旅行指南，就可以知道方向或照走不錯了。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王麻子的剪刀店，到處都有冒牌。社會科學也有不同的牌子的，知道了它的研究範圍以後，還得進一步，認明什麼商標為記的牌子，才可以買到真貨。

要辨別王麻子的剪刀的真偽，都要有三分眼力，不假，要揭破社會科學的冒牌，那總要比看剪刀的鐵色為難。我們看了一個光頭，總容易聯想到他也會唸經，所以以上我們雖然摸到它一點範圍了，但那還不夠，我們不能在海一般寬大的系統內翻筋斗。

社會科學的牌子的識別法，要記清下面這一個「門檻」。我們要知道社會科學雖然  
是人類運用他們的思維去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然而和其他一切學問一樣，前面已經說  
過，社會科學並不是人類憑空創造出來的，而祇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加添了一點理論的整  
理，它要受社會的存在限制，為社會的存在所規定。這一點，首先交代後，就可以想到社會現  
象雖被千萬人所研究，社會科學牌子的雜，並不像人的面孔一樣，各人有一張的。

人這東西雖然會造假貨，但在思維方面却不容易裝假。你是與某些人同過的某種社  
會生活，你的思維方面就不知不覺的蓋上了某一個生活圈子的印子，你對於人世看法自  
然與自己的生活成一致。你是另一種生活圈子內的人，你自然會接受另一種思想，另一套  
對世界的看法。「婢學夫人」是有點露馬腳的。

人類社會這東西自有史以來六七千年，社會生活就有了分裂。一部份人不大勞動，坐  
享別人勞作的結果；一部份人，終生勞動，將自己的勞作的結果呈獻別人去享用。這種現象，  
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古代有奴隸和自由民，中世有農奴和領主，職工和東家，現代  
有所謂有產者，無產者之分，這些不同的社會生活羣體，他們被生活的利害造成了他們生

活的成見，永遠雙方紅着眼睛相見，各有各的看法，永遠不會調和和相讓的。

社會現象本來就是由這些生活不同的角色扮出來的紅臉對白臉的戲目。但同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却因人們站的方向不同，所以對於每一現象的解釋也就各有各的說法。然而真理却只有一個，在各種拾槓中，必有一個是虛假。

真的方面，應該是忠實的做到發現社會現象的本質；發現社會現象的因果法則，發現它的發生，成長，與滅亡不斷運動的法則；發現真理。

假的方面必然與這相反，它一定裝腔作調的，辯護現狀的利益，掩蓋醜惡，以研究現象表面為滿足，不願追求本質，更不敢去發現因果法則，他治意的是靜止，是隱藏真實。

這兩方面的人，實在生活上本來是針鋒相對的，因此在理論方面，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就造出不同的兩套。

一套是維持現狀，鞏固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它帶着宗教的經典的性質；一套則為打破現狀，認識真理，解放自己，帶着戰術的性質。

因此，同一社會科學名義下，有兩種不同內容的東西出現。

拿幾個例子來說罷，譬如在書坊的架子上，我們看到許多經濟學原論的書陳列着。打開一本來看，它裏面是用了什麼消費，生產，交換等篇章，去說明現社會的經濟現象。另一本，則目錄變為商品貨幣，資本生產進程，資本流通進程，資本的總進程，這樣去說明現社會的經濟現象。這兩本書，就是站在兩種不同的立場寫的。一種是分析表面，誇大現象，歪曲現實，一種是在分析現象，發現現象的本質，尋求資本主義經濟的動律。我們到四馬路各書店去，就可以看見李權時的經濟學原論與拉比士多政治經濟學大綱擺在一個玻璃櫃內。

社會學，政治學所有一切社會科學都會有兩種；有內容完全不同的兩種。

不過，在目前的社會內，一切東西都給與有財產的人所獨占了。在中國又幾乎一切東西都給帝國主義者所獨佔了。所以在市面上社會科學書籍這東西，實在劣貨多過真貨，不像王麻子被人冒牌，王麻子到底是第一家，知道的人多，貨色本來就走遍天下的。新的社會科學，是後來居上，真像一顆珠子落到萬顆魚目內。

是的，真偽標準的來源，我雖能還它一個三清四白了。但是今日的劣貨也常會冒別人的商標的，冒得挺像的，在哲學方面不是現在有些文化奸商正拿什麼物質論，什麼高而新

的方法做幌子在那裏招搖惑衆嗎？

我們有了標準，自然就增強了我們的鑑別力，但是我們應如何去鍛鍊鑑別力呢？

第一，我們看一本社會科學書，無論是概論原論，或某一門類，我們讀一篇文章，無論是社論，短評，專論，演說，或者我們聽一個人說話，我們先要看它的內容是否有鐵一般的事實做根據，如果它不顧事實，雖然他無心作偽，也必落得作偽無疑。根據事實，如果不能用正確的科學方法，那也還不能得着正確的結論，所以鐵的事實必與動的邏輯結合，才能發揮認識的真的力量，才能正確的解答各種問題。我們曉得，在理論上作偽的人第一就是不顧事實，不敢看事實，其次就是怕看實踐的發展，不敢用動的邏輯。譬如現在各野心國家的愛國主義者，他要造一套愛國的理論，無論他說得如何高明，總經不起國內事實的打擊。意大利的侵阿是振振有辭了，但那只能騙騙受了黑衣黨麻醉的少數落後份子，愛國主義還是不能不與屠刀相結合，就因為它完全是謊言了。

第二，就是看一本書或文章或聽一個人說話，我們要看它的內容是否能夠毫不隱諱的暴露現實。暴露現實，把一切醜惡真相揭穿出來，對於有意欺瞞的人是辦不到的。因為

自己或羣體是造成現實的主要角色，揭穿真相，同時就是坍自己的台。一個虧空了的商店，他要倒人家的賬時，總是隱藏真相，說自己尚有法子可以支持，決不肯說，「我不能維持了！」但是拿這個去檢查人們的言論，去鑑別書籍的真偽，那倒是再好沒有的法子了。富有改造現實精神的人，則不然。他要改造現實，就先生要知道現實，敢於面見現實，所以他怕的是知道得不清，還有什麼沒有發現。他不怕見太陽，一切都要在陽光之下進行。

第三，就是看一本書，或文章或聽一個人說話，我們要看它的內容的立場是否是爲社會發展的利益而說話，是否爲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說話。一本書，一篇演說，一篇議論，如果他只看見自己，看不見自己以外還有社會，還有無數的人，而祇爲自己的利益說話，卽令他的話說得天花亂墜，那有什麼價值。那些話都是假話，謊話，騙人的話。富有改造現實精神的人，他看見的是發展，是多數人的力量，個人的利益是包含在大衆全體以內。所以他所說的話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不僅是只爲了自己個人或羣體的少數。這一點也最不過別人的呀！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王麻子剪刀總還是王麻子的剪刀。冒着王麻子之名而混進市場

中的一切劣貨，雖能欺得一些沒有經驗的顧客，但欺騙的買賣是做不長久的。何況是學問呢？

在作為顧客走進市場前，我們希望每一個人是有一點市場上的常識。

## 怎樣閱讀文學書

### (1) 文藝的鑑賞方法

文藝鑑賞並不是一樁特別了不起的事情，只有讀書人或者文學家才配做的事情。

兒童唱着「啲呀啲呀踏水車。水車溝裏一條蛇，游來游去捉蝦蟆。蝦蟆躲」（原音作

「伴」，意義和「躲」相當，可是寫不出這個字來）在青草裏。青草開花結牡丹。牡丹娘子

要嫁人，石榴姊妹做媒人。桃花園裏鋪「行隊」（女子出嫁時的嫁裝），梅花園裏結成親。

……」同時彷彿看見春天的郊野景物，一切都活潑而有生趣：水車轉動了，蛇游來游去了，

青草開花了，牡丹做新娘子了。因而自己也覺得活潑而有生趣，蹦蹦跳跳，宛如郊野中一匹

快樂的小綿羊，這就是文藝鑑賞的初步。又如：「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

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如果是獨居家中的婦人，孤棲在外的男子，感動當然更深。回

想同居的歡樂，更見離別的難堪，雖然頭頂上不一定有彎彎的月兒，總不免簌簌地掉下淚

來。這些人的感動，也可以說是從文藝鑑賞而來的。



這就可見文藝鑑賞是誰都有份的。

但是要知道，文藝鑑賞不只是這麼一回事。

文藝中間講到一些事物，我們因這些事物而起了感動，感動以外，不再有別的什麼：這樣，我們僅處於被動的地位而已。

我們更要處於主動的地位，對文藝加以研究和考察。牠爲什麼能夠感動我們呢？同樣講到這些事物，如果說法變更一下，是不是也能夠感動我們呢？這等問題就涉及了藝術的範圍。而文藝鑑賞正應該涉及藝術的範圍。

在電影場中，往往有一些人爲着電影中生離死別的場面而流淚。但是在另外一些人，覺得這些場面只是全部情節中的一片段，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反而對於某景物的一個「特寫」某角色的一個小動作點頭讚賞不已。

這兩種人中，顯然是後一種人的鑑賞程度比較高。前一種人太被動了，太着眼於事物了，看到生離死別，設身處地去想，就禁不住掉下眼淚來。後一種人却着眼於藝術，他們看出了一個「特寫」一個小動作對於全部電影所加增的效果。

再就看電影來說。有一些人看電影，希望電影把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譬如劇中某角色去訪朋友，必須看見他從家中出來的一景，再看見他在路上步行或是乘人力車的一景，再看見他走進朋友家中去的一景，然後滿意。如果看見前一景那個角色在自己家裏，後一景却和朋友面對面談話了，他們就要問：「他門也不會出，怎麼一會兒就在朋友家中了？」

像這樣不預備動一動天君的人，當然談不到什麼鑑賞。

還有，當散場的時候，往往有人說那影片好極了，或者說，緊張極了，巧妙極了，可愛極了，有趣極了——總之是一些形容詞語。反過來，那就說那影片不好，或者說，一點不緊張，一點不機警，沒有什麼可愛，沒有什麼趣味——也還是一些形容詞語。

像這樣只能夠說一些形容詞語的人，他們的鑑賞程度也有限得很。

文藝鑑賞並不是攤開了兩隻手，專等文藝給我們一些什麼。也不是單憑一時的印象，給文藝加上一些形容詞語。

文藝中間講到一些事物，我們就得問：作者爲什麼要講到這些事物？文藝中間描寫風景，表達情感，我們就得問：作者這樣描寫和表達是不是最爲有效的？我們不但說了個「好」

就算，更要說得出好在那裏，不但說了個「不好」就算，更要說得出不好在那裏。這樣才夠得上稱爲文藝鑑賞。這樣，從好的文藝方面得到的感動，自然更見深切。而文藝方面如果有什麼不完美處所，也會檢察出來，不至於一味「照單全收」。

魯迅的那篇孔乙己，現在小學高級和初級中學都選作國語教材，讀過的人很多了。匆匆讀過的人說：「這樣一個偷東西被打折了腿的癩三，寫他有什麼意思呢！」但在有耐心去鑑賞的人，有的說：「孔乙己說回字有四樣寫法，如果作者更讓孔乙己把四樣寫法寫出，那就索然無味了。」有的說：「這一篇寫孔乙己，雖然頹唐下流，却處處要面子，處處顯示出他所受的教育給與他的影響，絕不同於一般的癩三，這是這一篇的出色處。」更有一個深體會了世味的中年人說：「這一篇中，我以爲最妙的文字是『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這個話傳達出無可奈何的寂寞之感。這種寂寞之感不只屬於這一篇中的酒店小夥計，也普遍於一般人。」也便這麼過，「誰能跳出這寂寞的網羅呢！」

可見文藝鑑賞猶如採鑛，你不动手，自然一無所得，只要你動手去採，隨時會發見一些

## 晶瑩的寶石。

這些晶瑩的寶石豈但給你一點賞美的興趣，並將擴大你的眼光，充實你的經驗，使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往更深更高的方面發展。

好的文藝值得一回又一回地閱讀，其原由在此。否則明明知道那文藝中間講到一些什麼事物了，爲什麼再要加以復習？

另外有一類也稱爲文藝的東西，粗略地閱讀似乎也頗有趣味。如說一個人爲了有個冤家，想要報讎，往深山去訪尋神仙。神仙訪到了，拜求收爲徒弟，從他修習劍術。結果劍術練成，只要念念有辭，劍頭就放出兩道白光，能取人頭於數十里之外。於是辭別師父，下山找那冤家，可巧那冤家住在一起的客店裏。三更時分，人不知，鬼不覺，劍頭的白光不必放到數十里那麼長，僅僅通過了幾道牆壁，就把那冤家的頭取來，藏在作爲行李的空皮箱裏。深讎既報，這個人不由得仰天大笑。——我們知道現在有一部分少年很歡喜閱讀這一類東西。

如果閱讀時候動一動天君，就覺察這只是一串因襲的浮淺的幻想。除了荒誕的傳說，世間那裏有什麼神仙？除了本身閃爍着寒光，劍頭那裏會放出兩道白光？結下讎恨，專意取

冤家的頭，其人的性格何等暴戾？深山裏住着神仙，客店裏失去頭顱，這樣的人世何等荒唐？這中間沒有真切的人生經驗，沒有高超的思想、情感、意志作爲骨子。認爲一派胡言，也並不算過分。這樣想着的時候，不再認這一類東西是文藝，不再覺得這一類東西有什麼趣味。閱讀了一回，就呼上當不止了，誰高興再去上第二回的當！

可見閱讀任何東西不可馬虎，必須認真。認真閱讀的結果，不但隨時會發見晶瑩的寶石，也隨時會發見粗劣的瓦礫。於是收取那些值得取的，排除那些無足取的，自己才會漸漸地長育起來。

取着走馬看花的態度的，決談不到文藝鑑賞。純處於被動的地位的，也談不到文藝鑑賞。

要認真閱讀。一壁閱讀，一壁加以研究和考察。這才可以走上文藝鑑賞的途徑。

在原始社會裏，文字還沒有創造出來，却先有了歌謠一類的東西。歌謠一類的東西就是文藝。

文字創造出來以後，人就用着牠把所見、所聞、所想、所感的一切記錄下來。如果唱出了

一首歌謠，不但在口頭唱唱就完事，還要刻呀，漆呀把牠保留在什麼東西上（指使用紙和筆以前的時代而言。）這樣，文藝和文字就併了家。

後來紙和筆普遍地使用了，而且發明了印刷術。凡是需要記錄下來的東西，要多少份就可以有多少份。於是所謂文藝的創作，從外表說，就是寫下許多文字來的一件事情。所謂文藝這樣東西，從外表說，就是一篇稿字或者一部書籍，就是許多文字的集合體。

當然，現在還有許多文旨在唱着不被記錄下來的歌謠，像原始社會裏的人一樣。但是，只要把牠記錄下來，也就是文字的集合體了。況且文藝的門類很多，不只歌謠一種。古今來屬於各種門類的文藝，我們所接觸到的，可以說，沒有一種不是文字的集合體。

文字是一道橋梁。這邊的橋墩站着讀者，那邊的橋墩站着作者。通過了這一道橋梁，讀者才和作者會面。不但會面，並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

先就作者的方面說。文藝的創作決不是隨便取許多文字來集合在一起。如果這樣做，那只是一件毫無意識的事情罷了。

在着手創作以前，作者對於人生必然先有所見或者有所感。他把這所見、所感的寫出

來，不預備作抽象的分析，而要作具體的描寫，不預備作刻板的記載，而要作想像的安排。所以，他不寫普通的論說文、記敘文而寫文藝。

到動手寫的時候，他不但選擇那些最適當的文字，讓牠們集合起來。他還要審查那些寫了下來文字，看其中有沒有應當修改或是增減的。

總之，作者所希冀的是——寫下來的文字正好傳達出他的所見、所感。

現在說到讀者的方面。讀者看到的是寫在紙面或者印在紙面的文字，但看到文字並不是他的目的。他要通過了文字去接觸作者的所見、所感。

如果不識文字，那自然不必說了，即使識了文字，而僅能按照字面解釋，也無從接觸作者的所見、所感。王維的一首詩中有兩句道：

大漠孤煙直，

長河落日圓。

大家認為佳句。如果單就字面解釋，大漠上一縷的煙筆直，長河背後一輪落日圓的，這有什麼意思呢？或者再作疑問：大漠上也許有幾處地方聚集着人，難道不會有幾縷的炊

煙嗎？假使起了風，煙不就曲折了嗎？落日固然是圓的，難道朝陽就不圓嗎？這樣地問着，似乎是在研究、在考察，可是也不會領會這兩句的意思。

要領會這兩句，得張開眼睛來看。看到的只是十個文字呀。不錯，我該說得清楚一點：在想像中張開眼睛來，看這十個文字所構成的一幅圖畫。這幅圖畫簡單得很，景物只選四樣，大漠、長河、孤煙、落日，傳出北方曠遠荒涼的印象。給「孤煙」加上個「直」字，見得沒有一絲的風，當然也沒有一絲的風聲，於是更來了個靜寂的印象。給「落日」加上個「圓」字，並不是說惟有「落日」才「圓」，乃是說「落日」挂在地平線上的時候才被見得「圓」。圓圓的一輪「落日」不聲不響地襯托在「長河」的背後，這又是多麼靜寂的境界啊。一個「直」，一個「圓」，在圖畫方面說起來，都是最簡單的線條和那曠遠荒涼的大漠、長河、孤煙、落日正相配合，構成通體的一致。

像這樣驅遣着想像來看，這一幅圖畫就顯現在眼前了。同時也就接觸了作者的意境。讀者也許是到過北方的，本來覺得北方的景物曠遠、荒涼、靜寂，使人悵然凝望。現在讀到這兩句，領會着作者的意境，宛如聽一個朋友說着自己也正要說的話，這是一種愉快。讀者也



許並不曾到過北方，不知道北方的景物是怎麼樣的。但是讀到這兩句，領會着作者的意境，想像中的眼界就因而擴大了一圈，並且想想這意境很美，也是一種愉快。假如死認着文字而不能從文字看出一幅圖畫來，這種愉快就感受不到了。

上面說的不過是一個例子。我並不是說所有文藝作品都要看作一幅圖畫，才能夠鑑賞。這一點必須弄清楚。

現在再來看一些詩句。這是從高爾基的海裏摘錄出來的。

白濛濛的海面上，風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中間，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

.....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在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夠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壞了。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

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着白沫的海面上飛掠着。

……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者叫  
了：

——讓暴風雨來得利害些吧！

如果單就字面解釋，這些詩句說了一些鳥兒在暴風雨之前各自不同的情況，這有什麼意思呢？或者再作疑問：當暴風雨將要到來的時候，人憂懼着生產方面的損失以及人事方面的阻障，不是更感到不安嗎？爲什麼拋開了人不說，卻去說一些無關緊要的鳥兒？這樣地問着，似乎是在研究，在考察，可是也不會領會這首詩的意思。

要領會這首詩，得在想像中生出一對翅膀來，同時展開了這對翅膀，跟着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當兒，就彷彿看見了聚在空中的陰雲，抽掣

耀眼的閃電，以及堆山噴雪的波浪，就彷彿聽見了奔騰空中的風聲，以及洶湧衝擊的海嘯。同時更彷彿體會到在一場暴風雨之後，天地將級洗刷得格外清明，那時候在那格外清明的天地之間飛翔，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快適。「暴風雨有什麼可怕呢！迎上前去吧！教暴風雨快些來吧！讓格外清明的天地快些出現吧！」這樣的心情自然萌生出來了。回頭來看看海鷗、潛水鳥、企鵝那些東西，牠們苟安怕事，只想躲避暴風雨，無異於不願看見格外清明的天地。於是禁不住激昂地叫道：「讓暴風雨來得利害些吧！」

像這樣驅遣着想像來看，這才接觸了作者的意境。那意境是什麼呢？就是不避「生活的戰鬥」。惟有迎上前去，才夠得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讀者也許是海鷗、潛水鳥、企鵝似的人物，現在接觸了作者的意境，感到了海燕的快樂，因而改取海燕的態度，這是一種受用。讀者也許本來就是海燕似的人物，現在接觸了作者的意境，彷彿聽見了同伴的高興的歌唱，因而把自己的態度把握得更其堅定一點，這也是一種受用。假如死認着文字而不能從文字領會作者的意境，這種受用就無從得到了。

我們鑑賞文藝，最大目的無非是接受美感的經驗，得到人生的受用。要達到這目的，不

能夠拘拘於文字，必須通過了文字，驅遣我們的想像。

上一回說過，要鑑賞文藝，必須通過了文字，驅遣我們的想像。這意思就是；文藝作品往往不是傾筐倒篋說的，說出來的只是一部分罷了，還有一部分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沒有說出來，必須驅遣我們的想像，才可以領會牠。如果拘於有迹象的文字，而拋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夠鑑賞一半；有時連一半也鑑賞不到，因為那沒有說出來的一部分反而是極關重要的一部分的緣故。

這一回不說「言外」而說「言內」。什麼叫做「言內」呢？就是語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義和情味。鑑賞文藝的人如果對於語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義和情味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寶山空手回」，結果將一無所得。

審慎的作家寫他的作品，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句都不肯隨便，一字都不肯馬虎。這爲什麼？無非要找到一些語言、文字意義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貼合的，使他的作品真能表達他的旨趣。我們固然不能說，所有的文藝作品，其語言、文字都和作者的旨趣相貼合；可是我們可以說，凡是出色的文藝作品，其語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貼合的。

## 符號。

作者的努力既是從旨趣到符號，讀者的努力自然正相反背，是從符號到旨趣。讀者若不能透切地了解語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義和情味，那就只看見死板板的徒有迹象的符號，怎麼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

所以，文藝鑑賞還得從語言、文字的透切地了解人手。這看似淺近，卻是最基本的。基本沒有弄好，任何高妙的話都談不到。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從來傳為美談，因而很有效學他的。我又知道有一些少年看書，遇見不很了了的處所，就一眼帶過；他們自以為有一宗可靠的經驗，只要多遇見幾回，不很了了的自然就會了了了。其實陶淵明的「讀書不求甚解」是不是胡亂閱讀的意思，原有問題；至於把不很了了的處所一眼帶過，這如果成了習慣，將永遠不能夠從閱讀得到多大益處，因為這樣閱讀，猶如囫圇吞棗東西，不會辨出真滋味來。文藝作品比較尋常讀物又不同，那是非辨出真滋味來不可的，尤其不可馬虎過去。讀者必須把捉住語言、文字的意義和情味，才有辨出真滋味來——也就是接近作者的旨趣的希望。

要了解語言、文字，通作的辦法是翻查字典和辭典，這是不錯的。但是現在的少年彷彿有這樣一種見解：翻查字典和辭典只是國文課內預習時候的事情，在其他功課內就用不到了，自動地閱讀文藝作品的時候當然更無需了。這種見解不免錯誤。弄到這樣錯誤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其一，除了國文教師以外，所有輔導少年的人都不曾督促少年去利用字典和辭典。其二，現在還沒有一種比較完美的字典和辭典，便於少年翻查的。話雖然這麼說，但從原則上說來，無論什麼人都該把字典和辭典作爲終身伴侶，以便隨時解決語言、文字的疑難。在比較完美的字典和辭典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只好利用那些不很完美的，因爲能利用總比不利用好。

不過字典和辭典的解釋，無非取比照的或是說明的辦法，究竟和原字、原辭不會十分貼合。例如「躊躇」解作「猶豫」就是比照的辦法；「情操」解作「最複雜的感情」其發作由於精神的作用，就是愛美和尊重真理的感情，「就是說明的辦法。在完全不了解什麼叫做「躊躇」和「情操」的人，看了這樣解釋，自然能有所了解。但是在文章中間，該用「躊躇」的處所不能換上「猶豫」，該用「情操」的處所也不能把說明的解釋語作爲替代，

可見從意義上、情味上說，原字、原辭和字典、辭典的解釋必然有多少的距離。

不了解一個字、一個辭的意義和情味，單靠翻查字典和辭典是不夠的。必須在日常生  
活中隨時留意，得到真實的經驗，對於語言、文字才会有正確豐富的了解力。換句話說，對於  
語言、文字才会有靈敏的感覺。這種感覺通常叫做「語感」。

在語感銳敏的人的心裏，「赤」不但解作紅色，「夜」不但解作晝的反對吧。「田園」  
不但解作種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見了「新綠」二字，就會感到希望、  
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氣概等等說不盡的旨趣，見了「落葉」二字，就會感到無常、寂寥等等  
說不盡的意味吧。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學也在此。

像這一篇話裏所提及的例子，如果單靠翻查字典，就得不到什麼深切的語感。惟有從  
生活方面去體驗，把生活所得的一點一點積聚起來，積聚得越多，了解越見深切。直到自己  
的語感和作者不相上下，那時候去鑑賞作者的作品，才真能夠接近作者的旨趣了。

譬如作者在作品中間描寫一個人從事勞動，末了說那個人「感到了健康的疲倦，」  
這是很生動很實感的說法。但在語感欠銳敏的人就不覺得這樣說法的有味，他想：「疲倦

就疲倦了，爲什麼加上「健康的」？這個形容詞呢？難道疲倦還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分別嗎？另外一個讀者卻不然了，他自己有過勞動的經驗，覺得勞動以後的疲倦確然和一味懶散所感到的疲倦不同；一是發皇的、興奮的，一是萎縮的、萎靡的，前者雖然疲倦還有快感，後者卻使四肢百骸都像銷融了去那樣地不舒服，現在看見作者寫着「健康的疲倦」不由得拍手稱賞，以爲「健康的」這個形容詞真有分寸，真不可少，這當兒的疲倦必須稱爲「健康的疲倦」才傳達出那個人的實感，才引得起讀者的親切之感。

這另外一個讀者自然是語感銳敏的人了。他的語感爲什麼會銳敏？就在于他有深切的生活經驗，他知道同一稱爲疲倦的有着性質上的差別，他知道勞動以後的疲倦怎樣適合於「健康的」這個形容詞。

看了上面的例子，可見要求語感的銳敏，不能單從語言、文字上去揣摩，而當把生活經驗聯繫到語言、文字上去。一個人即使不預備鑑賞文藝，也得訓練他的語感，因爲這於治事接物都有用處。而爲鑑賞文藝，訓練語感尤其是基本的準備。有了這種準備，才可以通過文字的橋梁，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



鑑賞文藝，要和作者的心情相會合，要通過了作者的文字去認識世界，體會人生，當然靠着讀者自己的努力。但是有時候也不妨聽聽別人的話。別人鑑賞以後的「心得」，不一定就可以轉變為我的「心得」；也許牠根本不成為「心得」，而只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可是只要抱着參考的態度，聽聽別人的話，總不會有什麼害處。因為抱着參考的態度，那末，採取不採取，信從不信從，權柄還是在自己手裏；即使別人的話只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我不妨把牠攔在一旁；而別人有幾句話搔着癢處的時候，我就從此得到了啓發，好比開了一雙閉着的眼睛，望出去可以看見許多新鮮的事物。閱讀文藝的人應該同時閱讀批評文字，其理由就在此。

批評文字有各式各樣。或者就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加以讚美或指摘；或者離開了作品，抒寫自己被作品所引起的感想；或者說明當前的作品應該怎麼看法。或者推論這樣的作品對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站在一個文藝閱讀者的地位，這些批評文字都應該看看。我們並不承認所有的批評文字都有價值；但看着牠們，就像同許多朋友一起在那裏鑑賞文藝一樣，比較獨個兒去摸索，總之多得到一點切磋琢磨的益處和觸類旁通的機會。

就文藝閱讀者這方面說，最需要的批評文字是切切實實按照着作品說話的那一種。作品好，好在那裏；不好，不好在那裏；應該怎麼看法，爲什麼？對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爲什麼？這樣明白地說明裏，當然適於作爲參考的材料。

有一些批評文字卻只使用着形容詞，如「美麗」、「雄壯」之類；或者是集合着若干形容詞語，如「光彩煥發，使人目眩」、「劃時代的，出類拔萃的」之類。對於詩歌方面，這樣的批評似乎尤其常見。從前人論詞（從廣義說，詞也是詩歌）往往說蘇、辛、豪放、周、姜、蘊藉，就是一個例子。這只是讀了這四家的詞所得的印象而已；爲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所得的印象，才選用了「豪放」和「蘊藉」兩個形容詞。「豪放」和「蘊藉」雖然可以從辭典中查出牠們的意義來，但各人對於這兩個形容詞的體會未必完全相同，在範圍上，在情味上，多少有廣狹、輕重的差別。所以，批評家所說的「豪放」和「蘊藉」不就是讀者意念中的「豪放」和「蘊藉」；讀者從這種形容詞所能得到的幫助很少，要有真切的印象，還得自己去閱讀作品。其次，說某人的作品怎樣，大抵只是扼要而言，並不足以包括淨盡。在批評家，選用了幾個形容詞，集合了幾個形容詞語，來批評某家的作品，固然是他的自由；可是讀

者不能夠以此自限，如果以此自限，對於某家的作品的領會就得打折扣了。

閱讀了一篇作品，覺得淡然無味；甚至發生疑問，作者爲什麼要採集這些材料，寫成這篇文章呢？這是讀者常有的經驗。這當兒，我們不應該就此武斷地說，這是一篇要不得的作品，沒有道理的作品。我們應該虛心地想，也許是沒有把牠看懂吧。於是去聽聽別人的話，聽了別人的話，再去看看作品，却覺得意味深長了；這些材料確然值得採集，這篇文章確然值得寫作；這也是讀者常有的經驗。

譬如日本國木田獨步的一篇疲勞。這篇小說很短，不過兩千字光景，但大家認爲國木田獨步的佳作。牠的內容大略如下：

篇中的主人公叫做大森。所敘述的時間是五月中旬某一天的午後二時到四時半光景。地點是在一家叫做大來館的旅館裏。譬之於戲劇，這篇小說可以分爲兩場：前一場是大森和他的客人田浦在房間裏談話；後一場是大森出去了一趟回到房間裏之後的情形。

在前一場中，侍女阿清拿了來客中西的名片進來報告說，遵照大森的囑咐，帳房已經把人不在此館裏的話回復那來客了。大森和田浦正要同中西接洽事情，聽說已經把他回復

了覺得躊躇起來。兩個人於是商量把中西叫來；又談到對付中西的困難，遷就他不好，對他太像煞有介事也不好。最後決定送信到中西的旅館去，約他明天清早到這裏來。大森又準備停會兒先出去會一會與事情有關的駿河臺那個角色；當夜更要把叫做澤田的人叫來，教他把「樣本的說明順序」預備妥當，以便對付中西。

在後一場中，大森從外面回來，疲勞得很，將身橫倒在席上，成一個「大」字。侍女報說江上先生那裏來了電話。大森勉強用了威勢堂堂的聲氣去接談，回答說，「那末就請來。」但是，「回到房裏，又頹然把身子橫倒了，閉上眼睛。忽而舉起右手，屈指唱着數目，似乎在想什麼。過了一會，手「拍」地自然放下，發出大鼾聲來，那臉色宛如死人。」

許多學生讀了這篇小說覺得莫名其妙。大森和田浦要同中西接洽什麼事情呢？接洽的結果怎樣呢？篇中都沒有敘明。像這樣近乎無頭無尾的小說，作者憑什麼意思動筆寫作的呢？

要注意，這是工商社會中生活的寫生。他們接洽的是什麼事情，對於本篇的領會沒有多大關係；單看中間提及「樣本的說明順序」，知道是賣買交易上的事情，就足夠了。在賣

買交易上，需要這麼鉤心鬥角，斟酌對付，以期佔得便宜；這是工商社會的特徵。

再看大森和田浦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工商社會的；他們在旅館裏開了房間商量事情；那旅館裏電話也備着店用的和客用的，足見通話的頻繁；午後二時光景住客大都出去了，足見這時候正有許多的事情在分頭進行着。大森在房間裏擬的是「電報稿」，用的是「自來水筆」，要知道時間，看的是「案上的金時計」；他不斷地吸「紙煙」，才把煙蒂放下，接着又取一支在手；煙灰盆中盛滿了埃及捲煙的殘蒂。田浦呢，匆忙地查閱「函件」；臨走時候，把函件整理好了裝進「大皮包」裏。這些東西好比戲劇中的「道具」，樣樣足以顯示人物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商量事情的當兒，不免由一方傳染到對方，大家打着「呵欠」；在喚進侍女來教她發信的當兒，却順便和她說笑打趣，從這上邊，可以見到他們所商量的事情並不是怎樣有興味的。後來大森出去了一趟再回來，橫倒在席上，疲勞得連洋服也不耐煩脫換。可知他這一趟出去還是幹的沒有多大興味的接洽和商量。待他接了江上的電話之後，方在「屈指唱着數目，似乎在想什麼」；但是一會兒就入睡了，「臉色宛如死人。」這種生活怎樣地使人困倦，也就可想而知了。

領會了這些，再來看作爲題目的「疲勞」兩個字，不是有畫龍點睛的妙處嗎？

(2) 劇本的閱讀方法

怎樣閱讀戲劇，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並且也是愛好讀書的應當注意的題目。

提到文學或藝術這類字樣，再沒有戲劇這樣爲近代人所注意而尊視了。你想到當個作家，將他慘淡經營，苦心結構的脚本，搬上舞台，由那有修養的演員，把他創造的人物活在舞台上，又由那些人物把他的思想和情緒，直接訴於那無階級差異，無智識差異的無數觀衆的直覺，使他們笑，使他們哭，使他們感激，使他們興奮——藝術中除掉戲劇，還有甚麼藝術手段，能達到這樣普遍而直接的效能呢？

加之隨近代物質文明的進步，近代的戲劇，已經吸收了其他藝術的特長和科學的幫助。他的內容，已經包括了電氣的照明，劇場舞台的建築，繪畫圖案的裝置和衣裳，以及音樂和跳舞。——所以談到戲劇，已完全是個綜合體的東西，他借科學，藝術綜合的效能，成功一種最年青最有力的藝術的手段，做了現代人最重要的滋養品。現代人離不開他，已正像希臘時代的人離不開他的悲劇，羅馬人離不開他的野外劇場一樣了！

和近代人的生活這樣密切的戲劇，我們應如何動手去讀他呢？這裏我們應當認清楚，我們不能像學究一樣去讀劇，把每個脚本，帶進研究室去訓話考據，也不能像一個玄學家一樣去讀劇，要從希臘，羅馬，沙氏比亞，莫里哀去家家拜訪——因為這都不是一般人讀劇的目的，我們應當先接近所謂「現代劇」的作品，他和我們的時代接近，那中間有我們同時代的希求與熱望，戲劇那套技巧，在這裏也非常成熟。思想，內容，技巧一切上，都可以啓發我們。

我們要把「現代劇」作一個系統的涉獵，應當如何入手呢？這裏且根據「克萊克」的「現代劇研究」一書，略加修正。立一範圍如下：

- 一 挪威劇：易卜生——般生
- 二 瑞典劇：史特林堡
- 三 俄國劇：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安特列夫——高爾基
- 四 德國劇：霍甫特曼——蘇特曼——惠底肯特——凱扎爾——脫萊
- 五 奧地利劇：巴爾——顯克志勞——霍甫曼斯塔爾

六 法國劇：羅斯丹——羅曼·羅蘭——莫里哀——賴皮虛

七 比利時劇：梅特林克

八 意大利劇：鄧南遮——皮南得窠

九 西班牙劇：倍那文德

十 英國劇：瓊斯——王爾德——蕭伯訥——高士華綏——巴蕾

十一 愛爾蘭劇：夏芝——沁孤——格萊哥莉夫人——唐色尼伯爵——奧開色

十二 美國劇：費其——荷瓦——格林——奧尼爾——愛姆·萊絲

十三 猶太劇：賓斯奇

我們應當從「易卜生」「史特林堡」讀起，因為這兩人是「現代劇」形式的完成者，「易卜生」的劇，是用了七年的修養才寫出的，因此內容堅實，為一般人研究的中心。

至於那同用英文的「愛爾蘭劇」和「美國劇」，特別提出一項使我們注意它，是爲了兩種戲劇都替「現代劇」加增了新的意義，「愛爾蘭劇」常常沒脫離那反抗的色彩，即是那「克爾特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鬥爭的色彩，這使「現代劇」有了革命



的意義。美國爲了小劇場的發達，在那搖籃裏生長出來的「現代劇」已經不是附在英國文學後面了事的東西。就「奧尼爾」和「愛姆·萊絲」的作品看，技巧上給「現代劇」開拓了一些新的領土，——這些特點，都是我們讀劇時，應當特別注意到的。

不上兩世紀的「現代劇」的一切，都包含在上列的範圍裏。在我們的出版界，常常可以看到這些作家的翻譯和介紹。有心的讀者，正可以利用這些翻譯，把他有系統地分類地閱讀，這樣做下去，定能對這代表了近代最複雜的文化姿態的「現代劇」不隔膜，懂得他藝術上的優秀。

十三個國度的代表作家，已經可以把「現代劇」的優點，完全告訴我們了。最使我們驚嘆的，是那作劇技術的千變萬化，對這一般使用的技巧，有無數理論家對它研究，他們對於一劇，常使用後列五個術語：

一 序說

二 上升

三 頂點

#### 四 下降

#### 五 結局

即是說不論五幕，四幕，三幕，二幕或一幕劇，劇的發展都不外要依這五個步驟。例如最近各地公演的「娜拉」的三幕劇，若我們概括他每幕的大意：

第一幕：年青的美麗的「娜拉」正爲聖誕節的準備忙碌，爲了她丈夫升任銀行經理，更使她感到幸福。這時却有不幸的「林敦夫人」來訪問她，要她對她幫助。她想到她丈夫沒得意時自己所遭的困厄，從衷心裏願替「林敦夫人」幫忙。她要她的丈夫替她找位置，在「林敦夫人」走了後，繼着來訪的，是那使她感到歡樂幻滅的「克洛克」，他爲他在銀行的位置有爲人奪去的危險，他用法律上的文書僞造罪來威脅她，因爲她爲救她心愛的丈夫的病，在她丈夫未得意時，曾冒用她父親的名字向「克洛克」借款。這時他要她使她丈夫保留他的位置，就用這法律上的裁判來威脅她。但胆怯的「娜拉」沒得到她丈夫的允許。

第二幕：聖誕節的黃昏，「娜拉」正爲苦惱壓榨着，念着愛子，念着丈夫，念着幸福的家

庭，但當一切暴露時，正不知自己是如何結果。惟一的想法，是想在領事的假裝跳舞會裏，扮着拿玻里的漁娘，還能和她丈夫幸福地過一些時候。恰恰「克洛克」果然免了職，他來對「娜拉」作最後的威脅，把暴露她祕密的信丟在信箱裏。這時知道一切的「林敦夫人」出來救她了。她要使他迅速地撤回那封信，但她丈夫却在他沒撤回時就要去看那信箱，經她多方阻止。用練習她的跳舞爲口實來阻止他，她拚命的跳，帶着憂愁與恐怖的眼淚跳，想要阻止她丈夫在「林敦夫人」達到目的以前，看那信箱。

第三幕：樓上開着跳舞會，「林敦夫人」等候着「克洛克」，他們原來是愛人，她用溫情說服了他，他不再做他的壞事，「娜拉」也等着她丈夫對她的變化，那愛情的奇蹟。那曉得她丈夫發見信箱中的信時，異常忿怒，責她破壞了他的幸福，責備她的謊言和偽善，並沒想到那借款是幫助了他。「娜拉」見冷冷地，繼着意外地送來「克洛克」悔罪的信，並且把那簽字的約據也送了來。她丈夫又歡躍起來，不再責備他的妻子。「娜拉」却非常淒涼，走到隣室裏去，脫去那玩偶一樣的舞服，穿上樸素的衣裳，聲言她從前在家中作爸爸的玩偶，現在又作丈夫的玩偶，她現在不要人這樣看待她了，她要去作個有自由意志的人，不再

做玩偶。說完這話，就離開這家。

由上面看，我們明白第一幕有「序說」和「上升」的效用，而那上升正是「克洛克」進場帶來的。因為有了他，這幸福的玩偶之家，才來了威脅和不安，以後都是這不安的戲了。第二幕完全用來寫「頂點」，以那信和信箱為中心，到「娜拉」盡力阻止，盡力跳她的拿破里的風俗舞，跳後含悲地坐在一旁不做聲時，這「頂點」真有石破天驚的效能了。第三幕包括了「下降」和「結局」，這「下降」的娜拉，握在「林敦夫人」的手裏，而解決的方向，又握在主人公「娜拉」的手裏。結果解決來了，代表歐洲十九世紀女性的覺醒的「娜拉」離家了，全劇也完了。

這是一般劇本結構的規律，都由各人不同的天分，巧妙地撥用着。雖然有例外，高爾基的「夜店」他全劇可以抽出任何一幕，獨立出演，並且沒有固定的主人公，却仍然是傑作，這却非有絕大手腕，沒能應付。若我們的讀者，得到一個脚本能用這方法去分析，考察，我想定會得到些意外完美的收穫和領悟。

還有在近代才發展起來的「一幕劇」這是愛好戲劇的人必須要注意到的新東西。

「一幕劇」在愛爾蘭最發達也最好，幾乎一般人把「愛爾蘭劇」當成「一幕劇」的代名詞，在那裏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一幕劇」的作家，每個都作得非常好。最顯著的，莫如壯年死去的「約翰·沁孤」。他一生只留了六篇短極了的「一幕劇」，但這六篇劇，却刺激了無數世界的作家去寫「一幕劇」。大學研究室也研究他這又少又短的六個劇，可知他評價的了不起。日本最優秀的「一幕劇」作家，可舉出「菊池寬」「山本有三」「中村吉藏」等人，而這些人都是以「愛爾蘭劇」為出發的，所以技術上有那樣優秀。我國作家曾接受過愛爾蘭劇的影響，而且擅長於寫「一幕劇」的，可舉出「田漢」的名字——總之這已形成一個全世界的潑辣而新鮮的體裁，我們若注意戲劇的話，就應注意他，注意他的新鮮潑辣和優秀的地方。

「莎士比亞」(W. Shakespear) 離開倫敦時，寫「颶風」(The Tempest) 一劇。表示他對倫敦人士的別意，中寫絕海飄流的「普洛斯」，用他的魔術引來「法蘭基」的船，把那從沒見過青年男子，以為天下男子都像那白髮老人的美少女「米蘭達」配給他，然後丟了「魔法之杖」和他長時間役使的精靈「愛力兒」告別——這杖正是譬喻他的

筆，而「愛力兒」却正影射他的靈感，由這裏看，「莎氏比亞」是把劇作家的筆，看成「魔法之杖」了，這譬喻本不錯，我們理解一個脚本，和那脚本的奧妙時，真感到他是一種魔法的東西，決不是平常的文章。若諸位懂得這「魔法」和這「魔法」的奧妙，我敢担保，諸位在一切藝術中，定會更喜歡戲劇這東西！

### (3) 詩歌的閱讀方法

新詩似乎只有對於文藝有興趣的人去讀，與大部分人毫無緣分。這也難怪：新詩的歷史僅二十年來，當然還不能代替或並駕齊驅那有數千年歷史的，在人們的心底裏植着根深蒂固的勢力的舊詩。且讀舊詩有典型的調子；無聊時打開一卷詩，哼幾句，雖則內容儘可不明瞭，文字儘可不懂，但搖頭擺尾朗讀起來，很可以解悶，如像唱支歌一樣。至於新詩，則因朗讀的調子尚未產生或普遍，句子長短頗不整齊，每行末一字很多不押韻，以及內容與舊詩同樣難明瞭，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等等關係，一般人都不高興去碰它們了。

一般人都沒有欣賞新詩的素養——不知道怎樣對付躺在眼前的一首新詩，我想亦是新詩不發達的最大原因之一。詩比小說，比散文難讀是真的，因為它沒有如像小說裏的

故事——敘事詩是有的，但不能敘述得同寫小說一般的詳明——不能寫得同散文一樣的頭頭是道和有條不紊。詩有詩的表現的方法，而由紙面上去握住一首詩，也是有它自己的方法的。茲就臨時想到的應該怎樣對付一首新詩的方法分條略述於下。

最要緊是要去追蹤作者的幻想。詩人的幻想由某一件事物或某一種情緒出發時常一個連接一個地推進前去，當他閉目深思時，他選擇最適宜於表達和最能強調他的靈感的一個寫在紙面上。讀者一定也要由詩中的語言出發進行幻想，追蹤到作者的幻想之出發點。非這樣，讀者是不能澈底瞭解那首詩的。譬如下面這兩節：

爭鬥的獸街上有反叛的進軍！

驕傲的頭腦比連山更要崢嶸！

我們要激起第二次的洪水；

來洗淨一切行星的各座荒城。

這些斑斕駁雜的日脚；

迂徐地拖着歲月的車馬。

我們的偶像是迅速，

我們的心臟是大鼓。

——馬耶柯夫斯基我們的進行曲首二節

幾乎每個名詞和動詞都是象徵的，都是一個形象，若照字義直講會不知道作者講些什麼。讀者一定要把象徵與形象的根源找出來和系統地排列起來才能全部瞭解這首詩。

第二點重要的是要去體驗作者的中心思想。這之先，最好能知道作者的身世和生活，把握住了作者的中心思想而後讀他的詩，一切疑難均可迎刃而解。且非如此，作者的靈感不能在你心中興起共鳴和回聲。這是關於詩的內容方面的；若不能捉住作者的中心思想，便無從澈底瞭解他的作品的內容。

第三點是要拉着調子高聲朗讀，如像讀舊詩一樣。一般人對於新詩只像閱讀小說似的默誦而不發聲讀和哼，這大概是因為沒有養成習慣的緣故。詩要朗讀，不論新舊。因為詩是有音節的和音樂化的——作者把字眼安排得具有適合於他的情感思想的音節，備讀



者朗讀。朗讀是去全部瞭解一首詩的工作之一部分。說新詩不能朗讀是沒有理由的，歐美的現代詩不是我們的新詩一般無二嗎？不是也常常每行末字不押韻，句子也長長短短頗不整齊的嗎？歐美人讀詩是拉着調子朗讀的，我們爲什麼不能？

若能依照上述三點去對付新詩，且都能做到十分圓滿，無論那首詩均不成問題。欣賞論那種或那件藝術作品，一定要採取把那藝術作品放在解剖台上分析，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的態度。新詩自不能例外，且因比較難於理解，分析和觀察的工作比較吃力。

第一次讀不懂再三讀之。欣賞藝術作品是一種本領，這種本領是要由學習和訓練才能獲得的。若再不懂，那不是詩本身有缺點便是你的智識尙感不足，拋了它便了，勉強能招致頭痛，和不知不覺地變化出懼怕新詩的心理。

## 怎樣閱讀報紙

一談到「讀書」就聯想起「閱報」來，「讀書閱報」這四個字差不多成了一個名詞。許多學校和機關沒有大規模的圖書館，總有個小小的書報室。我們固然要知道怎樣讀書，但也要知道怎樣閱報。或許在一般人「閱報」比「讀書」還要重要和普遍些。

爲什麼要閱報？答案很簡單，就是要知道許多不知道的事情。人類本來是求知的動物，因有欲知道的慾望才有了報紙的要求，報紙的製造者就應了這種需求，搜集許許多多人要知道的事件在一起，來供給人們這個需要。通常人類的生活分做二部份，一部份是物質的生活，一部份是精神的生活。報紙是屬於精神一方面的，我們每天起來就要閱報，看看世界國家社會有什麼事情，已成了一種日常生活必需的習慣。若是有許多事情要辦，則把報上重要的新聞翻閱一過，天下大事市井瑣聞，都已瞭然於胸了。若是閒暇，在掉邊披讀，成了晨餐的伴侶，足未出門，人羣的活躍已儘收眼底了，所以後藤氏說：「報紙在今日已同晨餐一樣的重要。」

從另一方面想，假使沒有報紙，要成怎樣的情形呢？在國際關係這樣密切複雜的廿世紀，在人事往還這樣繁冗重要的現代社會，要靠書信的傳遞，不但遲滯，而且掛一漏萬；要靠口頭的傳述，那更不行了。雖然有耳目較遠的地方，便無所聞見，竟和隴官的一般。吉弗孫說：「我願意住在有報紙沒有法律的國家，不願意住在有法律沒有報紙的國家。」大概就因了這種的感觸。平時我們對閱報成了習慣的人，一旦報紙中斷了或停刊了，就立刻感到「無所知無所聞」的苦悶，好像今天的一件大事沒有做，心裏很有缺憾似的。因為報紙已成了人類精神的食糧，而不可片刻分離的了。

報紙是社會的縮影，我們既然在社會上做個「社會人」，對所處的社會自然非明瞭不可。報紙也是一部現代的歷史，一部人類活動的現象的記錄，大之如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小之如市鎮瑣聞、里巷雜事，以及科學文藝美術各端，報上無不包羅，色色俱備的。舉凡一個國家的興亡，一個人物的生死，一件事情的變遷，報上都窮原委，源源本本的詳細記載。像一面反映着整個社會的鏡子。我們每日閱報，就是閱我們所在的社會，但社會是那樣的廣泛，發生的事情是那樣的衆多，憑個人的能力，當然不能偏嘗各式的生活，和具有各種的

智識，於是新聞記者就把它整理剪裁，以最經濟最科學的方法，來製作爲報紙，我們以極短的時間閱報，便可窺見整個的社會的活動。它告訴我們國際的新風雲，國家的新設施，社會上發生悲的喜的事件，以及科學的發明，學術的進步，差不多是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的。我們一天要做「社會人」，我們就非天天看這社會的縮影——報紙不可。

在反面上，還有一件時事可以證明閱讀的重要，當新年報紙停刊的幾天我們感到異樣的枯寂和沈悶，關心時事的，閱報成癮的，對世界的國交，政府的新政，以及新年的裁厘等等各案，社會上發生各種事件的真相，都迫切的期待着知道。其次那些有閒階級平時只閱社會新聞的奸殺盜匪案事件來作談天資料的，讀着報屁股的妙文諧著來消遣的，也同樣感到沒有報看的苦悶，還有專看娛樂廣告的少爺哥子們，太太小姐們，也感到大舞台梅蘭芳博士今晚演什麼名劇，卡爾登換了什麼香豔肉感的新片子，大家也一樣的覺得沒有報看的苦悶，於是就有人利用這個時機，臨時來發刊「新年報」應市，果然一紙風行，做了一筆很好的生意，由這一點看起來，我們要閱報的需求是怎樣的逼切了。

(1) 應該具有中心主見

因爲要知道許多不知道的事情，才有閱報的需求，但世界的事情是那樣的繁多，個人的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知道。而且報紙也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個人也沒有時間都拿來閱讀，於是就有了怎樣閱報的問題。在大體上全份的報紙都要瀏覽一過。誰都應這樣的。次則因爲各人的興趣不同，立場各異，各有各人的焦點和閱法，例如政界的人物注重政治方面，軍界的人物注重軍事方面，教育界的人物注重教育方面，商人注意經濟欄，運動員注意體育欄，文人注意文藝欄，婦女關心家庭兒童的各種消息，每種人都有他的側重點。而目的在增進智識，擴大視線，却是一樣。但是報紙的內容是複雜而整個的，各種材料無所不包的。頁數少的一二張，多的連本埠增刊七八張，好像一部廿四史，不知從那一張來讀起，有些人茫無頭緒，東看看，西看看，莫明其妙。興趣索然，這是他不知道怎樣讀的緣故。我常常勸告朋友們閱報應先有一個中心的主見，對那些必需知道的和想欲知道的，有了屢次的觀念，才能有次序的閱法，才能顯出報紙的效能。這個中心系統的確立，基於下列這三點：

(一) 在「社會人」的立場上——報上許多重大事件，凡具有重要性和社會有密切關係的，因爲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這一類都要閱要讀的。

(一) 在個人的事業上——報上關於自己職業上和事業上的一類事件，應特別的注意，以供參考或取法，這一類閱讀後，最好剪存或摘錄起來。

(二) 在時間上和興趣上——報上新聞過多時，沒有時間詳閱，要擇要的閱讀。為適宜的規定。若是對某種消息或某一專欄有特別舉趣的，可另提出來精閱。

(2) 閱報應有的態度

由上面這三個原素，來決定閱報的次序和重點，才有效力而不致浪費光陰。不過報的種類多着哩，有的注重政治新聞，有的注通經濟消息，有的注重婦女與體育的。還有的是營業報，有的是機關報。種類繁多，不勝枚舉，我們既不能儘目的閱報，就是從早晨閱到晚上，也是閱不全的，即閱完也沒甚好處，所以就要有一個經濟而有効閱報法了。照我個人想到的方法如下：

第一選報 現代新聞事業勃興，每個城市都有數種以上的報紙，有的可以代表時代性的，有的有自己的特點的，我們看着某報的宗旨和言論上消息上，自己的需要和時間經濟上，來選定一二或數種。

第二閱法 報紙既選定了，在未閱之前，心中應先有了個閱讀的次序，大概材料可分做縱橫二方面。橫的如國際國內地方本埠等，縱的如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紛然雜呈，繁雜萬端，閱讀的方法，應該依着次序的前後，由第一張第一欄到最後的一欄止。但沒有優閒的時間。故應劃分為精閱，瀏覽，和備閱三種，在時間上可以自由的伸縮。新聞中像提要電訊大事以及自己有特別關係這一部份，不管怎樣的忙碌，每日要有恆心和一定時間來精閱。不要輕易忽略了，其次是瀏覽部份，像各種次要事件，地方新聞，社會新訊等，只要順便瀏覽標題式是冒頭的一段，獲到新聞的精采就得了，最後就是備書一部份，如在辦公餘暇或是在假日，就把副刊及各種的週刊以及普通的廣告之類看看，也是有益的。若是事情實在太忙，但翻閱報上的提要標題及重要消息，也是必要，這個習慣不管怎樣，都要養成的。

近來閱報的人，很多有個不良的習慣。大部份都不閱社會電訊要聞，尤其是國際消息，好像政治軍事經濟等要訊，國際的變化，和我們漠不相關似的。大家都爭閱着社會新聞上的姦淫盜殺等案，報館爲着迎合讀者的下級趣味，也筆墨淋漓的來描寫這些事件，很有美國黃色報紙的趨勢。這班人閱報並不是着滿足生活上必須知道的智識，只是爲了滿足好

奇心，或消遣無聊的時光，有些還只光讀報屁股的妙文，山海經式的小說等，這完全是下級趣味的嗜好。這些惡習慣是應該打倒的，新時代的人，要戒絕這壞習氣，養成良好的閱報習慣，依照我前面所敘述的方法來閱報。同時報紙方面也應該改良，不要只顧賺錢，祇求迎合讀者的下級趣味，真正的辦報者，要下決心來革新，提高讀者的程度，把漠視國家的心理，變成關切的態度，也成爲輿論中的健全分子。這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尤其是新聞界的同業們。

第三評斷 今日的新聞業，尚在發育的時期，委實沒有幾種近乎我們理想的報紙，也有些是因爲特別的壓迫，不能自由地來盡他的責任。營業化的報紙，四方八面玲瓏，抱着不得罪人的宗旨，有許多消息都是很囿圖的，立論的圓滑更不用說了，靠津貼的報紙，本來就是人家宣傳機關，只一方面的帶色彩的新聞，和有作用的社論，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閱報要先有見識，對報上消息的真偽，評論的是非，我們要有銳敏的觀察力，堅強的判斷力，自己來下主決，才不致爲似是而非的言論所迷惑，半真半偽的消息所欺騙，這是讀報的人應有的資格。不過有些報紙具有報格的，也可相當的信任。有時在一種變



態的情形之下，報上失却他的自由，消息上只能給你一點暗示，或是露出一點真相的痕跡。這些大半靠你的敏銳的感受力，和讀報的經驗才能領會。

在這種情況之下，透露事實的真像，有很多的方式，要靠聰明的讀者來領會，至於評論的公私，記載的確否，讀者要下判斷，一半可以根據這個報紙的背境，和平素立言的態度，一半也可照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來決定的，隨機應變在我們的聰明的讀者了。

第四監督 報紙是社會公共的言論機關，民衆的喉舌，讀者與報館並不是商店與顧客的關係，而只是職務上的不同而已。所以報上的立言應以公衆利益爲前提，站在大衆的地位來說話。若是違背這個原則，大衆必共棄之，而走進了自絕於衆的危崖。故辦報者只有深明此真諦者，才能得羣衆的擁護，獲到多數的讀者，立下他的鞏固的基礎。因此讀者對於報紙，應自覺其責任，對於報紙取一種監督的態度。凡有不知自愛的報紙，自墮報格，爲一黨一派所利用，違背大衆的利益而不顧，則應予以警告，警告無效，予以不閱看的裁制，報既沒有人要看，自能關門大吉，違背公衆利益的報，祇自然逐漸的淘汰，或轉變而從善了。這才顯出大衆監視的方量。

在歐美的大報，對於讀者的意見是極端尊重的。英京的每日新聞的柱石，爲無數熱誠的讀者，每日每年以此自豪。他們對於讀者的來稿除盡量的採納刊出外，還要減輕報資，趕速遞送，一切關於讀者，總求迅速和便利。日本的報館更有社會事業部。來服務讀者，如運動會，展覽會，病院，航空等事業。聽說歐洲有一個地方讀者向報上投稿發表意見，未見刊載，還可以「箝制輿論」的罪名起訴呢。

第五研究 閱報成了習慣，就引起了興趣，有比較的批評，就引起研究「新聞學」的志願，那種報有什麼優點，那種報有什麼劣點，某報採用分類的編法，某報採用綜合的編法，孰優孰劣，下一評判。

知道要怎樣的閱報紙，閱了報有什麼好處，這可以知道的。若自然還是前面說過了許多不知道的事情。再具體的說點在公衆上可以滯通人類的思想感情，促進世界的大同。在個人上可以增加新的智識，獲得生活必需的學問來應付新的環境。世界的人類本來有羣居的可能性，但因爲環境的風俗習慣生活氣使等等的不同，傳流下來就形隔膜了。野心家利用起來，而發生了戰爭許多不幸的事件。這種不幸障礙物的剷除，報紙是最好的工具，因

爲報紙是公衆的機關，代表大衆利益說話的，而內容又是現代社會的反映，時代思潮的結晶，東方的思想可以藉着它運輸到西方，西方的思想也可以由它介紹到東方來。東西的思潮能有接近的機會，自然有互相了解的效能，而阻止不幸事件衝突的發生。在消息上又把這個地方的新聞傳播到別一個地方，把別個地方的新聞供給本地方的讀者，交換雙方的消息，使兩個天涯海角地域的民衆互相了解，互相熟識，漸漸發生感情來，不幸的事件便可銷滅了。不幸發生誤會也易於解釋，這是在人類方面最大的貢獻，也是我們閱報最大的益處。至於個人可以得到許多的利益，更不消說。一張報紙的內涵，比一個圖書館還要實用，它不但告訴你世上所發生的事件，人類活躍的情形，你所處在的社會的現狀，這些你都不知，便可從它很迅速的知道，才應付這新生活的環境。同時它還載科學文學哲學醫學各種學藝，你可以隨你所要知道的獲到，新的智識比你在學校所受的還要豐富，成了你終身的教師，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指導着你，不曾間斷，較之學校短期的畢業，只給你一部份的知識，已大有廣狹長短的不同了。所以一個人由出世識學起，到了老死，可以說都受着報紙的教育。受着這種活的教育。英國人民自十四歲高等小學畢業後，到了社會有十分之八，此後

只受着報紙的教育，他們從報紙上獲到許多生活上必需的智識，較在學校課本上所得到的不知多了若干萬倍。報紙以「日日新」的消息，以及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來供給一般的讀者，滿足新的智識慾，脫離了學校教育的人，完全倚賴着它來作新智識的糧食。爲終身不斷的修養，我們若是一旦離絕報紙的接觸，不啻塞了自己的聰明，觀察每流於錯誤，生活在社會上必到動輒得咎的痛苦。故此報紙的教育，是一日不能夠中斷的，我們閱報不但要知道國家大事而且要知道世界的大事，溝通人類的思想感情，來促進世界大同的實現，在個人要把它認作終身的導師，生活必需的新智識的寶庫，這樣才能發見閱報的效能，閱報的眞意義。

## 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

我五歲零一個月（舊法算是六歲）就進家塾讀書；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後來就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最後讀詩經、書經、周易、小戴禮記、春秋左氏傳。當我讀禮記（小戴禮的省稱）與左傳（春秋左氏傳之省稱）的時候，正十三歲，已經學作八股文了。那時我的業師是一位老秀才王子莊先生。先生博覽明清兩朝的八股文，常常講點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呂晚村先生，把曾靜案也曾詳細的講過。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書，講點朱陸異同，最佩服的是劉蕺山先生，所以自號仰觀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編等書。有一日，先生對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兩句話，有一位年紀大一些的同学，笑着說：「先生念了西廂的淫詞了。」先生自己雖隨便看書，而對於我們未成秀才的學生，除經書外，却不許亂看書。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國志演義，看了幾頁，先生看見了，說：「三國志，你們現在尚不可看，況且演義裏邊所敘的事，真偽參半，不看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戰國策，也說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們學作小題文時，用字都要出於經

書若把戰國策一類書中的詞句用進去，一定不爲考官所取。所以那時我們讀書爲考試起見，卽如禮記裏面關乎喪禮的各篇各節，都刪去讀，因爲試官均有忌諱，決不出喪禮的題目。這樣的讀書，照現代眼光看來，真有點可怪了。我十六歲，考取了秀才，我從此不再到王先生處受業，而自由讀書了。那時我還沒有購書的財力，幸而我第六個叔父茗珊先生有點藏書，我可以隨時借讀，於是我除補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大戴禮記等經外，凡關於考據或詞章的書，隨意檢讀，其中最得益的，爲下列各書：

一、朱駿聲氏說文通訓定聲。清儒治說文最勤，如桂馥氏說文義證，王筠氏說文句讀及釋例，均爲說文本書而作。段玉裁氏說文解字注，已兼顧本書與解經兩方面，只有朱氏是專從解經方面盡力。朱氏以引申爲轉注，當然不合，但每一個字，都從本義引申，假借三方面舉出例證；又設爲託名標幟，與各類連語等詞類，不但可以糾正唐李陽冰宋王安石等只知會意不知諧聲的錯誤，而且於許慎氏所採的陰陽家言，如對於天干地支與數目的解說，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從的聲相聯，字的分部以古韻爲準，檢閱最爲方便。我所不很滿意的，是他的某段爲某，大半以臆見定之；我嘗欲搜集經傳中聲近相通的例證，替他補

充，未能成書，但我所得於此書的益處，已不少了。

二、章學誠氏文史通義。章先生這部書裏面，對於搭空架子的抄舊話頭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詳。對於史法，主張先有極繁博的長編，而後可以有圓神的正史。又主張史籍中人名等均應有詳細的檢目，以備參考。我在二十餘歲時，曾約朋友數人，試編二十四史檢目（未成書）後來兼長國史館時，亦曾指定編輯員數人，試編此種檢目（亦未成書）都是受章先生影響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書，對於詁訓、掌故、地理、天文、醫學、術數、釋典、方言，都有詳博的考證。對於不近人情的記述，常用幽默的語調反對他們，讀了覺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不可以後人的見解與推想去追改他們，天算與聲韻，此例最顯。這就是現在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的讀史法。自易經時代以至於清儒樸學時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見，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為女子鳴不平，總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稱謂貴重」、「姬媵」、「姊妹義」、「妒非女人惡德論」、「女」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女弔壻駁義」、「真女說」、「亳州志木蘭事書後」

「尼菴義」，「魯二女」，「息夫人未言義」，「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後」，「易安居士事輯」，「書舊唐書與服志後」，「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家妓官妓舊事」等篇，從各方面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貞女說」篇，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家妓官妓舊事」篇，斥楊誠齋黥妓面，孟之經文妓鬢爲「虐無告」，誠是「仁人之言」。我至今還覺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所以提出來說一說。（蔡元培）



## 我的讀書興趣的轉變

——從文學到社會科學——

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沒有興趣。沒有興趣，就是沒有活力，提不起精神，自然談不到做事的積極性。讀書也是一樣，自己不想讀書，被父母用鞭子驅進學校，比坐監獄還要難受，自己對那門學問無興趣，勉強去遷就它，會感到同床異夢的滋味，有苦說不出。打開一本書，一頁報，如果話不投機，你除看到白紙黑字外，你腦中還能留存着什麼呢？古今中外確實有許多好書，那些書上確實有許多真理，又確實被一般人都認作應該去精讀的，但我請問能讀那些書的能有幾個人？即會有些傻子去追求，又真的能有幾人不被困難中途抱頭折歸呢？不錯，專靠什麼「應該怎樣」的大道理是沒有用處的，人總不能十分遵照這大道理作啊，不然，個個人都會學成「聖人」「賢人」了。我們明明知道做一個現在的中國人，應該有些世界知識，應該求得最低限度了解這一個世界的一些基礎理論，這些理論是過去我們先祖先宗數千年努力的結晶，這是值得我們去分別接受的，但我們心中雖嚮往之，總不能

勇往直前的走去。心是愛它，却同時又不得不敬而遠它，何以故呢？是那些科學知識不易讀懂，自己對它不能生出興趣！

目前我就遇到這種現象。有位愛好文學的青年對我訴苦道：『我明明知道現在讀文學的人不能不有社會科學知識，不然就無從了解現實，去分析複雜的事象，但我對那森嚴的社會科學書，見了就生出畏心，一年也讀不完一本經濟學概論。這應該怎樣辦呢？』

是的，這位朋友在理智方面是接受應該研究社會科學，在興趣方面他却讀不進去。

這裏所謂興趣問題就成爲問題了。爲什麼甲對於文學有興趣，乙却對於社會科學有興趣呢？興趣是否天生成的，永遠不變的，如果是可以改變的，我們設法將它改變一下，不是對於以上某君的矛盾就解除了麼？要如何去改變呢？

天下沒有什麼神祕的物事，興趣自然也不是什麼天生的東西。中國大多數人歡喜求神拜佛，並不是中國人比外國人身上多幾根佛骨，實在不過因中國的自然科學落後，產業不發達，交通不方便，和生活的貧苦，使大家對於現實完全絕望，於是愚昧無知的轉而向幻想中的來世求安慰了。某教授愛談考古或愛寫古文，不過因爲他是世代書香，從小就看慣

了銅鏡，漢瓦，線裝書，和過慣了斯斯文文的生活，習慣了古雅的談吐，同時到現在還有着明窗淨几，安適而又不愁衣食的日子，自然他們只愛彈老調子，看不起現在「凡俗」的東西。歐美青年愛好科學，是他們的社會經濟發達，科學成爲生產上必要的知識，社會具有科學發達的一切的物質條件，所以環境也培植此種人對科學的興趣，頭腦中自然排去了許多神奇鬼怪，並不是一件什麼值得奇怪的事。至於中國目前一般的青年對於文學的興趣都比科學要高，這也決不是中國人的天賦比歐洲人不同，這乃是中國一向重文，同時又缺乏科學發展的條件的緣故。我們一想到我們可憐的社會，我們自幼小到成人，所受到的烏烟瘴氣的教育就可明白了。我們向文學方面去發展還有疑問嗎？

說到上面我們所提到的那位文學青年，他是一個小店員，從小就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僅只在私塾中認識了一兩千方塊字。因爲他的勤奮，利用了到說書場上聽書，同時參看說書場上的人所說的小說，於是使他獲得了看章回小說的能力了。以後呢？他偶然又從日報屁股上找着一個新天地了，這一來他與新文學接近了一步，漸漸使他放棄章回小說去欣賞一切新作品了。我們知道，他這種努力是可敬佩的，但他因爲沒有進過學校，史他數學

知識完全沒有使他不能有接近社會科學的順利的條件，所以他的興趣的養成，是社會環境決定的。但這興趣就不能改變嗎？決不！就某君由章回舊小說進到一切新作品已是證明興趣是可改變的了，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想就拿自己的讀書興趣的改變作爲一個例子而來說明這過程罷！不過這轉變的過程是很值得玩味的。像某君自章回小說進入新文學的欣賞這過程是如何推移的呢？某君告訴我的並不多。從他那情形看起來好像有點是很自然的徐緩發生的，其實這過程的轉變，也可以取跳躍的方式的。

我七年前也與某君一樣是一個酷好文學的青年。自然，我也有與某君不同之處，即我有比某君更好的生活環境。我當時的讀書態度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懶得去用心力，只想費很少的精神就能學得一點什麼。竟把文學看作懶人的專業，不必認真去讀的，幼小時已經如何養成了好讀小說的習慣，這裏我且不必去說它。現在且從五四時代起作它一點回憶罷！

五四以後，我的眼界却漸漸放大了一些。我除讀史記漢書離騷樂府外，我也同時愛讀

曼殊的詩與小說，魯迅的小品與小說，周作人胡適等的譯品，以及覺悟學燈晨報副刊（當時北京的）之類的短小的文字。我在師範畢業那年我涉獵範圍更廣了，我已將當時出版物上關於純文藝部分的東西幾乎全部吞下了。我對於文學發生了深厚的戀情，決定了自己研究文學。

有兩年光景，我理頭在學文學，翻線裝書，同時也從英文方面，竊取了一些屠格涅夫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大概當時是以中國文學爲體，西洋文字爲用的，態度在胡亂的瞎鬧，並不是說，真的了解了什麼是文學及如何研究文學等的問題。

但那時我對文學的興趣總不能說不是熱烈的，我那幼稚可笑的行爲。就可以拿來說明這個。譬如，當時漸有點看不起學理科的朋友，覺得他們總有點俗氣，更不大想到法科去看朋友，怕聽他們談做官，看報也不留意正張，寫家信也要寫得彎彎曲曲，令人看了生氣，其他的日常生活是不修邊幅與洋化並用，是帶着一半中國文人的酸氣，一半西洋頹廢文人的爛漫。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像一個樣子。

我有時也在清夜的反省中，覺得有些無聊，厭倦，甚或自己看自己不起。但自己又覺得

自己並不能學得一套比文學更難的科學。

在五卅運動前不久，我對文學的興趣漸漸就有點改變了。這當然要歸功於當時中國社會與政治的變動給與我們的影響。奉直戰爭的激變，孫中山先生的入京，多少刺激到當時在北平過和平生活的青年。那時對我的生活直接給我的當頭棒的人，却不是從南北上全國人景仰的孫中山先生，而是大罵「文學」將線裝書丟到茅坑裏去的吳稚暉先生。我在一個集會中，親聆了他老人家痛罵青年的不長進要去學文學，尤其是要跟胡適之先生去整理國故，他還罵了創造社，文學社，他提出人家用機關槍來打我，我也要求學習製造機關槍，這些話，在吳老先生是早已說過的，不過這時它對我發生反應，打動了我的生活，對於學問的興趣發生很大的懷疑。後來更在他的茶客日記中看見他大罵洪水，更使我對於文學生活一天天感到不安了。但是我將怎樣辦呢？我常常自己問自己。我一時並沒有得着解答。

在這前後不久的時間，我又受到了另一種刺激，那就是京報附刊忽然提出了青年必讀十本書的投票，而魯迅先生的主張是不讀中國書只讀外國書，依魯迅先生的意見，外國

書是比中國書至少要少幾分鬼氣的，他雖不像吳老先生那樣反對青年讀文學，但對於線裝書却是同一的反對的。我在這次投票中得到一種啓示，我想先照魯迅先生的意見做去，我決計放棄中國文學的研究，從此多讀外國書。

這可算是我的讀書興趣轉變過程的開始罷！首先自覺有些若有所失，對於自己的前途，並沒一點自信。並且每日總有幾次矛盾的心理發現。龔定齋、黃仲則的詩集在苦悶時仍是自己知心的朋友。這時我受了一位嚴師的指示，當他問我放棄中國文學研究後，我預備學習些什麼時，我就毫不疑問的答道，我想專攻社會科學。他嚴肅的對我說，他不反對我。不過在他看來「興趣」的改變應先改變生活，不應太一時的感情作用了。因為只在生活的改變，我的觀念才能起突然的變化，不然如果只在意識上求改變，恐怕只能取徐緩的過程罷！我們知道，一個人要克服一種舊的嗜好，不能將舊的習慣估計得太少，雖然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大。但讀書興趣的改變確是最難的，你要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才行。我在他的教訓中，實行着他那緩緩走的主張。

我一方面自己有了了一種意識的走向社會科學的努力，一面接二連三的受着五卅高

潮的刺激，國民革命的醞釀，以及三一八鐵獅子胡同前血的教訓時代的實踐，使我一天一天對於國內外的政治漸漸關心了。由這種對於實踐的關心，我才真的發覺自己可憐渺小與無知，對社會科學的理論的要求也更一天一天迫切了。

在這轉向的過程中，不能不感到苦楚。經濟學政治學是那未森嚴的東西，並不像文學能與我一見傾心，融洽到相互忘形。我開始讀經濟學時，是時讀時輟的，我感覺到一種壓迫。我記得關於價值論戰老是讀不懂。因為我那時不懂方法，沒有讀過動的邏輯，我不會運用抽象的方法論。我只要硬讀亂碰，重復而又重復的蠻幹。後來因為讀到一部經濟思想史，偶然翻閱某一個作家的傳記時，使我獲得了一種重要的發現。我覺得從傳記中我可以獲得研究某一學派許多可寶貴的方法。我在一個短期間，差不多一切其他的書都停止了，專去找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革命者的傳記來讀。一共讀了好幾本。我在這些書中，不僅使我對於真理的追求生了信心，並且也增長了不少的修學的方法與效力。當時我這種讀書的方法似乎純是出於自然，但現在回想起來却也未必。因為我從文學，走入社會科學這兩種東西的興趣顯然有一定的距離的。我偶然拏了一本傳記就那麼傾心，正是因傳記本身就



是一種文學作品的緣故。同時它一方面又是一部信史。所以它做了這兩種不同的興趣間的橋樑的一個鐵證。我從這裏想到我可以循着這條路再往歷史的方面走去，因為先多知道一點史實無諱對於研究經濟學，政治學都是有必要的。我於是開始找到了一小本觀點較正確的世界史（就是柳島生譯的那本世界史綱）繼續又讀了幾本各國的革命史，科學發明史，產業革命史等，所讀了這許多書後，我更想了解現實了，更注意到現實壓在我們頭上的社會問題，更對社會運動，社會學說都發生興趣了。我喜歡看關於這類東西的現實的紀載，同時我也愛尋找過去的史績，但我這時只是亂七八糟的去攝取現在和過去的一些研究材料，雖然還談不到系統，深入的研究，却豐富了我對人生的經驗。啊啊！我發覺了自己沒有理論，不能看出各種社會現象的發生，成長及滅亡的聯系。我只看到一株的樹木，我不能領悟偉大的森林的富麗。

停留在這一段時期並不長久，我的興趣就不知不覺從比較具體的知道，漸漸走到較抽象的方面去。我對哲學發生極濃厚的戀情。哲學雖然很艱深，但不像經濟學的枯燥，所以我的讀書興趣從純文藝的作品而傳記而歷史再進入哲學，確是按照這座橋樑的石磴一

碰一碰的摸着走，是不知不覺的移動的。

在這裏，才使我知道我的腦袋過去是如何的不會想事，過去是如何的糊塗啊！當我剛剛踏進哲學之宮，我就發現了自己有點冒昧，原來我是空手跑進的，我研究哲學的工具，還不曾完備呀！我感覺自己急需趕上去學經濟學，並且還要對自然科學現代發展的成果有個大概的了解。所以我並不妄想登堂入室，祇取得了一個較明確的概念，我就轉入經濟學的研究。

我灣了這樣的一個大圈子，又再拿起「價值論」來讀。這時我對它不要逃避了。但登時我又發現，我的學力還不能往經濟學方面深入，要研究經濟學也須得對其他科學有了一點初步的了解才行，我這時對於讀書的路線大致可說是摸得一點。我認識各種學問的關聯，作學問的虛心，我決定對經濟學也不想馬上就作深入的研究，只求獲得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又轉向政治、法律、宗教、教育、藝術各領域去了。大概在四年的光景，每天讀書時間約六七小時，我在社會科學各重要部門走馬看花了一遍。自然，我尚不能稱作懂得了一些什麼，但讀書的興趣確是到此養成了。這時我對社會科學的興趣完全取得昔日對文學的地

位。

這一過程的開始到在社會科學各部門內旅行了一週，剛剛是本文要說的興趣的轉變的過程。所以關於這一過程的每一段落，我想另外寫成專篇，在這一過程終結後，我重新開始的新過程，即對於社會科學內某一部門的深入的研究因為到目下止，我還沒有較滿意的成績可說，也暫時且不談它。

現在回顧我幾年來自己走的道路，雖然很是愚笨和緩慢，却是頗合邏輯的發展的。我深信興趣之對於讀書，關係實在重大。我能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不敗退回來。是我能有積極性。這積極性的來源，固然也可說是由於社會的外力催促，但同時也正是我在這一過程的每一小段中，我能抓住自己興趣發展的一環。前一環它又構成了推移到後一環的發展的條件，於是一環一環的我得通過了許多困難，而自己反不覺得苦惱。在另一方面，我覺得從文學而到社會科學這條橋樑，確被我建立了。但我同時要伸說的，我雖永遠保持了興趣，但這過程並不是真的和和平平自然而然達到的。這過程仍是我的奮鬥的結果，是由無數的抗戰，無數的小的突變的連續而作成的，並且還是意識的努力的結果。我決沒有一點不

謙虛的意思，我覺得我的積極性雖然是由社會環境的決定，有社會根據，但如果我不能正確的把握進程的實踐，而社會的影響仍會對我是無用的。我最後獲得的也許只是一種沒有實現的幻想也說不定吧。

我想把這一點經歷進獻給一般對社會科學有研究的心向而又缺乏興趣，畏難不前的朋友。但我決無一點輕視文學的價值，我現在覺得研究文學也決不是比社會科學還容易的事，因為研究文學同時就不能不研究社會科學，至於興趣的養成，以上所說的大致總不能認作毫無裨益的閑言罷。

不要忽視研究的興趣。我們知道一個嚴父每每不能說服一個頑強的兒子，却常常被慈母的溫言所感化了。慈母不能說服的事，也有被自己的嬌妻的眼淚一哭就什麼都屈服了的。一開始能讀社會科學固然很好，如果一定要聽聽慈母的溫言，看看嬌妻的眼淚，你就從文學一步一步的緩慢的走罷！（柳湜）

## 我的苦學經驗

我於一九一九年，二十二歲的時候，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學校是初級師範。我在故鄉的高等小學畢業，考入這學校，在那裏肄業五年而畢業。故這學校的程<sub>度</sub>，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校，不過是以養成小學教師爲目的的。

但我於暑假時在這初級師範畢業後，既不作小學教師，也不升學，却就在同年的秋季，來上海創辦專門學校，而作專門科的教師了。這種事情，現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覺得可笑。但當時自有種種的因緣，使我走到這條路上，因緣者何？因爲我是偶然入師範學校的，並不是抱了作小學教師的目的而入師範學校的。（關於我的偶然入師範，現在屬於題外，不便詳述。異日擬另寫一文，以供青年們投考的參考。）故我在校中祇是埋頭攻學，並不注意於教育。在四年級的時候，我的興味忽然集中在圖畫上了。甚至拋棄其他一切課業而專習圖畫，或托事請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風景寫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幾年，學期考試的成績屢列第一名。而畢業時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畢業之後，當然無意於作小學教師，而希望發揮自己所

熱中的圖畫但我的家境不許我升學而專修繪畫。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君，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而歸國的舊同學劉質平君，計議在上海創辦一個養成圖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學校，名曰專科師範學校。他們正在招求同人。劉君知道我熱心於圖畫而又無力升學，就來拉我來幫辦。我也不自量力，貿然地答允了他。於是我就做了專科師範的創辦人之一，而在這學校中教授西洋畫等課了。這當然是很勉強的事。我所有關於繪畫的學識，不過在初級師範時偷閒畫了幾幅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又在晚上請校內的先生教些日文，自己向師範學校的藏書樓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間出版的正則洋畫講義，從其中窺得一些陳腐的繪畫知識而已。我猶記得，這時候我因為自己只有一點對於石膏模型寫生的興味，故竭力主張「忠實寫生」的畫法，以為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第一要義。又向學生演說，謂中國畫的不忠於寫實，為其最大的缺點。自然中含有無窮的美，唯能忠實於自然模寫者，方能發見其美。就拿自己在師範校時放棄了晚間的自修課而私下在圖畫教室中費了十七小時而描成的 Venus 頭像的木炭揭示學生，以鼓勵他們的忠實寫生。當一九二〇年的時代，而我在上海的繪畫專門學校中勵行這樣

的畫風，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閉門造車。然而當時的環境，頗能容納我這種教法。因為當時中國宣傳西洋畫的機關絕少，上海只有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專科師範是第二個興起者，當時社會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畫為何物，或以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或以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來我雖然是閉門造車，但在中國之內，我這種教法大可賣野人頭呢。但野人頭終於不能常賣，後來我漸漸覺得自己的教法陳腐而有破綻了。因為上海宣傳西洋畫的機關日漸多起來，從東西洋留學歸國的西洋畫家也時有開聞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書店內購得了幾冊美術雜誌，從中窺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畫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術界的盛況，覺得從前在正則洋畫講義中所得的西洋畫知識，實在太陳腐而狹小了。雖然別的繪畫學校並不見有比我更新的教法，歸國的美術家也並沒有甚麼發表，但我對於自己的信用已漸漸喪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揚眉瞬目而賣野人頭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當了這教師。我在布置靜物寫生標本的時候，曾為了一隻青皮的橘子而起自傷之念，以為我自己猶似一隻半生半熟的橘子，現在帶着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我想窺見西洋畫的全豹，我也想到東西洋去留學，做了藝術家而歸國。但是我的境遇

不許我留學。況且我這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做教師所得的錢，贍養家庭尚且不夠，那裏來留學的錢？經過了許久煩腦的日月，終於決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專科師範中當了一年半的教師，於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塊錢，（這筆錢我才於二三年前還他。我很感謝他第一個惠我的同情，）就拋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至少，我用完了這四百塊錢而回國，總得看一看東京美術界的狀況了。

但到了東京之後，就有許多關切的親戚朋友，設法接濟我的經濟。我的岳父給我約了一個一千元的會，按期寄洋錢給我。專科師範的同人吳劉二君，亦各以金錢相遺贈。結果我一共得了約二千塊錢，在東京維持了足足十個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盡而返國。這一去稱為留學嫌太短，稱為旅行嫌太長，成了三不像的東西。同時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這十個月內，前五個月是上午到洋畫研究會中去習畫，下午讀日本文。後五個月廢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樂研究會中去學提琴，晚上又去學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請假。拿請假時間來參觀展覽會，聽音樂會，訪圖書館，看（Opera），以及游玩名勝，攢舊書店，跑夜



攤(Yornise)因爲這時候我已覺悟了各種學問的深廣，我只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看花，呼吸一些東京藝術界的空氣而回國罷。幸而我對於日本文，在國內時已約略懂得一點，會話也早已學得了幾聲。到東京後，旅舍中晚茶，商店中買物等事，勉強能夠對付。我初到東京的時候隨了衆同國人入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讀了幾個禮拜就輟學。自己異想天開，爲了學習日語的目的，向一個英語學校的初級班報名，每日去聽講兩小時。他們是從 *A by, Ads* 教科的，所用的英文教本與開明第一英文讀本程度相同。對於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聽這位日本先生怎樣地用日語來解說我所已懂的英文，便在這時候偷取日語會話的訣竅。這異想天開的辦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語學校裏聽了一個月講，果然於日語會話及聽講上獲得了很多的進步。同時看書的能力也進步起來。本來我只能看正則洋畫講義一類的刻板的敘述體文字，現在連不如歸和金色夜叉（日本舊時很著名的兩部小說）都會讀了。我的對於文學的興味，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以後我就爲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語學校。我報名入最高的一班，他們教我讀伊爾文 *Sketch Book*的。這時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這許多

難記的生字。（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只讀到天方夜譚）興味一濃，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後來在舊書店裏找到了一册 Sketch Book 講義錄，內容有詳細的註解和日譯文，我確信這可以自習，便輟了牠，每晚伏在東京的旅舍中自修 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於幾個禮拜之內把此書中所有的一切生字抄寫在一張圖畫紙上，把每字剪成一塊塊的紙牌，放在一隻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數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紙牌，溫習生字。不久生字都記誦，Sketch Book 全部會讀，而讀起別的英語小說來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見英語學校的同學，詢知道他們只教了全書的幾分之一，我心中覺得非常得意。從此我對於學問相信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識這樣東西，要其能夠於應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們要獲得一種知識，可以先定一個範圍，立一個預算，每日學習若干，則若干日可以學畢，然後每日切實地實行，非大故不准間斷，如同喫飯一樣。照我當時的求學的勇氣預算起來，要得各種學問都不難。東西洋知名的幾册文學大作品，我可以剋日讀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賴各種自修書而在最短時期內學得讀書的能力；提琴教科本（Homahn）五册，我能每日練習四小時而在一年之內學畢；除了繪畫不能硬要造步以外，其餘的學問，在我都可以用機械的功

方法來探求其門徑。然而這都是夢想，我的正式求學的時間只有十個月，能學得幾許的學問呢？我回國之後，回想在東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個月的木炭畫，拉完了三本 Homahn，此外又帶了一些讀日本文和讀英文的能力而回國，回國之後，我爲了生活和還債，非操職業不可。沒有別的職業可操，只得仍舊做教師。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來我不斷地在各處的學校中做圖畫音樂或藝術理論的教師。一場重大的傷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師的生活。現在蟄居在嘉興的窮巷老屋中，伴着了藥爐茶灶而寫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學以後，正式求學的時期只有可憐的十個月。此後都是非正式的求學，即在教課的餘暇讀幾冊書而已。但我的繪畫音樂的技術從此日漸荒廢了。因爲技術不比別的學問，需要種種的設備，又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時間。研究繪畫須有畫室，研究音樂須有樂器，設備不周就無從用功。停止了幾天，筆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師的人，居處無定，時間又無定，教課準備又忙碌，雖有利用課餘以研究藝術的夢想，但每每不能實行。日久荒廢更甚。我的油畫箱和提琴，久已高擱在書櫥的最高層，其上積着寸多厚的灰塵了。手癢的時候，拿毛筆在廢紙上塗抹，偶然成了那種漫畫。口癢的時候，在口琴上吹奏簡單的旋律，令家

裏的孩子們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對於音樂的嗜好。世間與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藝術的青年們，聽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罷！

但我幸而還有一種可以自慰的事，這便是讀書。我的正式求學的十個月，給了我一些閱讀外國文的能力。讀書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設備，也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只要有錢買書，空的時候便可閱讀。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學時期中，讀了幾冊關於繪畫，音樂，藝術等的書籍，知道了世間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課的時候，常把自己所讀過的書譯述出來，給學生們作講義。後來有朋友開書店，我乘機把這些講義稿子把他刊印為書籍，不期地走到了譯著的一條路上，現在我還是以讀書和譯著為生活。回顧我的正式求學時代，初級師範的五年只給我一個學業的基礎，東京的十個月間的繪畫音樂的技術練習已付諸東流。獨有非正式求學時代的讀書，十年來一直隨伴着我，慰藉我的寥寂，扶持我的生活。這真是以前所夢想不到的偶然的結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師範學校，偶然歡喜繪畫音樂，偶然讀書，偶然譯著，此後正不知還要逢到何種偶然的機緣呢。

讀我這篇自述的青年諸君！你們也許以為我的讀書生活是幸運而快樂的；其實不然，

我的讀書是很苦的。你們都是正式求學，正式求學可以堂堂皇皇地讀書，這才是幸運而快樂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學，我只能伺候教課的餘暇而偷偷隱隱地讀書。做教師的人，課上的時候當然不能讀書，開議會的時候不能讀書，監督自修的時候也不能讀書，學生課外來問難的時候又不能讀書，要預備明天的教授的時候又不能讀書。擔任了他一小時的功課，便是這學校的先生，便以參加議會，監督自修，解答問難，預備教授的義務；不復爲自由的身體，不能隨了讀書的興味而讀書了。我們讀書常被教務所打斷，常被教務所分心，決不能像正式求學的諸君的專一。所以我的讀書，不得不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學校中，每每看見用功的青年們，閒坐在校園裏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樹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鶯鶯，手執一卷而用功之羨慕。他們真像瀟灑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們，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寢室裏的眠牀中，手執一卷而用功。我也羨慕他們，真像耽書的大學問家！有時我走近他們去，借問他們所讀爲何書，原來是英文數學或史地理化，他們是在預備明天的考試，這使我更加要羨煞了。他們能用這樣輕快閒適的態度，而研讀這類知識

學科的書，豈真有所謂「過目不忘」的神力麼？要是我讀這種書，我非吃苦不可。我須得埋頭在案上，行種種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記誦。諸君倘要聽我的策話，我願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說給你們聽。

在我，只有詩歌，小說，文藝，可以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牀中閱讀。要我讀外國語或知識學科的書，我必須用笨功。請就這兩種分述之。

第一，我以為要通一國的國語，須學得三種要素，即構成其國語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語言的腔調。材料就是「單語」，方法就是「文法」，腔調就是「會話」。我要學得這三種要素，都非行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單語」是一國語的根柢。任憑你有何等的聰明力，不記單語決不能讀外國文的書。學生們對於學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諳記生字極少有趣味所伴，只得勞你費點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讀 Sketch Book，先把 Sketch book 中所有的生字寫成紙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來記到一遍。記牢了的紙牌放在一邊，記不牢的紙牌放在另一邊，以便明天再記。每天溫習已經記牢的字句便忘記。等到全部記誦了，然後讀書，那時候便覺得痛快流暢。

其趣味頗足以抵償摸紙牌時的辛苦，我想熟讀英文字典，會統計字典上的字數，預算每天記誦二十個字，若干時日可以記完。但終於未曾實行。倘能假我數年正式求學的日月，我一定已經實行這計劃了。因為我會仔細考慮過要自由閱讀，一切的英語書籍只有熟讀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後來我向日本購買一冊和英根柢一萬語，假定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則每天記二十個字，不到一年就可記完，但這計劃實行之後，終於半途而廢。阻礙我的實行的，都是教課。記誦和英根柢一萬語的計劃。現在我還保留在心中，等待實行的機會呢。我的學習日本語，也是用機械的硬記法。在師範學校時就在晚上請校中的先生教日語。後來我買了一厚冊的日語完璧，把後面所附的分類單語，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記誦。當時只是硬記，不能應用，且發音也不正確；後來我到了日本，從日本人的口中聽到我以前所硬記的單語，實證之後，我腦際的印象便特別強明，不易忘記。這時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償我在國內硬記時的辛苦。這種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記的辛苦，又使我始終確信硬記單語是學外國語的最根本的善法。

關係學習「文法」我也用機械的笨法子。我不讀文法教科書，我的機械的方法是「

對讀」例如拿一册英文聖書和一册中文聖書並列在案頭，一句一句地對讀。積起經驗來，便可實際理解英語的構造和各種詞句的腔調。聖書之外，他種英文名著和名譯，我亦常常拿來對讀。日本有種種英和對譯叢書，左頁是英文，右頁是日譯，下方附以註解。我曾從這種叢書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於論理的，只要論理的觀念明白，便不學文法，不分 *Nothing* 與 *And* 亦可以讀通英文。但對讀的態度當然是要非常認真。須要一句一字地對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輕輕通過，必須明白了全句的組織，然後前進，我相信認真地對讀幾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學校中數年的英文教科。——這也可說是無福享受正式求學的人的自慰的話；能入學校而受先生教導，當然比自修更爲幸福。我也知道入學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賤，嫌牠過於幸福了。自己不費攢研而袖手聽講，由先生拖長了時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學心切的人怎能耐煩呢？求學的興味怎能不被打斷呢？學一種外國語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我們的人生有幾回可供拖長呢？語言文字，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拖長了時日而學外國語，真是俗語所謂「扯得被頭直，天亮了」，我固然無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學的幸福；但



因了這個理由，我也不願消受這種幸福，而寧願獨自來用笨功。

關於「會話」，即關於言語的腔調的學習，我又喜用笨法子。學外國語必須通會話。與外國人對晤當然須通會話，但自己讀書也非通會話不可。因為不通會話，不能體會語言的腔調，腔調是語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體會腔調，便不能澈底理解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精神。故學外國語必通會話。能與外國人共處，當然最便於學會話。但我不幸而沒有這種機會，我未曾到過西洋，又我是未到東京時先在國內自習會話的。我的學習會話，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讀」。我選定了一冊良好而完全的會話書，每日熟讀一課，剋期讀完。熟讀的方法更笨，說來也許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課新書，規定讀十遍。計算遍數，用選舉開票的方法，每讀一遍，用鉛筆在書的下端劃一筆，使湊成一個字。不過所湊成的不是選舉開票用的「正」字而是一個「讀」字。例如第一天讀，第一課讀十遍，每讀一遍劃一筆，便在第一課下面劃了一個「言」字旁和一個「土」字頭。第二天讀第二課，亦讀十遍，亦在第二課下面劃一個「言」字和一個「土」字，繼續又把昨日作讀的第一課溫習五遍，即在第一課的下面加了一個「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課下劃一「言」字和「土」

字，繼續溫習昨日的第二課，在第二課下面加一「四」字，又繼續溫習前日的第一課，在第一課下面再加了一個「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課下面劃一「言」字和一「土」字，繼續在第三課下加一「四」字，第二課下加一「目」字，第一課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課下面的「讀」字方始完成。這樣下去，每課下面的「讀」字，逐一完成。「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即生書讀十遍，第二天溫五遍，第三天又溫五遍，第四天再溫兩遍。故我的舊書中，都有鉛筆劃成的「讀」字。每課下面有了一個完全的「讀」字，即表示已經讀熟了。這辦法有些好處：分四天溫習，屢次返復，容易讀熟。我完全信任這機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經一般地笨讀。但如法讀下去，前面的各課自會逐漸地從我的唇間背誦出來，這在我又感到一種愉快，這愉快也足可抵償笨讀的辛苦，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會話熟讀的效果，我於英語尚未得到實證的機會，但於日本語我已經實證了。我在國內時只是笨讀，雖然發音和語調都不正確，但會話的資料已經完備了。故一聽了日本人的說話，就不難就自己所已有的資料而改正其發音和語調，比較到了日本而從頭學習起來的，這步快速得多，不但會話，我又常從熟讀的名著中選擇幾篇自己所最愛讀的短文，把牠分

爲數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讀。例如 *Seversen* 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讀的材料。我的對於外國語的理解，和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因了這熟讀的笨法而增進一些。這益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了。——以上是我對於外國語的學習法。

第二，對於知識學科的書的讀法，我也有一種見地：知識學科的讀，其目的主在於事實的報告；我們讀史地理化等書，亦無非欲知道事實。凡一種事實必有一個系統。分門別類，源本本，然後成爲一冊知識學科的書。讀這種書的第一要點，是把握其事實的系統。即讀者也須源本本地諳記其事實的系統，却不可從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須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幾大洲，每大洲有幾國，每國有何種山川形勝等則讀畢之後，你的頭腦中就攝取了地理的全部學問的梗概，雖然未曾詳知各國各地的細情，但地理是甚麼樣一種學問，我們已經知道了。反之，若不從大處着眼，而孜孜從事於局部的記憶，即使你能背誦喜馬拉亞山高幾尺，尼羅河長幾里，也算一種零星的知識，却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統，是讀知識科學的書籍的第一要點。頭腦清楚而記憶力強大的人，凡讀一書，能處處注意其系統，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分門別類，作成井然的條理，雖未到書中詳敘細事的地方，亦能知道這

詳敘述在全系統中那一門那類那一條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這彷彿在讀者的頭腦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我認爲這是知識書籍的最良的讀法。

但我的頭腦沒有這樣清楚，我的記憶力沒有這樣強大。我的頭腦中地位狹窄，畫不起一覽表來。倘教我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床中而眠讀知識學科的書，我讀到後面便忘記前面，終於弄得條理不分，心煩意亂而讀書的趣味完全滅殺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記法子。我可用一本 Note book 來代替我的頭腦，Nota book 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所以我的讀書非常吃苦。我必須準備了 Note book 和筆，埋頭在案上閱讀。讀到綱領的地方，就在 Note book 上列表，讀到重要的地方，就在 Note book 上摘要。讀到後面，又須時時翻閱前面的摘記，以明此章此節在全體中的位置。讀完之後，我便拋開書籍，把 Note book 上的一覽表溫習數次。再從這一覽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頭腦中畫出一個極簡單的一覽表。於是這部書總算讀過了。我凡讀知識學科的書，必須用 Note book 摘錄其內容的一覽表。所以十年以來，積了許多的 Note book，經過了幾次遷居損失之後，現在我的廢書架上還留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 Note book 呢。

我沒有正式求學的福分；我所知道於世間的一些些事，都是從自己讀書而得來的；我的——都須用上述的機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見閒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樹下，伴着了蜂蝶，燕燕鶯鶯而讀英文數學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或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眠牀中讀史地理化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我羨慕得真要懷疑（豐子愷）

## 我的讀書經驗

(一)

講到讀書經驗這個題目，當然是極感興趣；因為一個人把過去的經驗紀錄下來，必定要追憶他自己從前所經過的歷史，而這種的追憶是多麼的甜蜜，是多麼的耐人尋味，況且讀書又是至美的事，凡是學生，個個人，必須經過這段生活，談起來自能使人格外地感受興奮。但是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經驗，境遇有時偶或相同，然而造就總是各別。不過談到讀書的方法上，似乎都是大同小異。已經有許多人把他們讀書經驗的過程和讀書的方法寫出來，我們對於前者總可以看得出他們的互異點，對於後者，恍惚有一定的路程一樣，這種路程，大家都是照着固定的路線走的。我現在隨便把我的讀書經驗寫出，助談話的資料，絕對地不敢像主筆先生所說的可以作為青年的楷模。本來這種題目，可以寫得很長，但是現在因為篇幅所限，又以時間匆促的關係，諸從簡略，還祈讀者原諒是幸。

我從四歲起就認字，起先跟着兄弟姊妹們在家中隨便讀書。後來我的父親請了一位

先生在家正式教讀。當時我讀的雖說是古書，然而先生對於講解很是認真，使我得益匪淺。加以鄉居清靜，有天地自然助力，而先生復能循循善誘，我自然地感受讀書的興趣。在家熟讀了四年，到了九歲我去長沙城進長沙高等小學，我的父親那時在省城辦理全縣的小學校，這個也是其中之一。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學校裏的教員對於我特別注意，青眼相看；在教讀方面，自然也就較對於其他學生為認真，我在暑假寒假回到家中的時候，我的父親仍然是請着先生替我補習，從沒有把他兒子的可愛的青年光陰消磨於無意識的嬉戲之中。在這個時期，我很歡喜看小說，水滸，三國志，紅樓夢，東周列國志，等類小說，我一拿到手，非把他們看完，決不放手，就是逢着家人親戚生日喜慶的時候，我也常從熱鬧場中，一個人獨自找着一間空房，靜心地閱看小說。我當時覺得小說很可以增長我的智慧，同時覺得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小說書到引起我的好奇心，不少，我的後來的遠遊思想，似乎亦基於此。前清宣統元年，清華學校的成立，清廷令各省選派學生赴北京，（仍沿用舊名，）由省資送入校，湖南定八名。那時我年紀雖小，然而聽了這個消息，也不知道怎的一心想去試試，冒失地與家兄劍秋說服我們的父親，卒得報名應試。因為名額有限，我們兩兄弟中間，只能夠取錄一名；當

然地這種取錄，一半靠着個人的資質，一半也無非倚賴勢力。吳提學與我的父親素有交情，不料竟把年幼的我看上了；榜發出來，五百多人投考，僅僅錄取八名，而我的名字居然高列，這也總算是我的學運好。

我十二歲去北京入清華學校。讀的是中學，「水木清華」原是一個王府的舊邸，園林之勝，在北方是很有名的。空氣既好，地方又清靜，極適於讀書，我怎樣的愉快呀！家兄明秋在濟貝勒手下做事，於是在京我又得人照顧。過了一年，清華校長唐介臣和督辦周自齊與外交部商定，試派幼年生一班赴美留學。這種夢想不到的機會，我竟然又恰恰碰着。考試的結果，初次選定四十餘名，而覆選則僅僅取十四名。現在我想起周自齊在工字廳考古文口試的情形恍惚仍在目前，不禁令人猶有餘怖。榜貼在高等科的正廳上，我的名字居然又列在十四名的中間了，校長的命令，十四名幼生，由校派人護送至滬，即刻出洋赴美，我們到了上海，留美監督黃佐庭爲我們做行裝，滿擬如期出發。不料霹靂一聲，武昌起義，清廷的壽命告終；當時上海道台將我們留學的款項拿去，逃避不見。於是我的出國的夢想，暫時只好告一結束。我隨着家兄明秋回到長沙。未幾，民國秩序恢復，我就進了長沙雅禮學校；這個著名的



教會學校，規則既嚴，功課逼得更緊，我的英文的基礎總算是有點萌芽。在雅禮過了兩年；其間除開學生爲放假做禮拜的事鬧過一次很大的風潮外，尙覺風平浪靜，安安穩穩的過去。到了民國三年清華派遣幼生去美的消息復活；我雖然在雅禮最後一學期得着了全班第一名得學校免費的權利，但是仍於民三春季重返清華。讀完半年，即由清華重復派赴美國留學。一個十六歲的青年，正抱着滿腔的志願，遠渡重洋，以求深造；那時的我，私懷的歡慰，可想而知。臨行前父親的諄諄教導，慈母的依依惜別，以及兄弟姊妹的勸勉，至今仍不能忘了。美國之後，我因爲程度尙低，就在東部麻省進了一個高等學校叫做德麥（Dummer Academy）讀了兩年，又轉入安渡華（Andover）高等學校。在這兩個學校裏面，中國學生寥寥無幾；我於是得着許多機會與美國學生同在一起。日子漸久，很能了解他們的性情及思想，並且很覺得在美學生生活的有興味。不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受了美國人民對於種族界限分別的刺激；我的腦海中，得到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常時感覺到救國的緊急。這種心思，很能激起我的讀書的興奮，使我益發努力。

民國七年我由美國東部至中部，入意大利諾（Italy）大學。在大學裏面讀書，純粹靠着自動；這個

時期中的我，總是常常坐在圖書館，鎮日地忙着看參考書，每一點鐘的課，差不多要看自五六百頁至百餘頁的書；起初很覺不慣，吃力得利害，但是久而久之，也漸漸習慣成自然了。一種關乎事實上的書籍，像歷史一類，把不同的參考書看過一遍，再參閱我所錄下來的教授演講的筆記，頗能使我牢記不忘。除讀正書之外，我還有餘空時間，有時也參加各項運動，如打網球，踢足球，游泳等等，俾得身心兩益，否則用心過度，而且傷身；遠遠異邦的學生，應知所以保養之道。到了大學後來的一二年，因為我讀書得法，更覺得多餘空時間；在這種餘空時間中，我常寫文章投入各種報章及雜誌。我的文章，無非是為祖國作宣傳的工夫，僥倖尚為社會所歡迎。意大利諾大學所出的日報，有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有我的通信；而芝加哥、波士頓、三藩市，各處所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也常有我的文稿。後來我又擔任一種英文雜誌叫做少年中國的主筆，並留美學生月報的副主筆。當我做留美學生月報的副主筆的時候，我被主筆何傑才指定擔任「書報批評與介紹」一欄；這樣一來，我到看了許多中外有關係的書，使我更明了國際情形，增加興趣不少。因為我要演說，同時我又常往學校附近各城市鎮演講；禮拜堂裏，開會場中，常有我的聲浪。民國九年夏季，美國中部的中國學生開夏令會

於安思阿 [Anh Arbor] 城之密西根大學內，我被舉爲中美中國學生會會長；這會長的職務，使我益感忙迫。我在意大利諾大學讀了六學期和四個暑期學校，得着學位，乃於民國十年夏季返國。歸國十年，整整地在教育界服務；所謂對於國家的貢獻，言之殊覺慚然，所堪自慰的，就是現在正在教書；即教書所以讀書，仍在繼續地研求；這也是一種難得的機會，這個就是我的讀書經驗的過程的一個大概。

至於要講到我的讀書方法呢，前面已經說過，大概與他人所寫者大同小異。不過據我的個人經驗所得，也有些地方很可以供給大家討論的價值，或者青年們也可得些微的助力。我現在把讀書者應有的幾個條件先來隨便談談，然後再述方法。我認爲讀書必須要感覺到讀書的樂趣，一個人如果是覺得讀書是一樁很苦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應該讀書；他應該去學一門手技，擇其性之所近而發展其本能，這纔是教育的原旨。所以興趣這一層，我覺得在讀書者是一個先決的條件。有了興趣，須得要把讀書養成習慣，天天如是，差不多與吃飯睡覺一般。古人有言：習慣爲第二之天性；憑着天性做事，是非常自然而不吃力，事半功倍，易收效果，學校裏面的敲鐘上課，按時晨興晚睡，也無非是要把學生照着有秩序的訓練下

去，不期而然的成爲習慣，這是讀書的一種緊要訓練，我還覺得我個人方面，因爲在國外目擊外國人之欺侮我國人，深深地受着刺激，使我益發勤奮；這種刺激，很可以幫助讀書者的努力。但是所謂刺激，却也不限定發生於國際的分別，就是朋友間的嘲笑，親戚的藐視，以及家庭的複雜，都足以激發人的奮心。在我的親戚朋友當中，我知道有許多人因爲受了旁人的刺激，而發憤讀書，後來居然能成大名立大業，這就是有刺激的一種好結果。但是讀書除開上述的幾層之外，同時須要慎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如果有許多朋友都是發憤好學的人，那我也就自然會同化，歡喜讀書起來；不過我的讀書決不可倚賴朋友，須得要靠自己。朋友僅僅可以同我研究，互相切磋而已！自己讀書應當專心，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讀者切不可坐在自己的書桌旁邊，雖說是有書放在面前，而一心却以爲有鴻鵠將至，像那種情形的讀書，就令坐上幾天幾月，仍然是毫無用處的。

我們讀一本書，最要緊的是應當完全懂解，明了句語的構造，分析作者的用意。打開書本，最好先看目錄，懂得全書的大概，然後再閱翻內容；有重要的地方，可以用不同的顏色鉛

筆記作記號，以便重溫及記憶的方便。如果逢着課本，有時也可摘要批註，更覺易醒眉目，若是看參考必須另用練習本將要點摘錄下來，並且分別首要的次要處所。我認爲筆記是讀書者一種很重要的訓練，因爲筆記可以試測讀書者的能否鑑別書中的要點，而且記憶起來，也較容易。至於把教授的演講作筆記，這種訓練爲益更大，因爲在教授演講的時候，學生的記錄，除用心之外，尚須用耳與手，這幾項同時的訓練，當然對於將來在社會上作事，是很能幫助本人的。看參考書與聽講，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增進並測驗自己的能力，這個就是重述，若是我們把已經看過或是聽過的東西重行寫出，那很可試驗我們記憶的能力和我們摘要的能力。如果是學習語言，我們不妨每摘用這種方言作日記錄。每天，早晨或晚上費掉十幾分鐘的時光，來寫已經做過的事情，既有材料。又感興趣同時再加閱看報紙與雜誌，研究文章的構造法，久而久之，自然會有進步。這種進步，當然也是習慣所養成的結果。

以上所書我的讀書經驗的過程和讀書方法，均覺拉雜無比；而於讀書方法，更是隨筆亂塗，言未盡意。不過暫時我所能夠想得到的，就信筆寫來，誠不敢謂青年模範，只聊以供談助資料而已！

從來的文人自述，不是誇祖上怎樣好，就是誇自己怎樣的天才，好像只有他們纔配讀書作文。自然，像屈原、曹植之流，他們出自貴族，誇嘴不會顧到自己臉皮的厚薄。記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說的古代學在王官，雖不夠說明周秦諸子的學說思想出于王官，可是周秦以前只有王官纔配講學問，小百姓和學問不相干，大約近於事實。本來要解決腦的飢荒問題，最好先就解決胃的飢荒問題，其次纔能講到選擇師友，纔能講到備辦文具書籍，纔能講到安心讀書，用功。以小百姓所站的地位，子弟想讀書，就得依靠遭逢偶然的意外的機會，而且須要眼明手快，捉住這個機會。不能，你有子弟就休想和貴冑世家，豪商士儉，巨賈地主的子弟，在學問上爭個短長，爬到他們那樣的地位。過去是這樣的情形，到了今日還是一樣。

——其實不如說，還要比從前更壞。你看目前的貧苦子弟連進小學識字的機會都沒有，還容易有機會給他們進中學大學乃至留學國外麼？在這個社會裏，學問完全是商品，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會投機，那就愈有本錢愈容易買到學問，學問愈好愈容易掙到地位。學問也像財富一樣，完全被少數人壟斷，貧苦的朋友就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之下，活該永遠站在不

利的地位，連子孫也難有翻身的日子了，可真是他們祖墳葬得不好，祖上不曾積德，或者八字不好，骨相不佳，只怪得自己的命運不濟麼？不過現今也有比從前好一點的地方，就是交通意見便利，印刷術愈見進步，報紙書籍的流傳，比較從前更覺容易了，只要有覺悟的貧苦子弟，隨時找尋識字讀書的機會，用非常努力自修的功夫，也可以彌補一點不能跨進學校的缺憾。所不得不引為缺憾的，只是能讀文學或社會科學一類的書，而且只能讀中文。倘若要研究科學就非得進學校，到實驗室，以及公開的研究機關，拿玻璃管，看顯微鏡，或者利用其他的器械，材料等等不可。這個只能讓給有福氣從小就按部就班的入正式學校，讀到大學或專門學校，乃至留學外國的洋學士洋翰林了。因為不幸這個社會裏的讀書機會難得，我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要我說出那種頗不愉快的讀書經驗，我也還是願意的。

我是生在一個快要沒落的小地主家庭，雖說生地在湖南比較民智稍開的長沙，只是在偏僻的西鄉，不到辛亥革命，我不會跑向一個市鎮——靖港，入高等小學。這個時候，我已讀過六年私塾，四書五經之類早已讀完，多謝儉看過三國水滸一類的小說書，學做文章還算容易，不過一年就在私塾吃過「成篇酒」，千字左右的文言文，勉強寫得成篇了。當然

在我這個小學裏算是高材生，同學如郭某，比我年齡小，他却自恃聰明，以諸葛孔明自命，後來做了時代的犧牲者。又有熊漢光（子容）後來到教育部長易培基的幫助，以官費留學美國，如今成了教育家，大學教授。我在這小學讀了半年，民國二年春季考入了長沙縣立師範學校。論理，我是考不上的，一則那天我誤了考期，從家裏徒步九十里，冒着風雪，晚上纔跑到學校。二則我拋英文、算術、格致（自然科學）根本沒有什麼。幸而校長徐特立先生是由貧苦力學出身，考取學生不拘常格。他那一晚上准我這個赤腳踏雪的小學生補考，題目是「雪夜投考記」，我僅僅做了這篇文章，其他試題都交白卷，遠了三天發榜，我也居然取錄。

我在這班裏，年齡比較還是幼小的，只因國文勉強得過去，就遮飾了其他功課的馬馬虎虎。覺得沒有什麼趕班不上。又因身體瘦弱，常常頭痛眼花，住療養室的日子特別多。在入校的第二年，又被很頑劣的擺子鬼所纏，醫生（國醫也）診治不好，就說有鬼，我只想下鄉避免。誰知這個鬼很不容易避開牠，起初牠是隔日光臨一次，後來改到三五日一次，十日或半月一次。勉強扶病回到學校過暑期考試，就又還家了。從此這個鬼半月來一次，或一月來



一次兩月來一次不等。這樣繼續到第三年的上學期，我已骨瘦如柴面無人色，風吹要倒了。還是靠紅十字會醫院醫生給我服金雞納霜丸纔醫好的。這個時候，我的功課，做得更馬虎，可想而知。恰巧有一個同族兄弟，名叫高林，和我同班，有人問他我的功課如何。他說我自甘下愚，沒有長進，先父聽到了這話，回家告訴我，一面看我病骨嶙峋，一面又覺得我的學業前途無望，禁不住失聲哭了。那時我又惶恐又慚愧，也哭倒在病床上。想起那時父子對泣的情景，至今還好像歷歷在目。先父去世已久了，而我的不長進，沒出息，和當年沒有兩樣；辜負了慈愛的教育，辜負了嚴明的庭訓，我是如何的惶恐，慚愧，痛心呵！

在師範的第四年，病已好了，只身體瘦弱還是和從前一樣。稍稍用功，功課頗有起色。從此以後，學期學年考試，總是我和陳自耀陳會賢輪流在最前三名，一時並稱「三陳」。記得在全校三四百人國文會考，我也可以跟在前兩班的王啓龍田壽昌曹伯韓黃芝岡諸君之後，列在前十名了。一般忌刻我的同學，替我安上了許多小名。如「癆病鬼」「鴉片烟鬼」之類，誰知道現在我會胖起來，並不會病死或被人咒死呢！

我本來是從私塾出身，早已讀熟過四書五經之類，自己又看過資治通鑑、文選、四史、十

八家詩鈔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同時還曾學做過「破承起講」以及「策論」式的文章。這時到了學校，教我們國文的教師，是前清舉人劉汝華先生。他的詩古文辭做得很好，屬於桐城派。我對桐城派湘鄉派的古文有好感，曾把曾文正公文集讀得成誦，當然是受了這位先生的影響。後來又有易寅村（培基）易白沙兩先生教我們國文、文學史、文字學等功課。寅村先生爲我們開了一個簡而約的國學書目，叫做「國學淺言」，記得這比後來胡適之梁任公兩先生開出的國學書目，還選得精當些。我所以對於歷史考證，感到興趣，那時胡亂的翻閱了戴段二王俞章幾位樸學大師的幾部書，不能不說是受了兩位易先生的一點影響。何況前校長徐特立先生是一位力學苦行的教育家，後校長姜濟寰先生是一位長對政治的史學家，提倡讀書，給予我們的治學上做人上以不少的有益的啓示。只因我的天分太低，又不肯十分努力上進，辜負了父母的期望，辜負了師友的輔翼，至今年事不小，而百無一成，真是不勝慚愧感傷之至了！

我在這個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家裏雖然不十分希望我賺錢吃飯，可是也沒有力量叫我繼續升學。眼見許多同學在國內進了大學或高師，田壽昌王啓龍楊正宇李作華諸君先

後東渡留學，我却不能不以弱冠之年教書，心裏不免悵悵，徬徨，羨慕他們的幸運。於是把收入的薪金，用在搜買舊書上面，同時翻閱了許多僻書。並常從徐特立先生、易寅村先生問學。這兩位先生藏書不少，我曾借讀了一些。這時讀到程朱的遺書，很感興趣，我的迂腐氣就更

是進一些了。

說到我的迂腐氣，我不能忘記我們的倫理學教師楊昌濟（懷中）先生。他是長沙的一位名秀才，曾在東京倫敦留學多年。後來他到北京大學當教授，因冷水浴得病而死。記得他發給我們的倫理學講義，有一篇是講人之氣質的。他說人之氣質有英雄之氣質，有豪傑之氣質，有聖賢之氣質。那時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書，也是用的這一講義，於是學生毛某儼然以豪傑自居，同學們就稱他「毛豪傑」。在我們學校裏，田壽昌曾於辛亥年曾做學生軍隊長，英氣勃勃，算是我們同學裏的一位特出的英雄。我呢，因為早讀舊書的緣故，不免有點迂腐，頗想借讀書變化氣質，走希聖希賢一條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我寫了曾文正的這幅對聯，貼在座右。至今說來，當然好笑，但我當時受了一位平日敬重的教師暗示，就不覺得像煞有介事的妄想那麼做，一般同學叫我「老八股」也

就笑罵由他笑罵了

我所以能夠由中等學校出身就到中等學校去教國文課，不待說，我是頗像一位老先生。至於我入國立東南大學讀書，那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刺激，纔發狂熱似的躁動起來，跑到南京。學的是教育，頗留心於心理學一科，結果出來教書，還是國文歷史之類，人家總以為我於所謂國學有什麼深嗜篤好，我也就只好一天天鑽到故紙堆中去了。

因為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局勢的急劇變化，我感覺政治這東西真是瞬息萬變，又覺得教育與政治不可分離，像我這樣的性格，根本不宜從事政治活動，就於那一年秋季離開了長沙的教育界來到上海。第二年夏天我寫了一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由左舜生先生介紹在中華書局出版，舜生又介紹我為太平洋書店寫「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這就是我靠寫文字騙飯吃的開端了。我是一個書獃子，不肯靠政治吃飯，這一意見寫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的序文裏，如今將近十年，還沒有改變。將來怎樣，或許說不定。倘若我的文字果然可以長此騙得一些粗飯吃，我當然以我現在這樣的低廉生活為滿足，一直活下去。雖說吃不飽，可是餓不死，在無數的不幸人羣裏面，我不算是很幸運的麼？

既已做了四五個孩子的爸爸，不妨誇張的說，爲了人類，爲了社會，這一副慘苦生活的重擔，我還是要義不容辭的担受下去呀！

(三)

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從學校畢業以後，在社會上做事的年數也不算少，但從來沒有離開過書本。所以，讀書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習慣，在學校時候所讀的書，我不去談它，因爲那是被動的，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現在所說的是我個人讀書的經驗。

我讀書的第一種經驗是學問的聯繫性。我最初研究的是宗教，但因爲研究宗教，便不能不研究一點哲學和心理學。後來又覺得這些部門的學問和許多其他部門的學問如經濟、政治、歷史、自然科學——我向來很不喜歡的東西，都有密切的關係，我對它們也不得不稍微注意到。這樣，問題就來了：我能夠讀書的時間本屬有限，而我覺得要看的書實在太多。於是，我便不得不嚴格的選擇；某部門的書，我只能大略的瀏覽一下；某部門的，我有了相當的把握，便要適可而止；某部門的，我是要精深的研究。然而，在我，這也就很不容易，因爲我向來有一個喜歡尋根問底的僻性，對什麼事都喜歡有個澈底的明白。這樣，愈想深刻就愈要

廣泛，似乎就愈不能深刻。直到現在，我還不得不盡力約束我自己，以求解決這個矛盾。

我讀書的第二種經驗是知識的解放性。起先，我把世界上的問題看得很簡單，很容易，以爲我所有的一點知識，已很夠用；後來，多讀了一點書，反把一切的問題看得很複雜，很困難，因爲各人的意見是這樣的紛歧，這樣的矛盾。再就研究宗教這一點來說，我對於宗教的信仰，起先覺得很有把握，以爲我所相信的都是合理的，因而有點入主出奴的態度。但後來，看見許多關於宗教的各種不同的派別和學說和反對宗教的理論，便對宗教發生了疑問，又因爲對宗教的歷史、心理、哲學各方面有了一點研究，對宗教的觀念，也有了不少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又頗有徬徨歧路，無所適從之感。但我還是繼續的思想，研究。到了一個時候，我忽然得到一種「豁然貫通」的感覺。我覺得我明白了宗教的所以然，我覺得我能分別什麼是宗教的精華，什麼是宗教的糟粕；我覺得我了解宗教的知識和其他知識的關係。自從有了這種新的認識以後，我對於反對宗教的論調，有些很能同情；有些覺得淺薄，可笑；同時，對於那些狂熱地擁護宗教的人，我也有同樣的感覺。還有，我從前看作洪水猛獸，認爲與聖教絕對不能相容的某些主義，某些學說，我現在也能看出它們的意義，它們的價值，和它

們與宗教基本相同和不同之點。這些，在我們思想生活的過程中，我覺得是有一種解放，而我認為幫助我得到這種解放的是我所始終勉力保持着的虛心和求真的精神。

我讀書的第三種經驗是讀書和實際生活的關係。因為我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神學這一類抽象的東西，所以很容易犯想入非非，不切實際的毛病。後來我稍稍涉獵一點社會科學的書，我知道就是在這一部門的學問裏，這一種危險也並沒有減少。比如說，我相信社會應當根本的改造。在理論上，我能為這個題目講出一大篇好聽的話，但我對於社會實際的情形，究竟有多少的認識？就是有了若干的認識，我所主張的方法，是否能夠應用到實際的問題上去？還有，我自己的生活，是否與我的認識不致背道而馳？這些問題和我書本上的知識，都有密切的關係。而我覺得很容易把它們忽略。我還感覺得一種需要，那就是把我自己的見解向那些思想比我更清楚，經驗比我更豐富的人請教，常常因為這樣，我便發見我的知識的缺乏，和思想的錯誤。演講和寫作於我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一方面它們逼着我，去讀書，同時在我講作的時候，我的思想便得到一番洗刷與整理，而聽者與讀者的反應，更使我思想得到一個接近實際生活的機會。

我讀書的第四種經驗是忍耐與恆心的需要。有時我拿到一本要看的書，因為它的頁數很多，便有點膩煩，把它擱起，想等到很空閒的時候才看它，結果一等便是幾年，甚至永遠把它束之高閣，而有時候決心開始看下去，一天只看一點，在不知不覺之中，全書不久也就讀完。從這一點我便想到利用零碎時間的重要。那怕每天只有一小時或半小時的空閒，那怕這一小時或半小時是若干片斷的時間所組成的，只要我肯沒有間斷地把它利用，在日積月累的努力中，它便有意思不到的結果。一本書是這樣，推而至於一門學問，一種學說，也是一樣的。最難的是在起頭的時候，只要摸着了門路，立下基礎，興趣也就增加，進行也就順利，從前認為不可能的事，現在也就不會感覺危難。這都是要用恆心和忍耐去爭來的。

以上幾點不算什麼心得，不過是我從經驗得來的，拿來勉勵我自己的幾種思想而已。